

北
子
集
解
由
篇
補
心





莊子集解
內篇補正



讀者的批評和意見，請寄至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古籍出版社編輯室。



莊子集解內篇補正

劉 武 編 著

*

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七號)

中 華 書 局 上 海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開本：850×1168 1/32 • 印張：5 3/8 • 字數：125,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3,100 定價：(9) 0.75 元

統一書號：2016.1 58.1.滬型

121.331
885



目錄

逍遙遊第一	一
齊物論第二	二六
養生主第三	六四
人間世第四	七二
德充符第五	一〇四
大宗師第六	一二二
應帝王第七	一五一





莊子集解內篇補正

長沙王先謙益吾集解
邵陽劉武策成補正

逍遙遊第一

一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圖釋文。

逍音銷。遙亦作搖。遊亦作游。逍遙遊者。篇名。義取閒放不拘。

怡適自得。武按。本書讓王篇善卷曰。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足明此義。蓋遊之逍遙。喻心意之逍遙自得也。天運篇云。以遊逍遙之虛。逍遙無爲也。是欲心意之逍遙自得。重在無爲也。而郭象云。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郭氏健說。自樹一義。則可。若以之釋本篇。則失其旨矣。本篇之旨在凝神。而神之能凝。在心意之逍遙。欲心意之逍遙。則在無爲。人之不能逍遙者。有爲也。其所爲者。名也。功也。已也。此外則有用之材也。故篇中揭其綱曰。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至人無己。大樞無用。夫至於無名無功無己無用。斯無爲矣。斯逍遙矣。故篇中要之曰。其神凝。結之曰。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本篇之大旨。如斯而已矣。莊子恐人之不明也。特借遊之一說以明之。遊有大小。特設鵬鷖之喻以明之。鵬鷖自以爲遊之至而逍遙矣。然偏促數仞之高。搶攘榆蓬之間。以視鵬之一舉九萬里。其遊固至小而有限也。鵬之遊較大矣。然必積九萬里之厚風。而後乃今培之以圖南。則其遊猶有所待也。夫遊有限與有待。鳥在其能逍遙也。且鵬所適者南冥也。非能遊於無窮也。非能遊於無何有之鄉也。猶之於有限也。又鳥在其能逍遙也。此喻之以物也。更證之以人。由效一官以至徵一國之流。其自視其德。亦猶鵬鷖自視其遊之至也。然日斤斤於效比合徵。心之爲累亦甚矣。未若宋榮子不隨世之非譽而勸阻也。然尚有內外榮辱之見存。未若列子之乘風。灑落世務。

超脫塵垢也。然必待風而後行。猶之鵬翼必待風而後舉。未若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而無所待也。而其所以能至此者。其功夫則在無名無功無己。能至於無己。則在己之一心。斯真逍遙矣。然桂以可食致伐。漆以可用致割。虎豹之文來射。狡狴之捷來格。人則以材之有用。恆召世之繫累。是能逍遙於心者。未必能逍遙於境也。又必無所可用焉。然後心境兩適。無所遊而不逍遙矣。無所遊而不逍遙。然後能專精抱一。而神凝矣。斯旨也。文更舉證以明之。許由之辭天子。無名也。藐姑射神人物莫之傷。無己而神凝也。四子使堯見之而喪其天下。無功也。而終之以大樽之無用。斯之爲文。由小以至大。由淺以及深。喻之以物。襯之以人。旁敲側擊。反托正喻。無非說明無爲之道而已。郭氏乃謂大小雖殊。逍遙一也。按諸文旨。豈其然乎。

北冥有魚。

釋文。本一作溟。北海也。

正釋文。

北冥。本一作溟。

冥。經反。

北海也。

替康云。

取其溟溟無涯也。

梁簡文帝云。

曾冥無極。

故謂之冥。

東方朔十洲記云。

水黑色。謂之冥海。

近人朱桂曜云。

王氏誤解釋文。以冥爲北海。大非。如其說是北冥爲北北海矣。且下文南冥又何解乎。冥即海也。武按。王氏之誤。在刪去釋文爲首北冥二字。故北海也三字。遂專訓冥矣。然朱氏謂冥即海。亦大非。下文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如朱氏說。是冥海爲海海矣。考說文。冥幽也。從日六。一。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一亦夜也。簡文曾冥之訓得之。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以水言海。以黑言冥。非謂冥即海也。冥僅表色而已。今就北冥二字言。北表方。冥表色。即北方幽黑。其義止此。釋文之釋爲北海者。以本文自釋爲天池也。故北冥南冥。謂爲南北天池之名則是。謂冥即海則非也。

其名為鯢。

釋文。鯢。魚子。方以智云。鯢本小魚。莊子用爲大魚之名。

正釋文。

鯢。徐音昆。

李侯溫反。

大魚名也。

朱桂曜云。

鯢自有大魚之義。

非莊子假借用之。

闕尹子一字篇。能運大鯢大鯨。

孔子家語。鯢魚其大盈車。即以鯢爲大魚。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故鳥有鳳而魚有

鯢。非莊子假借用之。闕尹子一字篇。能運大鯢大鯨。孔子家語。鯢魚其大盈車。即以鯢爲大魚。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故鳥有鳳而魚有

鯢亦以鯢爲大魚。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釋文。徐音朋。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爲朋黨字。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玉篇。運。行也。案。行於海上。故曰海運。下云水擊。是也。林希逸云。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武按。藝文類聚八。引莊子佚文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此爲海運確證。南冥者。天池也。成玄英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按。言物之大者。任天而遊。語謂物之大者。任天而遊。意是指鵬之遊能逍遙也。則與文意適相反。文寫鵬之將徙天池也。甚難而有待。待海運。待颶風。而後水擊三千。而後搏上九萬。翼莫天闊。息須六月。如此種種。乃極寫鵬遊之不逍遙。以反襯神人之逍遙。所謂背面敷粉法也。故按語非是。齊諧者。志怪者也。司馬彪云。齊諧。人姓名。篇文云。書名。鵬。正韻音骸。釋文。齊諧。戶皆反。又云。怪異也。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注。志。記也。武按。言齊諧者。記載怪異之事者也。以作書名爲尤。俞樾云。按下文諧之言曰。若是書名。不得但稱諧。然文心雕龍有諧隱篇。是諧即隱也。劉向新序。言齊宣王發隱書而驗之。齊諧即隱書之類。亦即齊之諧書也。書名諧。何得不可但稱諧乎。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崔譔云。將飛舉翼。擊水踉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崔云。附翼徘徊而上。爾雅。扶搖謂之飊。郭注。暴風從下上。圖。搏。釋文。徒端反。郭慶藩曰。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搏。圖也。扶搖。上行風也。圓飛而上行若扶搖也。說文。搏。以手圓之也。武按。扶搖。即下文羊角風。此風之勢。扶疏搖曳。曲行而上。如羊角也。鵬亦隨風勢圓轉而上飛。所謂搏也。章炳麟謂字當從搏。崔說得之。不知搏者拍也。搏亦有拍義。於義較完。不須從搏也。去以六月息者也。成云。六月。半歲。至天池而息。引齊諧一證。圖。六月字。伏下大年小年句。野馬也。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青春

之時。陽氣發動。遙望數澤。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

自自此句至則已矣。就齊諧所言之九萬里。說明其高之形狀。野馬者。乃高九

萬里內游動雲氣之形也。呂覽云。至亂之世。其雲狀有若犬若馬。又云。其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前漢書天文志云。石氏見

棺雲如馬。以此證知野馬爲言雲氣。猶之呂氏所云之滑馬也。下文絕雲氣。卽指此。故郭訓爲遊氣。崔云。天地間氣如野馬馳。爲得

其旨。司馬與成僅就澤氣言。與上之九萬里。下之天之蒼蒼。不相應矣。塵埃也。成云。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釋文**。埃音

哀。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按。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物之微者。亦任天而遊。入此

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鵬下不言。於此點出。**照按**語非也。郭慶藩云。旣言鵬之飛與息。各適其性。又申言野馬塵埃。皆生物

之以息相吹。蓋喻鵬之純任自然。亦猶野馬塵埃之累動而升。無成心也。郭氏謂鵬之所馮以飛者。疑誤。武按。此說與王氏按語相

類。本文正寫鵬南徙時之情狀。尙未涉及物各適性。層如忽插入此義。則上下文意不貫。莊子文不如是駁雜也。且以生物句。總

承野馬二句。亦欠分曉。至郭象謂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說原不誤。蓋莊子欲寫鵬搏上九萬里之高。須寫天之高。然天之高不易

寫也。特寫輕虛而居上層者。狀如野馬之雲氣也。其下。則浮空之塵埃也。又下。則生物相吹之息也。有此三層。則天之高見矣。鵬升

乎三者之上。而馮之以飛。則九萬里之高見矣。此三者。卽所以成風者也。先提於此。以爲下文風之伏筆。而人自下仰望。所見蒼蒼

然者。卽此三者之色也。三者原無色。厚則有色。如水原無色。深則有色。色亦蒼蒼然也。色爲三者之色。而非天之正色也。故下接以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之疑問辭也。如此解。則上下文意一串矣。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

也亦若是則已矣。**其**謂鵬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里上。率數約略如此。故曰則已矣。非謂遂止也。借人視天。喻鵬視下。極言

搏上之高。且夫水之積也不厚。**自**自此至將圖南。說明必須九萬里高之理由。其中以水喻風。以芥與杯喻鵬。喻中之喻

也。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支遁云。謂堂有坳垤形也。 **圖**坳。廣韻。於交反。地不平也。集韻。窠下也。

則芥爲之舟。李頤云。芥。小草。置杯焉則膠。崔云。著地。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

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王念孫曰。培。馮也。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鵬在風上。故言馮。培。馮音近

義通。漢書周勃傳。縹封蒨城侯。顏注。呂忱謂音陪。楚漢春秋作馮城侯。是培馮音近之證。 **四**王念孫之說太迂曲。武意。培當爲培

之誤。字形相差甚微。易誤也。人間世。自培擊於世俗。則培者擊也。文意謂背負青天。已居於風之上。而後乃今以翼擊風而飛。猶前

之水擊三千里。亦以居水之上。以翼擊水而飛也。且培字與上搏字相應。搏亦有擊義。特爲圓勢耳。如此。則文意前後相顧。背負

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云。天。折也。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行者。 **圖**釋文云。一讀以背字屬上句。武按。此背字。承上鵬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之背字來。其爲鵬之背而非風之背明矣。故當屬此句。而後乃今將圖南。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

厚。故能負而行。明物非以息相吹。不能遊也。 **圖**玩兩而後字。足見鵬飛之不易而有待。必待至九萬里之高。而後乃培風。必待無

天闕。而後將圖南。以此可知物之大。飛之高且遠如鵬者。其遊實未能逍遙。反襯神人之逍遙。所搏者扶搖。反襯乘天地之正。所適

者南冥。反襯遊四海之外。有待。反襯無待。無一不與後文針鋒相對。無一不爲後文設喻蓄勢。注中明物二句宜刪。 **蜩與學鳩**

笑之曰。釋文。學。本又作鸞。本或作鸞。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鳩。俞樾云。文選江淹詩。鸞斯高下飛。李注引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

云。鸞鳩。小鳥。是司馬注作鸞。不作鸞。 **圖**釋文。蜩音條。司馬云。蟬。武按。此段言蜩鳩之飛。雖無所待。然數仞而止。其遊有限。以喻物

之小者亦不能逍遙也。 **我決起而飛。**李云。決。疾貌。 **圖**決起而飛。無待也。反映鵬之有待。 **榆枋。**支云。榆。突也。李云。猶集

也。榆枋。二木名。枋音方。李云。檀木。 **圖**釋文。枋。七良反。榆。徐音踰。武按。榆枋數仞耳。反映鵬之九萬里。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

而已矣。王念孫云。則猶或也。司馬云。控投也。

成玄英云。突榆檀而栖集。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俞樾云。其決起而飛。

榆榆枋也。有時能至。有時不能至。至則集於榆枋。不至則投於地。武按。鳥類無論如何小。斷無不能飛集於樹之理。俞說殊昧物理。

成則謂困不到前林。本文無此義。亦屬意增。皆由誤解至字爲至於栖集之所也。實則審上下文義。時者。時辰也。韓詩外傳九。言雉

云。常鳴梁粟。不且時而飽。且未定之辭。姑且也。將也。言不將至一時。或不定至一時而即飽也。與此時字義同。時則不至者。言榆集

榆枋。一個時辰且不至。即投於地。反映矚之必以六月息也。兩相對照。文意極爲完密。蓋大年小年與大知小知。爲本篇兩要素。一

時與六月。即大年小年之類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借蜩鳩之笑。爲惠施寫照。

注傳會。惠施非本篇主人。主人乃

無己之姑射神人也。篇末二段。莊子特借己與惠施論辯之言。明無所可用之旨。非寫惠施也。注乃謂爲之寫照。殊屬誤解。下倣此。

俞樾云。而字下。當有圖字。上文而後乃今將圖南。此即承上文而言也。文選注引此。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武按。俞說非也。

蓋上句乃將然之謀。記者之所記也。此句則已然之跡。故二蟲得據而笑之。如加圖字。則亦爲將然之謀。二蟲又何從知而據之以

爲笑乎。文選注必涉上句而誤也。九萬里者高也。非言其遠。適莽蒼者三澠而反。釋文。蒼。七蕩反。或如字。崔云。草野之色。

三澠。猶言竟日。釋文。莽。莫浪反。澠。七丹反。腹猶果然。果。說文。木實也。張晏曰。有核曰果。按。果狀多圓凸。腹飽則隆起。

猶如果之狀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隔宿擣米儲食。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郭注。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武按。上

引三事係插喻。以喻榆枋之槿。不至一時。南冥之去。息以六月。以伏下大年小年句。之二蟲。謂蜩鳩。之是也。又何知。

借人爲二蟲設喻。注非。此係借二蟲爲下知效一官等人及宋列設喻。蓋同一不能逍遙也。文謂蜩鳩二蟲。以一時笑矚之六

月。以數仞笑矚之九萬里。此由己小不知彼大。故下言小知不及大知也。小知不及大知。釋文。晉智。本亦作智。下大知同。

正知。承上又何知之知字。應如字讀。音智非。玉篇。知。識也。覺也。謂心與境遇而覺識也。智之度。較知爲深。禮記禮用知（音智）者之謀句。疏云。智。謂謀計。曉達前事。荀子正名云。知有所合謂之智。白虎通情性節云。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合上三說言之。謂就其所知者。加以思索謀計。而能曉達前事。見微知著。於事機有合者。方謂之智。夫莊子之道。一則曰離形去知。再則曰同乎无知。其德不離。觀此。則知尙應去。何況勞精斂神之智乎。下文朝菌不知晦朔二句。即釋小知也。齊物論云。小知間間。亦同此義。又云。閑閑。及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與王倪之四不知。則釋大知也。以此知音智之不當也。小年不及大年。上語明顯。設喻駢列。以掩其迹。**正**此與上小知句。同爲本篇主要字句。東上啓下。注乃謂爲設喻掩迹。非也。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晦謂夜。釋文。朝。旦也。**圖**奚。何也。然。如此也。釋文。朝菌。徐其隕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黃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釋文。惠本作蟪。司馬云。惠姑。寒蟬也。一名蜩蟬。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圖**釋文。姑音姑。廣雅云。蟪姑。蜩蟬也。按。即楚辭所云寒蟬者也。蜩音提。蟬音勞。蟬音彫。蟬音將。武按。不知晦朔與春秋。不懂小年。亦小知也。意係雙承。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楚之南下。全引列子湯問篇。楚。彼作荆。**圖**釋文。冥本或作椶。同。李頤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爲春。葉落爲秋。椿。丑倫反。武按。陳碧虛闕誤。此下有此大年也。言見成玄英本。於法應有。以與上小年句爲對文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鏗。堯臣。封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圖**成玄英云。彭祖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又云。特。獨也。釋文。世本云。姓錢。名鏗。錢音翦。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此段。從小年句演出。**圖**成云。世人比匹彭祖。深可悲傷。武按。南姑與冥椿。衆人與彭祖。皆小年不及大年。自朝菌至此。證實小知小年大年二句。不亦悲乎句。特就衆

人之情說。非莊子重視彭祖之壽而爲衆人悲也。觀刻意篇所言可知。其言曰。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變壽考者之所好也。繼曰。不道引而壽。无不忘也。无有不有也。澹然无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蓋本篇之旨。在无爲而凝神。如彭祖之道引。非无爲也。養形。非凝神也。特以久聞。非澹然无極也。與莊子之道異。非莊子所取也。讀者於此等處。如不認清。則於本書必多隔膜。湯之問棘也是已。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湛注。湯大夫。棘革。古同聲通用。郭慶藩云。論語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

革子成。詩匪棘其欲。禮坊記作匪革其猶。漢書煮棗侯革朱。史記索隱。革音棘。皆其證。武按。此段辭意。與前文複。所以引之者。以前語近怪。且出齊諸。恐人疑其不典。故引湯棘問答以實之。且前後詳略各異。足以互明。如前言北冥。謂爲北方宵冥之天。或宵冥之地皆可。此則以窮髮天池句明之。前言鯢之大。此則言其廣與修。前言鵬背幾千里。當指其修也。此則以泰山形其高與大。扶搖不知其狀也。此則以羊角形之。野馬等不知其實也。此則以雲氣二字釋之。騰躍而上。明槍之勢也。數仞而下。明槍之高也。飛之至也。句。則所以笑之意較前益明矣。非此。則前語未了。前意未申。且不足徵。故複而非複也。夫豈漫爾引之乎。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湯問篇。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虛。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按。列子不言鯢化爲鵬。又此下至而彼且奚適也。皆列子所無。而其文皆相屬爲義。漆園引古。在有意無意之間。所謂沈洋自恣。以適己者。此類是也。釋文。李云。髮。猶毛也。司馬云。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按。毛。草也。成玄英云。修。長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淮南原道訓。高注。扶。攀也。搖。動也。扶搖。直如羊角。轉曲縈行而上也。絕雲氣。史記天官書注。索隱曰。絕。度也。荀子勸學篇注。絕。過也。謂鵬度過雲氣。至背負青天。然後搏風而飛也。雲氣。卽上文野馬等氣也。

此句與下文乘雲氣不同。說見下。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引湯問再證。斥鴳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鴳。雀

也。斥。本作尺。古字通。夏侯湛疑。尺鴳不能陵桑榆。文選七皆注。鴳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按。雀飛何止一尺。下文明言數仞

矣。彼且奚適也。被。驅。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又借斥鴳之笑。爲惠施寫照。 補成云。八尺曰仞。翱翔。猶嬉戲也。釋文。躍。曲若反。五刀反。蒿。好刀反。蓬。唐韻。薄紅切。集韻。蒿。好

平聲。說文。蒿。去刃切也。禮月令注。蒿亦蓬蒿之屬。爾雅釋草。蒿之醜。爲蒿。陸佃疏。蒿草之高者。武按。斥鴳之笑。以小笑大。榮子

之笑。以大笑小。前後映射。在有意無意之間。此小大之辯也。 點明。 補同辨。集韻。皮莧切。說文。判也。廣韻。別也。武按。此

句爲通篇關鍵。鵬之與蜩鴣。宋列之與藐姑射。皆小大之辨也。而莊子所明者在大。蓋道之大者。至人。神人。聖人也。藐姑射。則至人

神人之實證也。故藐姑射一段。爲本篇之主文。藐姑射神人。則爲本篇之主入。生物之鵬。無生物之冥靈大椿。人之彭祖宋列之屬。

皆藐姑射之陪襯也。蜩鴣也。南蟪也。藐姑射之反襯也。後段惠莊之辯論。則大字之餘波。且借以明無用之旨者也。如此讀本篇。則

前後脈絡氣勢。皆成串。郭象於此句。乃謂或翺翔天池。或畢志榆枋。各稱體而足。繹其所言。是無分乎大小也。夫豈本篇之旨乎。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 李云。比。合也。 補知智效。戶教反。行。下孟反。比。毗至反。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

慶藩云。而語爲能。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國。相對。知行德能亦相對。司馬云。徵。信也。 此段與宋榮子列子二段。均爲至人無已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之反襯。此段隱示世人之數數於功與名。若就世情言之。知能效官。行能比鄉。德能合君微國。自高於常人一

等。然就道言之。未免於世之功名數數然也。如是。則足以累心而損道。尙何逍遙之有乎。以視榮子之不數數然者。則非所及矣。注

中郭說。未免穿鑿。官。職位也。與鄉國對。君。則國之君也。而應如字讀。德字統君與國言。中。以而字連屬成句。就狹義言。德合于一君。

就廣義言。德見信于一國也。且本篇所重。在道與德。而不在能。又知效一官。即含能義。無庸讀而爲能。添此蛇足也。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鴳。方說到人。暗指惠施一輩人。

正暗指句。傳會說見上。宜云。如斥鴳之自以爲至此。此段由知而行而德。由官而鄉而君而國。亦小大之辨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李云。宋國人。崔云。賢者。謂猶以爲笑。

闕韓非子顯學篇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仇。不着同聞。見侮不辱。王先慎曰。宋榮。即宋鉏。天下篇。宋鉏尹文聞其風而悅之。釋文。鍾音形。郭

晉堅。武按。又卽孟子之宋牼。釋將說難秦楚之兵。與榮子設不鬥爭同。故知卽一人也。其所以笑之者。以彼輩效官比鄉。合君徵國

於世數數然也。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自得也。

闕成云。舉皆也。勸勉也。沮。怨喪也。釋文。沮。慈居反。敗也。武按。齊語。日有後命。注。日。猶復也。此文且字。言榮子不僅不效上舉諸人汲汲於世之功名。且復世譽之

不勸。世非之沮。實高於上舉諸人一等。此亦小大之辨也。定乎內外之分。郭云。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郭云。

榮已而辱人。正心。內也。舉與非。外也。內心有主。而不爲外所動。卽所謂定乎內外之分也。不以譽爲榮而加勸。不以非爲辱而加

沮。卽所謂辨乎榮辱之境也。郭注非是。斯已矣。成云。榮子智德。止壽於斯。

正注非。言榮子僅定內外。辨榮辱。如斯而止矣。意注射下句。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不數數見如此者也。

正注欠分曉。釋文。數數音朔。下同。司馬云。猶汲汲也。武按。言榮子於世未汲汲也。世之所重者。惟功與名。榮子之於世未數數然者。卽不汲汲以求世之功與名也。然如列子。則並功與名之

心而無之。又高榮子一等矣。此亦小大之辨也。淮南傲真訓。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於死生之境。而通於

榮辱之理。中略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足證本義。分分。猶數數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司

馬云。樹立也。至德未立。按。言宋榮子不足慕。正按語宜刪。榮子不以世之譽與非而勸沮。較之比鄉合君徵國者。能自樹立矣。然

定內外。辨榮辱。是尙有物我榮辱之見存。猶未能脫然無累。卓然自樹也。且定內外之分。未能無己也。辨榮辱之境。未能無功與名也。未能無己無功與名。心亦何能逍遙乎。夫列子御風而行。成云。列禦寇。鄭人。與鄭繆公同時。按。列子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來我邪。我乘風乎。田子方篇。列禦寇與伯昏無人射。德充符篇。子產師伯昏無人。應帝王篇。列子歸。以告壺子。列子黃帝篇作壺邱子。司馬云。名林。鄭人。列子師。呂覽下賢篇。子產往見壺丘子林。以此知列子與子產同時。而劉向云。列子與鄭繆公同時。成氏之說當本此。讓王篇言鄭子陽遺列子粟。并見呂覽列子淮南等書。考左傳魯襄二年。言子罕當國。子駟（卽子陽）爲政。時鄭爲成公之十四年。去繆公之卒。已三十四年矣。如劉向所說。則其時列子之年。在四十五上。今假定爲年四十。越五年。爲鄭簡公元年。鄭侵蔡。獲蔡司馬。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云云。子國怒之曰。爾何知。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以此知子陽遺粟時。子產尙在童年也。簡公十二年。子產始爲卿。二十三年。子皮授子產政。定公八年。子產卒。去子駟爲政時。已四十九年。此時列子年且九十矣。是年爲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約五十二。天運篇。言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見老聃。是此時老子尙未出函谷關也。達生篇。呂覽審己篇。均言列子問道於關尹。此事必在關尹函谷問道之後。蓋列子未及老子之門。間接問之於關尹也。此時列子之年且踰百歲矣。其卒於何時。書闕有間。無從稽考。然彼能乘風者。自不可以恆人之壽例之也。泠然善也。郭注。泠然。輕妙之貌。釋文。冷音零。武按。此喻列子超然世外。無功無名。故能泠然善也。然其遊猶有所待。亦僅泠然善而已。尙未能逍遙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成云。致。得也。得風仙之福。按。言得此福者。亦不數數見也。田子方篇。按語非。郭注。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又云。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成疏。旬。十日也。武按。此喻列子尙不能如至人之無己。蓋福者。一己免乎行。御風泠然而善之福也。列子猶待風而

行。是未能捨己之福。卽未能無己也。特不汲汲求此福而已。風爲篇中着意之字。蓋效比合徵。及榮子等輩。麀累濁重。不能乘風也。鵬能乘風矣。然必待扶搖之颶風。而後能絕雲負天。必待九萬里之厚風。而後將圖南。夫颶則非風之正。厚則非冷然之輕妙也。列子能乘輕妙之風矣。然不能無所待也。不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也。觀此。知已上各文。無一不從反面爲下文蓄勢。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雖免步行。猶必待風。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云。辯讀爲變。與正對文。辯變。古字通。閻郭說是也。管子戒第二十六。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呼證古辯變通。此二句言乘天地陰陽之正。御陰陽六種之變氣也。正者。未變者也。順之而遊。故曰乘。及變而爲六氣。則因勢而動。隨感而應。如御馬之有控轡縱送然。故曰御。此二句在本篇最爲精要。下篇姑射一節。卽設喻證明此義者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者。天地之道也。天元紀大論云。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至真要大論云。帝曰。善。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岐伯曰。氣有多少與用也。玉冰注。太陰爲正陰。太陽爲正陽。次少者爲少陰。次少者爲少陽。又次爲陽明。又次爲厥陰。據此。則所謂乘天地之正者。乘天地之正陰正陽。卽乘太陰太陽也。或問。此僅曰乘天地之正。何以知正字指陰陽言也。答曰。天地。卽表陰陽也。陰陽應象大論云。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呂覽有始篇注。天陽也。地陰也。文選。東都賦註。引范子云。天者陽也。地者陰也。蓋陰陽者。天地之道。天地者。陰陽之象。潛移默運者。陰陽也。形象著明者。天地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此卽以天地二字代陰陽。本書如此活用之例不一。如秋水篇云。牛馬四足是謂天。以天表自然之義也。天地篇云。無爲爲之之謂天。以天表無爲之義也。應帝王篇云。示之以天壤。亦活用者也。故此乘天地之正。卽乘陰陽之正也。然不直曰乘陰陽之正。而必曰乘天地之正者何也。答曰。以陰陽有多少也。如陽明厥陰之類。陰陽少而未盛。不得謂之正也。必陽升於天。陰降於地。然後至於極盛之位。方可謂之正陰正陽。方可以天地之字表之。今

始以陽論。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謂按時節。次第乘六種之龍以_上升。自乾之初九。以至九五。陽方盛而至於天。故九五之爻曰。飛龍在天。即在天之陽也。此陽方可謂之正。方可表以天。九五以下。如少陽陽明等。其陽未盛。未至於天。則不可以天表之也。地之表陰。可以類推。易所謂御天。即此之乘天也。故不曰乘陰陽之正。而曰乘天地之正也。天元紀大論又云。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至真要大論又云。岐伯曰。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司天。其化以溼。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是此所謂六氣者。即寒。暑。燥。溼。風。火也。所謂御六氣之辯者。即御此三陰三陽所化寒暑燥溼風火之氣也。陰陽無質。化氣則有質。故此謂乘天地之正。而不謂乘天地之正氣。以正陰正陽尚未變化爲氣也。至司馬以陰陽風雨晦明訓六氣。係據左傳昭公元年。秦醫和之說。素問在和。讀和說當本諸素問。皆醫學家之言也。在易則於三陰三陽升降變化之際。分之爲六位。演之以六爻。六爻之在乾陽卦內者。就其高下之位。象之以六龍。故易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疏言。乾之爲德。以依時乘駕六爻之陽氣。以拱御於天體。六龍。即六位之龍也。以所居上下言之。謂之六位也。陽氣升降。謂之六龍也。疏語最爲明晰。下御飛龍。即乾卦六龍內第五位之龍。實即升居五位之陽氣也。故此二句之義。本之於易。又本之於老子之言。田子方篇。老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所謂乘天地之正。即乘此肅肅之至陰。赫赫之至陽也。交通成和者。謂陰陽由交通變化成和氣也。易乾卦亦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義正同。而陰陽之在天地與在人身。一也。惟天地之陰陽交通。出於自然。人身之陰陽。欲其交通。則必有道以御之。然後能合以成和。凝以成神。是故變由於交通。交通在於御。故曰。御六氣之辯也。夫莊子此書。所以明道也。其所謂道。非仁義之謂。乃陰陽之謂也。上已舉素問陰陽者天地之道之語矣。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管子正篇曰。陰陽同度曰道。本書則陽篇曰。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言道爲陰陽之

公名也。由此知莊子所修之道。即修陰陽及其所化之六氣。以合和凝神之道也。曰乘曰御。卽喻修之之工夫也。此理觀慎子所言而益明。慎子之言曰。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年。而天地備矣。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沖和之氣在其中。四萬二千里已上爲陽位。四萬二千里已下爲陰位。冬至之候。陽發於地。一氣上升七千里。至六氣。則上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爲春分之節也。六氣。而陽極陽位。故熱而爲夏至之節也。夏至之候。陰出於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則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爲秋分之節也。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而爲冬至之節也。天地之所以能長能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交通。合爲太和。相因而爲氣。相益而爲氤。以此施生化之功。此變化之所以兆也。其所謂冬至陽發於地。夏至陰出於天。乃本老子肅肅出天赫赫發地之說也。所謂升降之候。陰陽之位。實易六位時成二句最明顯之注腳。惟天地相去。不知其極。慎子謂相去八萬四千里。人或以爲非是。不知慎子乃言陰陽在天地間循環升降之距離。猶之地文學家言包地球之空氣。厚止二百里。非謂天去地止有此數也。漢鍾離權復本慎子之說。著靈寶畢法一書。取法天地陰陽升降之位與時之理。以攝養一身之陰陽。後世修煉家。遂有運周天經河車之說。且區之爲六候。分之爲三百六十爻。其說近則本之於鍾離。遠則源於易老。及此二句。與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句。非蘊妄誕無稽也。故此二句係寓言修道家養氣凝神之理。讀者當與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人間世篇。無聽之以耳。惟道集虛。得耳目內通。應帝王篇。機發於踵各句下補正之語。匯通觀之。方可明其大凡。惟此理精妙。此事幽玄。天地間自有此一種道術。特不足爲淺人道耳。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是逍遙遊一篇綱要。圖釋文。愚者曰。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釋文。已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其實一也。西郭慶藩曰。文選任彦外到大司馬記室臧注。引司馬云。神人無功。言修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

也。釋文闕。武按。齊物論篇云。主倪曰。至人神矣。是至人神人一也。故下堯姑射神人。亦至人也。惟聖人則有間。則陽篇云。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秋水篇云。大人无已。此言至人無已。則至人即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矣。列子力命篇云。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乎。公天下之身。即無已也。此明言聖人不及至人矣。外物篇云。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此明言聖人不及神人矣。成氏乃謂其實一也。尙欠詳審。自若夫乘天地之正至此。爲不濶之主。下則逐一舉事證明之。此三句。爲本段之主。至人無已句。則又三句中之主也。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翻此段引許由不願居天子之名。證明聖人無名。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字林。燭。炬火也。圖釋文。燭本亦作燭。晉爵。郭祖繼反。又曰。小火也。淮南人間訓。夫燭火在纏陣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武按。一指能息。其爲小火明矣。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云。尸。主也。圖釋文。尸。子利反。灌。古亂反。正韻。潑。清。博雅。灌。潑也。澤。晉宅。潤澤也。淮南原道訓。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天地。堯之師曰許由。故堯謂山爲夫子。言若夫子立爲天子。天下必致太平。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實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俞樾云。本作吾將爲實乎。與上吾將爲名乎。相對成文。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其意已足。吾將爲實乎。當連下文讀之。實與賓形似。涉上句實之賓也。而誤。若如今本。則爲實即是爲名。兩文複矣。武按。俞說非也。名。姓。爲實之賓。是實重而名輕也。吾將爲實乎。言吾將捨其實之重而爲名之輕乎。用乎之疑問詞者。乃反言以見意。謂不就輕而爲賓也。此句係校量名實二者。而以賓字表名之輕。故賓字與名字不複。非涉上句而誤也。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李云。鷽鷽。小鳥。郭璞云。桂雀。圖釋文。鷽。子遙反。鷽音遼。成云。

鷦鷯。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桃蟲。好深處而巧爲巢也。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李頤云。偃鼠。蟭鼠也。李楨云。偃

或作鴈。俗作鴈。本草陶注。一名鴈鼠。常穿耕地中行。討掘即得。說文歸下云。地行鼠。伯勞所化也。李說誤。

歸休乎君。子無所

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釋文。傳鬼神言曰祝。

爾雅文。庖。鮑交反。掌廚人也。祝之六

反。樽。子存反。本亦作尊。俎。側呂反。武按。淮南泰族訓。調五味者庖也。陳壽案。列樽俎。設籩豆者。俎也。齊明盛服。淵默不言而神之所

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可謂此處的解。肩吾問於連叔。成云。並古之懷道者。曰。吾聞言於接輿。穆

文。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爾雅文。接輿。姓陸。名通。楚人。與孔子同時。面佯狂不仕。武按。此

段引藐姑射神人。證明至人無己。大而無當。釋文。丁浪反。按。當底也。淮南本經訓。留於口。則其言當。齊魯訓。言平公出言

而不當。注。當合也。此謂接輿之言誇大。而於情理無所合也。故下言不近人情焉。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

極也。成云。猶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無窮極。

爾雅文。怖。普布反。廣雅云。懼也。

成說非。河漢句係往而不返之譬。

況語。謂其言往而不返。無所歸宿。猶如河漢之水。滔滔長流。無所止極。非謂上天河漢之清高也。大有逕庭。宣穎云。逕門外路。

庭堂外地。大有。謂相遠之甚。不近人情焉。

爾上句爲此句之譬。況語。謂門外之逕。與門內之庭。所處限隔。不相接近也。而此

句則申說大而無當句之義焉。釋文。猶然也。王引之云。狀事之詞。與然同義。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釋文。

藐。音邊。簡文云。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

爾釋文。射。徐音夜。又食亦反。

簡文僅取姑射爲山名。非也。下文往見四子藐姑射

之山。而山海經海內北經。有列姑射山。列子黃帝篇姑射山。一本作列姑射。可證山名當爲藐姑射也。又其云在北海中。不知何據。

山海經東山經。有姑射山。所在非北海。在海內北經之山。爲列姑射。而非姑射。黃帝篇內之姑射山。僅云在海中。不言北也。但此係

借山名以寓意。無唐求實其所在。蓋說文解射字云。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貌姑射者。謂深遠之旨。姑以下文所言影射之也。深遠之旨何。下其神凝之神也。神凝二字。爲本篇主旨。且爲全書主旨。以其爲神人之德。修道之果也。觀本段均注射凝神立論。故神字實爲本段所射之鵠也。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關釋文。肌。居其反。武按。刻意篇云。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

與神爲一。又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肌膚若冰雪。喻其體純素也。純素。則與神爲一。一則凝矣。真人。即神人也。眞言其體。神言其用也。又天地篇云。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若冰雪。喻純白備也。純白備。則神生定。定則凝矣。故冰雪句實爲下神凝二字寫照。如曰不然。此寫神人。非寫美女。何用敘其肌膚之白乎。淖約若處子。李云。淖約。好貌。釋文。處子。在室女。

關釋文。淖。郭昌略反。武按。淖約。李云。好貌。非也。荀子宥座篇。淖約微達。楊倞注。淖當爲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說苑作綽約微達。謂

柔弱是也。在宥篇。淖約柔乎剛強。老子曰。柔弱勝剛強。又曰。弱者道之用。文子道原篇亦曰。柔弱者道之用。即淖約所喻之意也。上

句冰絳言其體。此句淖約言其用。道之用。即神也。處子。黃帝篇作處女。孫子曰。靜如處女。老莊之道貴靜。故以處女喻之。且老子曰

守雌。曰牝常以靜勝牡。皆處女所喻之意也。不食五穀。關成云。五穀者。黍稷麻菽麥也。吸風飲露。關春秋元命包云。

陰陽怒而爲風。慎子云。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六合而爲風。故上言風爲陰陽之變氣也。吸。說文。內息也。因風爲陰陽之變氣。故

吸於內以調之。蔡邕月令云。露者。陰之液也。慎子云。陽感之。則液而爲露。謂陰受感而爲露也。吸風。合言陰陽。飲露。則單言陰。總之

喻神人之呼吸。陰陽於內也。淮南俶眞訓云。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顯顯然仰其德以和順。所謂呼吸陰陽。即此句

所喻之意。所謂其德。即下之神凝也。所謂羣生和順。即下物不疵癘也。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乘雲氣三句。

又見齊物論篇。御飛龍作騎日月。關關穿越雲氣。馮風而飛。不能乘雲氣也。故曰絕。列子御風而行。亦不能乘雲氣也。能乘雲氣

者。厥爲神人。此中大有分別。且或乘雲氣。或御飛龍。非若列子之必待風也。乘雲氣。承上乘天地之正說。御飛龍。承御六氣之辯說。元命包云。陰陽聚爲雲。慎子云。陰與陽得。助其蜚騰。則飄颻而爲雲。說文。龍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黃龍云。龍變無常。能幽能章。博元龍贊云。誕應陽精。屈伸從時。變化無形。據此以言。龍陽精也。變化不測者也。故易乾卦取之。以象陽氣之升降變化。乘雲句。合言陰陽。御龍句。則單言陽。續之。喻神人攝調陰陽於外也。惟易乾卦言陽氣在六位中之變化。故設六龍以喻之。此不言六龍。而言飛龍者。以飛龍應五爻而當五位。其上上九。則陽過亢。其下九四。則陽未盛。準之慎子之說。過亢者。陽極陽位也。未盛者。甫出陰位。方至陽位也。後之修煉家。以言火候之老嫩。皆在所不取也。惟九五之飛龍。純陽正盛。無過不及。非老非嫩。控御此氣。所以爲神人也。其神凝。三字吃緊。非遊物外者。不能凝於神。闕說文。凝。俗冰字。顏氏匡謬正俗。冰轉音凝。說文。凝。冰堅也。黃氏韻會。冰。古凝字。又。古冰字。後人以冰代欠字。故以凝代欠字。武按。大戴禮會子天圓篇云。陽之精氣曰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故神凝。由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來。蓋此數句。上已釋明其爲修道者調攝陰陽之喻也。而其着手處。則在用志不分。達生篇述伯僂丈人之言曰。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孔子稱之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故凝神之要點。在用志不分。人間世篇。仲尼語顏回曰。一若志。老子曰。守靜篇。曰抱一。同此義也。蓋志不分。則靜靜則定。定則一。一則凝矣。內神凝。而外則若厥株拘與槁木之枝。與南郭子綦形如槁木同。而子綦自謂喪我。喪我者。無已也。故用志不分。然後能無已。無已。然後能神凝。此神凝二字。卽示藐姑射神人爲無已之至人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司馬云。疵。毀也。癘。音癘。惡病。列子黃帝篇。姑射山。在海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法固本此爲說。闕釋文。疵。在斯反。病也。癘。

晉厲。本或作厲。武按。此與在宥篇慎守汝身。物將自壯之義同。自統姑射至此。寓意精深。茲再就本書舉證以明之。刻意篇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愔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至也。肌膚若冰雪。非純粹不雜乎。靜一不變。愔而無爲。處子之性類之。乘雲御龍。及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滂。即動而以天行也。神凝者。即由養神之至也。刻意篇又云。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處子。陰也。靜也。飛龍。陽也。動也。此二語之寓意。尤爲明顯。彼篇又云。精神四達並流。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夫乘雲御龍。遊四海之外。非四達並流。際天蟠地乎。使物不疵病而年穀熟。即化育萬物不可爲象也。天運篇云。觀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體者。乾陽之體。即神凝而成體也。散即變也。散而成章者。易說卦曰。故易六位而成章。注總言六卦。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故體者。陰陽之正也。散者。六氣之變也。斯體也。靜則謂之和。動則謂之神。文子上仁篇云。陰陽交接。乃能成和。交接者。所以凝也。故凝神者。凝此陰陽之和也。即所謂養乎陰陽也。以本段爲本篇主文。且爲莊子道要。故特詳爲指出之。吾是以狂而不信也。狂。李九況反。按。晉讀如詭。言以爲詭。釋文。狂。求匡反。李云。癡也。武按。廣韻。巨玉切。病也。心不能集。得失之地。則謂之狂。應真詩云。積念發狂癡。李訓癡。是也。淮南精神訓。大怖生狂。又原道訓。薄氣驚怖。驚怖爲狂。故狂字應從李訓。方與上吾驚怖其言句相關合。讀詭非也。至厲吾之意。以爲使物不疵病而年穀熟。必以天下爲事而後計。今統姑射人。不過一己之神凝耳。並未以天下爲事。何能致如斯之效。其狂而不信者在此。連叔一則曰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再則曰孰肯以物爲事。即針對此點而言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瞽耳哉。夫知亦有之。釋文。瞽。晉古。盲者無目。如瞽也。與音豫。觀。古亂反。文字符言篇。豈獨形骸有閤聾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閤聾之類也。淮南泰族訓亦有此語。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司馬云。猶處女也。按。時。是也。云。是其言也。

猶是若處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云云。極擬議之詞。**臣**女同汝。指肩吾。承上聾盲來。言不惟形骸有聾盲。知亦有之。汝聞接輿之

言。狂而不信。即是知之聾盲也。是其言也句。指然瞽者至知亦有一段之言也。如此解。文句方能承接一氣。若如司馬說。瞽者一段。便成贅疣。且上以處女況神人。陸注在室女。郭注。不以外傷內。若此處單稱女。出室女亦屬之。則外傷矣。何可以況神人乎。之

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李云。磅礴。猶旁礴。李楨云。亦作旁礴。廣

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物。以爲一世求治。豈肯有勞天下之迹。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亂治也。簡文云。弊弊。經營。弊。弊。同。

翻澤文。旁。薄剛反。字又作磅礴。清博反。司馬云。磅礴。猶混同也。弊。求也。弊弊。徐挾計反。**臣**注引李楨云。以爲一世求治。是以一世

連讀。又訓亂爲治。均非。案簡云。世蘄。世。選吳都賦注。引至一字。可見古無有一世連讀者。武按。玩郭注成疏。亦不以一

世連讀。須知萬物以爲一。係本書要語。各篇屢見。而原於老子萬物得一以生之言。本書如德充符篇云。物視其所一。又云。自其同

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天地篇云。萬物一府。秋水篇云。萬物一齊。在宥篇云。萬物云云。各復其根。云云。衆多貌。不一也。復根。同一矣。義

均相同。故此處應從一字絕句。亂字訓治。雖出爾雅說文。然於此文不合。左宣十二年傳。人反物爲亂。又宣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

其義適與之德也。磅礴萬物以爲一相反。蓋此處以神人世人對舉。一正一反也。神人以无爲之德。和萬物爲一。故曰。孰弊弊焉以

天下爲事。世人以有爲爲治。即弊弊以天下爲事。如是。則不能磅礴萬物爲一。不一。則亂矣。故曰。世蘄乎亂也。此義原於老子爲者

敗之一語。而本書繕性篇略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潛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

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此段。足證人之德磅礴萬物爲一之義。混芒與一世得潛漠二語。與司馬訓磅礴爲混同之義合。彼

篇又略云。連德下衰。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唐虞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渙渾散朴。附之以文。益之以博。然後民始惑亂。

其所謂燧燧唐虞。此文以一世字概之。興治化以下各語。卽弊弊以天下爲事也。其所以如此者。意在蕲乎治。而民竟惑亂。非卽此交所謂世蕲乎亂乎。此文簡奧。非匯通全書觀之。不易明也。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司馬云。稽。至也。釋文。稽音鴿。徐李音啓。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穢。說文。粃作𦵏。釋文。粃穢。猶繁碎。按。言於繁碎之事。直以塵垢視之。釋文。垢。古口反。粃。徐甫姊反。陶。徒刀反。鑄之樹反。成云。散爲塵。賦爲垢。穀不熟爲粃。穀皮爲穢。銕金曰鑄。範土曰陶。武按。大浸稽天以下各句。卽申說物莫之傷也。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又引不以天下爲事之神人。以明其自全之道。釋文。謂粃穢猶繁碎。於義無取。此謂引神人以明自全之道。亦非。讓王篇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司馬云。土直。如糞草也。卽塵垢之說也。又天道篇。君之所讀者。古之糟魄已夫。司馬云。魄。本又作粕。卽穢之說也。合而言之。塵垢粃穢。道之粗跡也。神人以其粗跡。將猶陶鑄成爲堯舜之治。卽土直以治天下之說也。前孰弊弊句。不以天下之事爲事也。世自化之。無所事事也。此孰肯句。不以天下之物爲事也。不以物爲事。則如知北遊篇所云。聖人處物不傷物。物亦不傷也。係就事與物分說。宋人資章甫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以冠爲貨。司馬云。諸。於也。釋文。證明神人無功。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爲無所用天下設喻。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司馬云。四子。王倪。齋。被衣。許由。李楨云。四子本無其人。徵名以實之。則鑿矣。天地篇。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齋缺。齋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然則堯與四子。非全無瓜葛。徵天地篇所舉之名以實之。顯有根據。且許由已見上文。不得爲鑿也。治天下平四海。示堯之有功也。爲神人無功之反映。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汾水之陽。堯都。宣云。窅然。深遠貌。釋文。汾。徐扶云反。汾水出太原。窅。徐烏了反。李云。窅然。猶悵然。武按。宜注深遠貌。於本文不合。應從李說。自宋人以下

至此郭注。堯之無用天下爲。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皆然喪之。而皆遊心於絕冥之境。成疏與李楨注。其意均同。三氏之注。於文義適得其反。其誤在於宗堯。不知本文所宗者。爲至人神人。四子者。神人也。而以塵垢秕糠視堯。堯治天下者也。四子即以塵垢秕糠視治天下。故上言無所用天下爲。又言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也。此段以宋人喻堯。以章甫喻天下。而越人句。則喻四子無所用天下。故宋人至越。悵然喪其章甫。堯見四子。悵然喪其天下。亦可曰。喪其治天下之功也。蓋堯乃弊弊以天下爲事者。文言其平海內之政。是有治天下之功者也。而四子神人也。神人無功。堯見四子。爲其所化。故亦自然喪其治天下之功焉。如此解。章甫之喻。方見密合。而證明上神人無功句。亦見緊切。惠子謂莊子曰。罔馬云。姓喜者。爲梁州。此段與下段。借與惠子論辯。以明無用然後逍遙之旨。此則借瓠於無用中有一可用。不免有盡而爲樽之患。以喻人有一能之可用。即難免招世繫累。不能逍遙也。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瓜也。即今葫蘆瓜。司馬云。梁惠王也。武按。魏自河東遷大梁。故謂之梁也。貽音怡。遺也。瓠音護。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成云。樹植實子也。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剖之以爲瓢。剖反。映下文斲之不大斤斧。物無害者。則瓠落無所容。簡文云。瓠落。瓠廓落也。成云。平淺。不容多物。非不鳴然大也。釋文。鳴。本亦作号。李虛大貌。俞越云。号俗字。當作號。虛也。正俞說非。廣韻。鳴然。大貌。本句鳴然。爲大也之形容詞。大也則無異。鳴然之注也。同字一章。如改号作榜。並應改本句爲非不榜然虛也。於法方合。但本文未嘗言虛。而所重者在太。首即標言大瓠。繼言實五石大也。因之瓠亦大。然平淺無所容。正以其不虛也。其不須以榜然形容之明矣。吾爲其無用而培之。無用二字。爲本段及下段主旨。且爲全篇主旨。與無名無功無己並重。特借惠子之口提出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

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向云。龜。拘圻也。徐音舉商反。此以龜爲戰之段借。元應音義。戰下引通俗文。手足圻裂曰戰。

經文或作龜。圻下引此文爲證。 **釋文。**龜手。愧悲反。司馬云。文圻如龜文。武按。注中元應音義音字上。當補衆經二字。否則下經

文二字無着。且注太糾纏。不如從司馬說。較爲明爽。蓋言手凍文圻如龜背之文。故謂之爲龜手。猶之兩雅釋詁之鮐背。疏。老人皮

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又釋名。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爲鮐背。手有龜文爲龜手。同一義也。李楨借讀爲戰。俞樾謂宜讀

如拘。拘與區同音。區與丘同音。龜在丘音。如此迂迴牽連。義仍未明也。世世以泝泝統爲事。成云。泝。泝。泝。統。統。李云。

漂絮水上。盧文弨云。泝。泝。擊絮之聲。 **釋文。**泝。徐扶經反。泝。音。泝。小爾雅云。絮細者謂之統。朱桂曜曰。文選任彥昇

爲蕭揚州薦士表注。統。古繡字。武按。泝。泝。如爲擊絮聲。則下統字不能相連。或句虛說非也。宜從成說。客聞之。請買其方

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百斤也。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

金。請與之。 **釋文。**鬻。音育。司馬云。買也。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

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

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 **司馬彪云。**慮。猶結綴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按。所謂腰舟。 **說文。**慮。謀

思也。爾雅釋言。作。造爲也。武按。何不慮以爲大樽。言何不謀慮之以作大樽也。句有爲字。不必訓慮爲結綴。因結綴之。爲字可以

賅之。至司馬結綴之訓。不知何據。考徐鍇說文解字通論云。思有所圖曰慮。慮猶縷也。說文絡字下云。生草可以爲縷束也。故此句

亦可訓爲何不縷束以爲大樽也。鵬冠子學問第十五。中河失船。一壺千金。注。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此司馬注之

所本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按。言惠施以有用爲無用。不

得用之道也。

圖釋文。郭云。蓬生非直達者。武按。荀子勸學篇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然則非生麻中。必不直而曲矣。此向郭注之所

本也。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

不顧。

圖武按。此段言樗以無用故無物害。無困苦。以喻人必無用。方免世患而獲逍遙也。繼無名無功無已而言無用者。以心

雖無名無功無已。苟材有可用。必致如大瓠以有一可用。即被慮而爲樽。故無名無功無已。又必無用。然後盡無爲之量。極逍遙之

致如是。則不僅遊逍遙。寢臥亦逍遙也。釋文。樗。勑魚反。成云。栲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也。腫。章勇反。李云。擁腫。猶盤腹。中。丁仲反。卷

本又作拳。同音權。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猶言棄而不取。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成云。狌。野貓。

圖釋文。狸。力之反。狌。郭音生。司馬云。抽也。抽。由救反。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云。遊翔之物。雞鼠之屬。圖說文。敖。出遊

也。漢書景十三王傳。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師古曰。敖。遊戲也。東西跳梁。成云。跳梁。猶走擲。圖釋文。是言條。不辟高

下。辟音避。中於機辟。辟。所以陷物。機。論刑法篇辟陷設而當其蹊。與此同義。亦作脩。楚詞哀時命篇。外舌於機杼兮。機

實。即機辟也。玉霜王注。以爲終身。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司馬云。斄牛。鹿牛。圖釋文。罟。徐音古。徐李音案。又音離。其大若

垂天之雲。成云。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此能爲大矣。圖斄牛能負重耕田。即其所爲之大也。而不能執鼠。今子

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簡文云。莫。大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釋文。彷徨。猶

徘徊。圖釋文。彷徨。薄頤反。徨音皇。廣雅云。彷徨。徙倚也。武按。無爲二字。總結無名無功無已無用。逍遙乎寢臥其下。郭茂藩

云。逍遙。依此文當作消搖。又引王贊夜云。逍遙者。調暢愜豫之意。圖此句。見無爲者。寢臥亦逍遙。不僅遊也。以進一步作結。不

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言無處可用之人。間世篇。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又云。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又由本篇。無

所可用。文義並與此同。**安所困苦哉。**又言狸狌之不得其死。產牛之大而無用。不如樗樹之善全。以曉惠施。器重施用世。莊

子逃世。惠以莊言爲無用。不知莊之遊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注言斄牛之大而無用。不如樗樹之善全。非也。此段莊

子因惠子謂其言大而無用。乃引狸狌能捕鼠。可謂小而有用矣。然不得其死。斄牛執鼠不如狸狌。非斄牛徒大而無用也。乃不得

其用也。秋水篇云。騏驥驪驄。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斄牛亦然。今患斄牛不能執鼠。何不使之負重致遠。以譬惠

子。大樹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以成其無用之大用乎。此針對惠子大而無用之言以駁之也。如注言斄牛大而無

用。不反證合惠子之言乎。有失莊子答辯之旨矣。所謂安所困苦者。如大瓠可用爲樽。致被結綴以浮江湖。此即大用之困苦也。得

則無此矣。

齊物論第二

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蘇輿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是非太明足以累

心。故視天下之言。如天籟之旋然旋已。如發音之自然。而一無與於我。然後忘彼是。渾成毀。平等。均物我。外形骸。遺生死。求其真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窮。皆莊子最微之思理。

闢玉篇。凡生天地之間皆謂物也。荀子正名篇。故萬物雖衆。有時

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本書達生篇。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釋文。論力類反。周禮春官大司樂賈疏。直

言曰。論。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王伯厚云。莊子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邵子詩。齊物到頭爭恐誤。按左思

魏都賦。萬物可齊於一朝。劉涓子注。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答盧諶書。遠慕老莊之齊物。文心雕龍論說篇。莊周齊物。以論

爲名。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二字連讀。正齊物論。謂齊一論物之言也。註中天籟之旋然旋已句。誤。蓋篇中之旋然旋已

係言地籟。非言天籟。由於各注均以大塊噴氣節言地籟者爲天籟。故誤者非僅蘇輿一人也。至莊子之撰本文。所以明道

也。何以篇題爲齊物論。而不爲齊道論。蓋道無形無名。絕於言議。故知此達篇云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云。所以論道。而非

道也。是則可論者唯物耳。故則陽篇云。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然號物之數曰萬。至不齊也。遂不齊之物而論之。論

亦何能齊哉。日馳不齊之論。如徐无鬼篇所謂馳其形性。落之萬物。徒勞情散神。傷生損性。此修道者之大患也。故莊子於

逍遙遊篇之後。繼以斯篇。良以心之能逍遙者。無已也。無已。則不齊齊矣。物本不齊。心則可齊。故人間世情。仲尼以齋語顏

回。齊者。齊也。又曰。一若志。即齊其心也。夫心何以不齊。由感於不齊之物。而有審辨彼此是非美惡之知。因而生好惡之情。

隨發而爲不齊之論矣。故欲論之齊。則在冥情去知。情冥知去。則心如死灰矣。蝶我胥忘矣。此之謂喪我。喪我。則齊之極致

也。故本篇先言心。即帶言情。然後繼以不齊之大知小知大言小言。中則舉彼此是非成虧齊與不齊之知與言反覆申說

之末則逐節引證以事實。而本篇之義無餘蘊矣。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

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釋文。隱。馮也。李本。机作几。按。事又見徐无鬼篇。郭作伯。机作几。

關釋文。隱。於

斲反。机音紀。

仰天而嘘。答焉似喪其耦。

向云。嘘。息也。釋文。答。解體貌。本又作嗒。耦。本亦作偶。俞云。偶當讀爲寓。寄也。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按。徐无鬼篇。嘘下無此句。

關釋文。嘘音虛。吐氣爲嘘。答。却納反。耦。五口反。匹也。對也。武按。耦與列子仲尼篇顧

視列子形神不相偶之偶同。

答然句。當玩一似字。言人見其答然解體之狀。似喪其匹偶者然。即下文形如槁木也。吾喪我。則

子綦自明之辭。人固無從知之。因喪我存於內。而喪耦則形於外。俞氏混而一之。殊欠分曉。故耦字當從釋文訓匹。下文彼是莫得

其偶謂之道樞。謂無彼是對偶。則好惡之情不生。是非之辯不起。故喪耦而物論自齊。即佛書之無人相也。此句與彼是莫得其偶

句。互相發明。義頗重要。若徐无鬼篇。重在槁骸死灰。故無須此句也。俞說非。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

偃。諡成。字子游。按。徐无鬼篇作顏成子入見。

廣韻十四清成字下注云。漢復姓。十五氏。莊子有務成子。廣成子。顏成子游。伯成

子高。然則顏成蓋複姓也。曰。何居乎。徐无鬼篇。作夫子物之尤也。

關釋文。居如字。又音姬。司馬云。猶故也。形固可使如

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徐无鬼篇。與此二句同。木作骸。知北遊篇。形若

槁骸。心若死灰。庚桑楚篇。亦有二句。槁骸作槁木之枝。達生篇亦云。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是此槁木。即槁木之枝。槁骸。亦槁枝也。

以下異。關釋文。槁。古老反。武按。心字爲全篇總幹。篇中所說之情。知言皆根於心。特於此處先爲提出。

注謂槁木即槁木之

枝。於文義尙欠精密。此處以槁木形容形之枯槁。其意已足。不須加之枝二字也。達生篇有此二字者。以槁木喻身。以枝喻臂也。庚

桑楚篇有此二字者。其文曰。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以槁木不易爲風所動。而枝則可動。故以槁木喻心之不動。

而其身之動。一出於不知。如槁木之枝。因風而動。無容心也。此則隱机枯坐。動靜各別。故不須以易動之枝爲喻。未可漫引相證也。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而同爾。而如字。連上下文爲一句。上已呼

偃之名。下不必再用爾字。今者。吾喪我。爾答稱喪我。非僅喪耦也。係進一層說。卽下之化蝶不知周也。又卽佛書之無我相

也。無人無我。彼是雙忘。尙何物論之不齊哉。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

云。籟。籟也。爾釋文。籟。力帶反。武接。風吹地面之竅成聲。地籟也。人吹比竹成聲。人籟也。心動而爲情。情宣於口而爲言。天

籟也。總提於此。以啓下文。而以天籟爲主。地籟人籟。則比喻也。陪襯也。凡莊子爲文。每於其正意之前或後。設喻以襯托之。闡明之。

如此處是也。又如罔兩問景。莊子夢蝶之喻。彼出於是。自彼則不見。各句之義。逍遙遊篇。鯉鵬宋列之反喻。至人。皆此例也。若於設

喻處作正文讀之。則不得其要領矣。子游曰。敢問其方。成云。方。術也。周易恒卦注。方猶道也。謂問三籟之道理也。子綦

曰。夫大塊噫氣。俞云。塊。由或體。大地。成云。噫。而出氣。爾釋文。塊。古怪反。噫。乙戒反。武接。大塊既爲大地。風則爲其所噫之氣。

而所吹以成聲者。又爲地面之木竅。故謂其聲爲地籟也。其名爲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呬。而獨不聞之。蓼

乎。之。猶其下同。釋文。蓼。長風聲。李本作颶。爾釋文。呬。胡刀反。蓼。良救反。又六收反。山林之畏佳。卽隄隄。猶崔嵬。爾注

專就山勢言。則林爲贅字矣。奚侗還就此義。云林當爲陵。擅改原文。尤涉武斷。惟郭云。大風之所扇動也。成云。畏佳。扇動之貌。爲得

其旨。蓋此處係寫風勢。非寫山勢。故重在林字。畏佳者。林木被風扇動之狀也。下句大木。卽從此林字生出。至郭成扇動之訓。雖不

知其所本。然亦略可推得其義。考工記注。故書。畏作威。書臯陶謨。天明畏。釋文。馬本作威。書呂刑。德威惟畏。墨子尙賢下。作德威惟

威。是畏古與威通用。文選甘泉賦注。威蕤云。猶威蕤也。又景福殿賦。流羽毛之威蕤。尋威蕤之義。披垂流動貌。蕤與佳爲聲韻。佳正

齒。其半齒。音亦相近。故畏佳與威。義亦相近。郭成所以訓爲扇動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杙。似圈。

似臼。似洼者。似污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圈。獸之闌圈。宣云。注。深池。污。窠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木之竅形。

此承說萬竅。釋文。枅音難。又音肩。簡文云。枅。樞也。圈。起權反。白。其九反。注。鳥攜反。李於花反。汚。音烏。武按。禮記玉藻。毋浚而杯。圈。

存焉。洪頤煊云。枅。通作銑。說文曰。銑。似鐘而頸長。謂瓶罍之屬。故與杯圈爲例。說文。注。深池也。國語周語注。大曰潢。小曰汚。說文。潢。

積水池。據此。則注與潢同。汚則較小。禮運。汙尊而杯飲。以汙。樽。其小可知。王篇。从亏者古文。从于者今文。激者。謫者。叱者。

吸者。叫者。謫者。笑者。咬者。宣云。激如水激聲。謫如箭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謫下而聲濁。突深而聲。

留。咬。鳴而聲清。皆狀竅聲。釋文。謫音孝。司馬云。謫。哭聲。按交。黃鳥。三家詩作咬。咬。此承說怒鳴。釋文。激。經歷反。謫。司馬云。若。

擊。謫聲。叱。徐音七。司馬云。若七咄聲。叫。古弔反。謫音豪。徐於亮反。又音杏。前者唱于。而隨者唱。李云。于。喁。聲之相和。

聲云。青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關釋文。喁。五恭反。又徐音愚。武按。呂氏淫辭篇。今舉大木。前呼與謫。後亦應之。此蓋引舉木呼。

應之聲。以喻風聲也。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李云。冷。小風也。爾雅。回風爲飄。和。胡臥反。關上之唱隨。乃前後之聲相。

和也。此承說和聲之大小。因風而別。釋文。冷音零。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向云。厲。烈也。濟。止也。風止。則萬竅寂然。關萬竅。

怒鳴者。厲風也。大和者。飄風也。小和者。冷風也。分三種寫之。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郭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關。

上寫聞。此寫見。皆以獨不之同一句法出之。又所重者在風聲以喻人之言語。故聞詳而見略。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

人籟。則比竹是已。以竹相比而吹之。關釋文。比。毗志反。武按。大塊至刁刁乎一段。皆言地籟。特借子游口中。提出地籟。則。

衆竅是已一句。點明之。且作一收束。上文未言人籟。嫌於疏漏。復借子游之口。提出比竹一句。以補之。此行文精密處。各家注此。均。

與天籟相混。其於本文之義。似未詳審。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宣云。待風鳴者地籟。而風之使發自鳴者。即天籟也。引子綦言畢。四宣注非。子游至此方問天籟。是前所言者爲地籟。而非

天籟也。子綦因子游之問。再將地籟之義補足。此以後方言天籟。其字。指木說。自從也。謂吹之者。僅冷飄厲之風也。而有萬種不同之聲者。使木從己之癡形不同所致也。咸其自取二句。倒句也。言怒鳴者誰使之乎。無他。皆其所自取也。經鳴之聲。有激者。謠者。各聲之不同。由其自身之癡。有似鼻似口各形之不同也。此自取之義也。本段以風喻下文之心與真君。以竅之鳴。喻情之萌與言之發。故自大塊至此。皆下文之喻。非正文也。子綦之言。直至後文此之謂葆光方畢。葆光與大知閑閑之間。則子綦闡發天籟之義也。於其中特標夫言非吹一句。蓋明吹爲地籟與人籟。而大知閑閑以下所言者。乃天籟也。下文之天鈞。天府。天倪。皆由天籟二字所推演者也。郭象乃於怒者其誰句下注云。此重明天籟也。宣則云。引子綦之言畢。皆於此文尙欠分曉。或曰。子綦之言。至怒者其誰句止。各注所同。子獨謂止於葆光。何所據而決之乎。曰。余決之於其義。啣接未斷也。決之於其全文體段之整齊一致也。蓋全文分六大段。皆問答體。第一大段。以喪我發端。下至葆光。子綦子游問答之辭也。二段。堯舜問答之辭也。三大段。齋缺王倪問答之辭也。四大段。瞿鵠長梧問答之辭也。五大段。罔兩與景問答之辭也。末段。則以自喻夢蝶不知周也結。亦喪我也。以與篇首之喪我相照應。且文選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註云。莊子曰。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云云。是李善亦以大知閑閑以下爲子綦之辭也。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釋文。知音智。下同。成云。閑閑。寬裕也。俞云。廣雅釋詁。閒。視也。閒。聞。謂好觀察人。此智識之異。四知如字。音智非。說見逍遙遊小知不及大知句正語。詩魏風。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武按。傳中無別二字。釋閑閑之義。以其承桑者言。故加男女往來字。此承大知言。謂大知無所分別。即不事小察也。以與小知之

開闔反照。下文知止其所不知。即證明此義者也。聞。廣韻。廁也。前漢韋玄成傳註。隔也。廁隔二字。均有分別義。再兼視義言之。謂小知好分別觀察。非若大知之兼照無別也。俞專好觀察人說。未免太拘。又逍遙遊篇。朝菌不知晦朔。因其僅知朝而不知朔。亦間間義也。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有氣盛。成云。詹詹。詞費也。此議論之異。

詹詹。晉占。李頤云。小辯之貌。武按。以李訓爲是。又按。知字言字。本文之骨幹也。下文反覆宣演。或分說。或合說。總不離此二字。故特於此處點出。然知主於心。言爲心之聲。心之所發合於自然者。道也。外於心而相對者。物也。情者。心之用也。(朱子語。是非者。心之所司也。即成乎心者也。表達心之是非者言也。是故道也。情也。物也。是非也。本文之線索也。而心字。則本文之總綱也。特於日以心。斷句點出。扼此數字讀本文。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各段貫通。竟體靈活矣。各家注。非失之遊辭無當。便涉於破碎支離。鮮能就全文加以疏通貫穿者。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寐覺之異。與接爲構。成云。構。合也。爾列子穆王篇。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徵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之所交也。淮南子說山訓篇注。魂。人陽神。故神交。即魂交也。魄交。則演爲六夢。其所謂形接者。即此處形開與接爲構也。開而後接。此係分層言之。然一本列子爲說。所謂爲構者。即日爲八徵構結而不能解也。日以心。宣云。心計相角。此句。爲本段綱領。至下吾獨且奈何哉。止。皆闡發此句之義。意謂形既開而與八徵接構。因以亂心。而日事角。形開與接爲構。反映形如稿木。此句反映心如死灰。縵者。密者。密者。簡文。縵。寬。司馬云。密。深也。宣云。密。謹也。成云。略而言之。有此三別。此交接之異。釋文。縵。末旦反。害。古孝反。武按。解見下。史記貨殖傳。任氏獨害倉粟。徐廣曰。害。音校。罕地以藏也。此非言交接之異。乃言心。縵之情態。有此三者之不同也。總提於此。下乃就此三者。分承說明之。小恐

惴惴大恐。縵縵。李云。惴惴。小心貌。宜云。縵縵。迷漫失精。此恐悸之異。

縵縵。陸佃注。縵縵。漫滅之貌。猶言精神散漫也。

司是非之謂也。釋文。機。弩牙。栝。箭栝。成云。司主也。按。發言即有是非榮辱之主也。

如機。歷時而發之。可資參證。

守勝之謂也。留不發。若詛盟。守己以勝人。此語默之異。

詛盟。鄭注。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不可使復之也。溺沈溺。宜云。爲之之。猶往。言一往不可復返。

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宣

云。歟。削。使大真日喪。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宣云。厭然閉藏。

也。與下近死句方貨。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宣云。陰鷙無復生意。

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宣云。慮多思。歎多悲。變多反

覆。怨多怖。晉執。

司馬云。不動貌。

注非。自縵者至莫使復陽也。皆寫心闕之狀。心之用爲情。即寫情

之狀也。故近死之心句。復點心字。照應上心字。作一小收束。情字。至下有情而無形句方出。荀子正名篇。性之喜怒哀樂謂之情。文字下德篇。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哀樂。合上文恐字。均心所發之情也。熱者心不動也。田子方篇。雖然似非人。言老聃不動心之貌也。此句之意。言若思慮慨歎。則情動於中。而變其不動之心矣。姚佚啓態。成云。姚則輕浮躁動。佚則著華縱放。啓則情欲開張。態則嬌淫妖冶。按姚同佚。動止交接。性情容貌。皆天所賦。以上言人。圖釋文。佚音逸。態。勅代反。姚。賈子新書容經篇。姚不悻。注。姚。寬遠之意。說文。史篇以爲姚。易也。春秋傳。楚師輕姚佚。說文。忽也。又同逸。安佚也。方言。佚。蕩緩也。啓。說文。教也。玉篇。開發也。態。廣韻。意態。史記老子傳。正義。恣態之容色。諸字之義大抵如此。成疏。於佚字加著華。啓加情欲。態加嬌淫妖冶。就字論。無此義。就文論。無此意。任意增加字義。以傳會其說。且將此句與上句各字平說。亦屬牽強。王按云。以上言人均非此句之義。言心關之情。輕浮蕩逸。則開發於外而爲態。即姚佚之情見於外而爲態也。上句情變於內。此句情啓於外也。樂出虛。無聲而有聲。宣云。本虛器。樂由此作。蒸成菌。無形而有形。皆衆所使。以上言物。注謂以上言物。郭於此注云。此蓋事變之異也。均非。蓋此二句。係插喻。言以上所舉心關各種之情態。如樂之出於虛而無形。故下言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也。如氣之蒸成菌而無根。故下言莫知其所萌也。上下文意。各相承注。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與夜代。於何萌生。上句又見德充符篇。言上所舉心關所發之各情。日夜相更代。莫知其所生。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既無可推求。不如其已乎。然俯仰且暮間。自悟真理。此者。生之根也。已乎之已。成云。止也。此注本之非也。應作自身解。即下文之我也。與上而使其自己也句相呼應。上句乃此句之喻也。此句意謂上所述之各情雖莫知其所萌。然我乎我乎。日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者。指上文所發之情也。蓋我之生必有情。特情之發。當理與不當理耳。注謂此者生之根。非也。非彼無我。宣云。彼即上之

此也。**翻**彼。即指情。謂非情則無我。此重明上句我乎我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之意。**非我無所取。**成云。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

取之乎。此句。與上咸共自取句相應。上句爲此句之喻。亦即此句之伏筆也。**是亦近矣。**成云。我即自然。自然即我。其理非遠。

成說非。言情之所發。既由我之自取。則情之於我。可謂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宣云。究竟使然者誰耶。按。與上怒者其誰耶相應。

情與我既近。則情之發。我應知其所爲使。而竟不知也。**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崔云。特。辭也。李云。朕。兆也。按。云若有真爲宰主者使然。而其朕迹不可得見。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可運動者已信能之。而不見運動我之形。

可行使我之心發動各情。已可徵信。而不見主宰者之形。句中行字。跟上使字來。**有情而無形。**與我有相維繫之情。而形不可見。

情。即上文自縵者至啓態各情。特於此處點出情字。以總括上文。注謂爲維繫之情。非也。且情字不惟總括上文。並啓下是非各節。劉勰新論去情篇云。情者是非之主。蓋有情則有好惡。有好惡則有是非。而是非之發則有言。言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故儒墨是非之辯起。而眞道隱矣。莊子則我喪物化。且无彼此。何有是非。既无是非。尙何物論之不齊哉。**百骸。**成云。百骨節。九

竅。眼耳口鼻七竅。與下二漏而九。**六臟。**李栢云。離經三十九難。五臟。心肝脾肺腎也。亦有六臟者。腎有兩臟也。左腎。右命門也。

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眩而存焉。**成云。眩。備。吾誰與爲親。成云。豈有親疏。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

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言皆說不可。有私不可。說如是矣。或皆有之。而賤爲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

相治也。其或遞代爲君臣乎。然有眞君在焉。即上眞宰也。此則點醒。**翻**眞君者。心之神也。如是者皆有斷句。與上句爲一氣。言其

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然身中之物賤而存也。勢不能獨有私。如有私。則皆有矣。又言身中之物皆爲臣妾乎。然彼此比肩。不足以相治也。其勢不能無君。故必有真君存焉。因上所言之真宰。不得其昧。不見其形。果有乎。無乎。此處反覆推勘。明其應有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刃逆。靡順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益。不得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以來。守之不死。坐待氣盡。徒與外物相埋。視歲月之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可悲乎。按。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又見田子方篇。亡作化。注非。情即上文有情而無形之情。心關所生之情也。真者。真君也。求者。非求真君所在。乃求遂其情也。言如求得遂其情。於真君無益。不得於真君無損。是以下瞿鵠言聖人不害求也。一受其成形。不自惜亡其真。以待天之盡。即下文所以窮年也之意。與養生主之盡年。及德充符篇所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之義亦同。靡。荀子性惡篇。靡使然也。楊注。靡切。與物相刃相靡。言其心與物相戕害相磨切也。此句。應上心關。及其殺若秋多句。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應上日消與不可使復句。下之終身役役。茶然疲役。即行盡而非待盡也。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所有皆幻妄。故無成功。疲於所役。而不知如何歸宿。盧文弨云。當作茶。司馬作齋。簡文云。疲。困貌。關終身役役。應上其溺之所爲句。茶然疲役。應上老洧句。茶。釋文。乃結反。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宣云。縱生何用。及形化。而心亦與之俱化。靈氣蕩然矣。關此應上莫使復陽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獨也。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成云。芒。闇昧也。關此應上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以下數句。言不知其誰。不知所使。不得其昧。是芒昧不明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心之所志。隨而成之。以心爲師。人人皆有。奚必知相代之理。而心能自得師者。

有之。即愚者莫不有焉。**圖**成心。言已發動而成爲情意之心也。即心已爲情所膠着也。師字。應作動詞解。與人間世猶師心者也。

之師同。釋文。與音豫。奚必知代而心自取句。承上日夜相代乎前非我無所取說。言何必知喜怒哀樂恐慮之情。日夜相代乎前。而我之心自取者有之。愚者雖情知少。亦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成擬一之心。妄起**

意見。以爲若者是道。若者非道。猶未行而自夸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今日適越而昔來。惠施與辯者之言也。此引爲喻。**注**非。未成乎心者。言一切情感尙未生於心也。朱晦庵云。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未成乎心。即心尙無所感也。言者心之聲。心無所感。則情不動。則無是非之言。如謂有是非。是如今日適越而昨日至。喻必無是理也。是非二字。爲篇中筋節。特於此點出。以爲後文伏脈。後文儒墨是非之辯。由成榮華之情於心所致。即各師其成心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

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無有爲有。雖神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自欺。吾未知之何矣。此段。反復喚醒世人。注**中自夸自欺以下。宜刪。夫言非吹也。應上吹。**圖**至此繳清吹字。吹。地賴人賴也。夫言非吹者。謂非如地發之聲由風吹。比竹之聲由人吹。而由言者自然而有言。故曰天籟也。本篇大知閑閑以上言地賴人賴。以下則言天籟。特於此處提清。自此至是之謂兩行。反覆申說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之義。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圖**此句。總冒以下各節。言

之未定。分兩層說。一言之有無未定。二言之是非未定。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人言非風吹比。人甫有言。未定足據也。果據以爲言耶。抑以爲無此言耶。抑以爲與初生鳥音。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尙不定。**圖**此謂言之有無未定。以下則謂言之是非未定。郭云。以爲有言耶。然未足以有所定。以爲無言耶。則據已已有言。釋文。鷇。苦豆反。李晉巖。爾雅釋鳥。生哺鷇。生囁雛。郭璞注。鷇。鳥子。須母食之。列子湯問篇。負其材力。視來片猶雛鷇也。張湛注。

有言。釋文。鷇。苦豆反。李晉巖。爾雅釋鳥。生哺鷇。生囁雛。郭璞注。鷇。鳥子。須母食之。列子湯問篇。負其材力。視來片猶雛鷇也。張湛注。

嚴者寇。生而須哺曰嚴。自食曰雛。武拔嚴者居於無言有言之間。以爲無言耶。則固有言也。以爲有言耶。則嚴不能言也。僅有晉而已。有晉無言。辯無自生矣。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隱蔽也。道何以蔽而至於有真有僞。言何以蔽而至於有是有非。闕此處點出道字。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宣云。觸處皆道。本不須言。一言一道。亦不須辯。釋文。惡晉鳥。成云。惡乎。謂於何也。注非此二句。較上二句進一層說。上言道隱蔽不明。卽下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段。所謂道之所以虧也。夫謂虧。則尙有未虧者存。故道雖隱於僞。尙有真者存。言雖隱於非。尙有是者存。此言往而不存。並真者亦不存矣。非僅虧也。存而不可。並是者亦不可矣。故曰。進一層說也。道隱於小成。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爲道。不知道之大也。宣云。偏見之人。乃至道隱。成引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闕下文云。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此謂道隱於愛之小成也。言隱於榮華。成云。榮華。浮辯之詞。華美之言也。只爲滯於華辯。所以蔽隱至言。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闕此二句。解答上之疑問也。列禦寇篇。顏闔言孔子云。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卽此榮華之謂。下文惠子以堅白之昧終。卽務榮華不實之辯。致言隱昧不明也。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鄭人名綏。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爲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綏弟名翟。綏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尙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綏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綏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辯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爲亂羣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按儒墨事。見列禦寇篇。闕其字。指對方說。是彼之所非。非彼之所是。猶儒家是墨家所非。如重喪之類。非墨家所是。如兼愛之類。推之墨家亦然。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郭嵩燾云。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非也。彼是之見存也。按莫若以明者。言莫若卽以本然之明照

之。**固**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是。由於爲小成與榮華之見所隱蔽。而不明彼此之情。是非之理也。莫若以天然之明照之。則隱者顯矣。下文照之以天。及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卽釋此義。**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有對立。皆有彼此。**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觀人則昧。返觀卽明。**固**既物无非彼。則此中亦有彼。卽自彼也。人每於自身之彼則不見也。如蝶。彼也。今我夢爲蝶。卽自彼也。覺則見已而不見蝶。故曰自彼則不見也。自知則知之者。如夢爲蝶時。不知人之知也。覺則不知蝶之知也。人每以覺時之知爲自知。而不知夢時之知。亦爲自身之彼之知。故下曰彼出於是。非有二也。然人恆於自彼之知則不知。而自知則知之。究之夢之與覺。孰爲真境。自知與自彼之知。孰爲真知。非大聖不能定也。下夢飲酒者段。與夢蝶段。卽證明此義者也。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有此。乃彼此初生之說也。**固**方字。注中訓初。成云。方。方將也。呂氏春秋安死篇。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高注。方比。按。均於文義未合。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着總頭形。儀帶鄉射禮。不方足。注。方猶併也。彼是方生。下文方生方死方生。卽併生併死併生也。就時間言。卽同時之意。如人死爲鬼。當人之死。同時卽爲鬼之生。此卽方死方生爲併死併生之說也。可與不可。因對待比較而成。有不可者存。然後方見其可。故當可之時。不可者已併存矣。此就一已言也。當我可之時。人之好尙各異。同時必有以爲不可者。此卽方可方不可爲併可併不可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然其說隨生隨滅。隨滅隨生。浮遊無定。郭以此言生死之變。非是。**固**此非言其說之隨生隨滅。乃承上物之彼是方生。而推論方死。以明彼是之生死無定也。下二句。由心之可不可。然後因之形於言之是非。物與言對舉分說。不可混視。郭說亦未盡非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言可。卽有以爲不可者。言不可。卽有以爲可者。可不可。卽是非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有因而有是者。卽有因而非者。有因而非者。卽有因而有是者。既有彼此。則是

非之生無窮。闢此承上二句說。可則因而是。不可則因而非之。不可不動於心。是或非則形於言。是以聖人不由。宣云。

不由是非之途。而照之於天。成云。天。自然也。按照明也。但明之於自然之天。無所用其是非。闢此句。爲後堯舜問答一節。

張本。亦因是也。是此也。因此是非無窮。故不由之。蘇軾一猶言職是故也。注非。言聖人不由是非之途。而照之於自然之

天。亦惟因之而已。卽下文是不是然不然也。與後朝三段亦因是也。對照養生篇云。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管子心術篇云。無爲之

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謂也。又云。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

所取也。故道貴因。二者。均足爲本處參證。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是此也。郭云。此亦爲彼所彼。彼亦自以爲此。闢承上物

无非彼二句說。既物无非彼。故是亦彼也。物无非是。故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成云。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

既非彼。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各有一非也。闢由上之說。是無彼此也。然就世情觀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互相對立。顯分

彼此。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分則有彼此。合則無彼此。闢以道言之。無彼此。以世情言之。有彼此。果

有乎。無乎。特未可定也。夫有彼此。然後有言語。既彼此之有無未可定。則言之有無亦未可定。更無論是非矣。較上其所言者。特未

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更進一層說。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成云。偶對。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

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得會其玄樞。得道樞要。闢淮南子原道訓。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注云。樞。本也。武按。上言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則彼亦可謂之是。是亦可謂之彼。彼是兩渾。則彼是并不對立而爲偶。不對立爲偶。則無是非之辯。此卽道之樞要也。亦

可謂之道之本也。又按。上文。南郭子綦。答然似喪其耦。卽彼是莫得其偶也。偶與耦同。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郭嵩燾

云。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握道樞以游乎環中。中空也。是非反復。相尋無窮。若循環然。游乎空中。不爲是非所役。而後可以

應無窮。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曰環中。按。則陽篇亦云。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正淮南子原道訓云。得道之柄。立於中央。又云。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可與此互相發明。樞猶之柄也。譬之規然。以一端居。中。即樞也。他端旋之。則成圓。如是。可以圓轉無窮。以喻大道無我。尙何有彼。既無彼我。更何有是非。執無彼我之道。猶之執樞然。置之環之中心。可以圓轉無窮矣。無窮。指世情之是非之無窮也。此處重在執樞圓轉。以應無窮。即盜跖篇所謂若是若非。執而圓轉。非重環之中空也。郭說失之。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闕世情之是非。兩相倚伏。而循環相生。有是之者。則必有非之者。有今日以爲是。而他日以爲非者。今日以爲非。而他日以爲是者。故是之無窮。非之亦無窮也。此申釋上句無窮二字之義。故曰。莫若以明。惟本明之照。可以應無窮。此言有彼此而是非生。非以明不能見道。正以道言之。是無定是。非無定非。照之以自然之明。而不執我見。則是非之辯息矣。此句繳應上節。莫若以明句。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遠取諸物。則馬是。今日曰指非指馬非馬。人必不信。以指與馬喻之。不能明也。以非指非馬者喻之。則指之非指。馬之非馬。可以悟矣。故天地雖大。特一指耳。萬物雖紛。特一馬耳。正此設喻證明物无非彼二句。及是亦彼也。至果且无彼是乎哉。數句之義。蓋物本無彼此。彼此由人分。猶之物本無名。名由人立。可立之以此名。亦可立之以彼名。卽下文所謂物謂之而然也。如馬名未立之時。以名牛者名馬。則馬爲牛矣。今馬牛之名已立。竇者人共知其爲馬。而牛則人共知其爲非馬也。若復以此馬證彼馬之非馬。必爲人所嗤。且亦無以伸其說。因其同爲是。言久成是。而不能有非存於其間也。如以非馬證彼馬之非馬。名既非真。是非今復對立。不能遽執是非之誰屬也。故言以馬喻。不若以非馬

喻。天地雖大。萬物雖衆。皆可作如是觀也已。可乎。不可乎。不可。郭云。可乎已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天地萬物之名。皆可乎。不可乎。不可。非其真也。如蠶者可名爲馬。以人之可之也。非真蠶者必名馬而後可也。不可名之爲牛。以人之不可之也。非真牛之不可也。又淮南泰族訓云。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而不可乎。不可。而可乎。亦可參證。道行之而成。宣云。道。路也。按。行之而成。孟子所云用之而成路也。爲下句取譬。與理道無涉。行道二字。與天地篇行於萬物者道也之義同。篇中道字。多與心。物。言。諸字並舉。猶之知與言。是與非。心與情。亦往往并舉也。此道字。與物字并舉。承上啓下。按語謂與理道無涉。未能將全文會通觀之也。物謂之而然。凡物稱之而名立。非先固有此名也。故指馬。可曰非指馬。非指馬者。亦可曰指馬。此句重要。以下然不然之說。均根於此。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何以謂之然。有然者。即從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然。有不然者。即從而皆不然之。隨人爲是非也。物何以然。其然也。由於人謂之然。非物之真然也。何以不然。其不然也。亦由人謂之不然。非物之真不然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論物之初。固有然有可。如指爲指。馬爲馬是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多矣。若變易名稱。無不然。無不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聽人謂之。惡乎然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并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於不然下。似應更有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文字自然篇云。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於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正寓言篇惡乎可四句。居惡乎然四句之下。而與之爲對偶。此莊文齊整處。此篇則刪去惡乎可惡乎不可二句。而將可乎可。不可

乎不可。置於本段之首。以承說萬物一馬也之理。並遙接上文方可方不可句。與寓言篇用意不同。故於惡乎然四句之下不重出。避複也。此莊文之奇變處。由此可以窺見莊叟執筆時。亦煞費經營也。王氏謂今本奪之。豈其然乎。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憺憺怪。道通爲一。釋文。爲。于僞反。成云。爲是故略舉數事。俞云。說文。莛。莖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司馬云。楹。屋柱也。厲。病癰。莛。楹。以大小言。厲西施。以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憺。奇變之稱。憺。矯詐之名。怪。妖異之稱。按。自知道者觀之。皆可通而爲一。不必異視。繡釋文。莛。徐音庭。厲如字。惡也。李音頓。西施。越王句踐所獻吳王美女也。恢。徐苦回反。繡文本作弔。(音的)惋。九委反。李云。戾也。憺音決。乖也。武按。德充符篇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若莛與楹。大小雖異。然同爲物。厲與西施。美惡雖異。然同爲人。恢憺憺怪。其情雖異。然同於性。自其同者視之。皆一也。故曰。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分一物以成數物。其成也毀也。成云。於此爲成。於彼爲毀。如散毛成氈。伐木爲舍等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如此成即毀。毀即成。故無論成毀。復可通而爲一。不必異視。繡庚桑楚篇。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可作此處參證。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爲是不用已見。而寓諸尋常之理。繡成云。寓。寄也。庸。爾雅釋詁。常也。晉語。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注。國功曰功。民功曰庸。史記周勃傳。才能不過凡庸。玉篇。凡。非一也。廣韻。常也。皆是常也。民功也。凡也。皆也。均庸字之義。蓋用之義狹。庸之義廣。爲是不用而寓諸庸者。謂不自用而寄諸人人之皆用也。庸也者用也。宣云。無用之用。寄諸人人之皆用。亦即我之用也。用也者通也。無用而有用者。以能觀其通。如斯之用。則人人之用。同而不一。是通爲一也。此句通字。承上知通爲一來。通也者得也。觀其通。則自得。正知北遊篇。聖人故貴一。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云云。老莊之道貴一。故厲言守一抱一。

皆得一之旨也。此句謂通爲一也者。得一也。適得而幾已。適然自得。則幾於道矣。爾雅釋詁。近也。正淮南原道訓。

道者一立而萬物生。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管子心術篇。天之道。虛其無形。據此。則一者。所以表道也。此句謂適得一而近於道已。

因是已。因。任也。任天之謂也。因任於廣而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宣云。已者。既通爲一。不知其然。未嘗有心也。

謂之道。所謂適得而幾也。按。此言非齊是非不能得道。以下又反言以明。已而不知其然。言已如此。而不知其如此也。勞神

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是固於目前之一隅。與朝三之說何異乎。此節從反面證明上文。上文謂道通爲一。非勞神明爲一也。勞神明爲一。則非因矣。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

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愛

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賈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

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以

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張湛注。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芋。音序。栗也。按。漆園引之。言名實兩無虧損。而喜怒爲其所

用。順其天性而已。亦因任之義也。釋文。狙。七徐反。朝三暮四。司馬云。朝三升。暮四升。成云。賦。付與也。芋。橡子也。似栗而小也。武

按。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三句。乃就狙公言之也。謂狙公之名實未虧。而順狙之喜怒以爲用。而不自用。亦因任狙之天

性也。即以狙之用爲用也。引此事。以證上文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之義。非泛設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是之謂兩行。釋文。鈞。本又作均。成云。均平之理。按。言聖人和通是非。共休息於自然均平之地。物與我各得其所。是兩行也。按。

寓言篇亦云。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鈞。天均者。天倪也。此作鈞。用通借字。正和之以是非。即上文道通爲一。又即下文是不

莊子集解內篇補正 齊物論第二

是然不然也。漢書鄒陽傳。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故寓言篇云。始卒若環。凡陶鈞有樞。上文道樞。天鈞之樞也。休乎天鈞。卽承上文樞始得其環中句。此之謂兩行。承上文以應無窮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三句。聖人和道是非。視之如一。然於世情之是非。則任其兩行。无窮惟執道樞以應之而已。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云。至。造極之名。圖自此至此之謂以明。中說大知閑閑小知閒閑之義。未始有數句。說大知。昭文三子之知。小知也。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爲有物矣。以上又見庚桑楚篇。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其次見爲有物。尙無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見有彼此。尙無是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見是非。則道之渾然者傷矣。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私愛以是非而成。圖虧道成愛。故愛成爲小成。申釋上道隱於小成句。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道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圖鼓琴。昭氏所愛也。下稱其知之盛。則其愛可謂小成矣。舉此以證上道隱於小成句。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昭。名文。古善琴者。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真者也。圖成云。姓昭。名文。不詳所出。考列子湯問篇。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呂氏春秋君守篇。鄭太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名同矣。而不知是否姓昭。惟文子自然篇云。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繼之云。至于神和游于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于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此不傳之道也。與此處其子又以文之輪終。終身無成之意同。據此以推。昭文蓋卽鄭之太師文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成云。枝。梓也。策。打鼓枝。亦言

擊節枝。曠妙解音律。晉平公樂師。按枝策者。挂其策而不擊。**關**晉語。平公說新聲句。解云。師曠。晉主樂太師子野。淮南原道訓。師

曠之聰。合八風之調。**正**昭文善鼓。師曠善聽。惠子善談。文係分說。然以昭文惠子爲主。而師曠乃昭文之陪襯也。故下文擊白句。

繳清惠子。以文之綸句。繳清昭文。師曠則不及。非疏也。人有賓主。故文有詳略也。注謂挂其策而不擊。非也。乃師曠挂其策以聽

音也。曠蓋聰耳而妙知音者。**惠子之據梧也。**司馬云。梧。琴也。成云。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梧几而據之談

說。德充符篇。莊子謂惠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正**據德充符篇所言。梧義自見。蓋梧亦樹也。

吟既倚樹。瞑自可據梧。惟吟則徙倚不定。故概言曰樹。瞑則據而不移。故梧可指名。其必以梧者。以其槁也。槁則風難動搖。據之方

可以瞑。如此解。非不可通。正不必憑空添琴几字附會之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崔云。書之於

今也。按。言昭善鼓琴。曠知音律。惠談名理。三子之智。其庶幾乎皆其最盛美者。故記載之。傳於後世。**正**三子之知。幾乎盛句。對照

上文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知幾乎盛。不及知之盛。知之盛。不及知之至。此大知小知之分也。末年者。三子之晚年也。注謂爲後世。

非也。又謂載爲記載。亦與文義不合。荀子榮辱篇。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注。載。行也。復見書皋陶謨載采采注。又事也。見書舜

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注。載之末年者。言三子於其所知。行之於晚年。猶言從事至於終身也。與下文其子又以文之綸終。其意相

同。所以如此者。由其好之也。如此解。上下句意方貫。**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宣云。惟自以爲異

於人。且欲曉人。成云。彼。衆人也。按。唯其好之四語。事承善辯者說。**正**此處。重在好字。好卽愛也。上證愛之所以成句。下啓成字。注

拋荒好字。失其旨矣。好之異於彼。乃偏私之好。非衆所共好也。卽自用其好。而不寓諸庸衆之好也。欲以明之彼。及下非所明而明

之。卽自用其明。而不寓諸庸衆之明也。此從反面。證明下文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是之謂以明數語之義。至此處彼字。統指上三子。

此四語。並下非所明而明之共五語。總冒下故以堅白之昧終至終身無成三語。就惠子論。彼字指衆人。謂惠子之好之也。欲以明之衆人。非衆人所明而強欲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就昭文論。彼字指其子。謂昭文之好之也。欲以明之其子。非其子所明而強欲明之。故終身無成。蓋鼓琴者。須明琴理之妙。而後能善也。惟師曠係善聽音者。聽由天授。固不能明之於人。且其所聽者。與昭文爲一類。故文不復敍及之也。注乃謂四語專承善辯者。則下而其子二語。全無承接。不太突兀乎。於理於法。胥失之矣。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非人所必明。而強欲共明之。如堅白石馬之辯。欲衆共明。而終於昧。故曰以堅白之昧終。堅白。又見德充符。天下天地秋水四篇。成云。公孫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關子修身篇注云。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爲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龍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正列子仲尼篇。子輿曰。吾笑龍之詭孔穿。注。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爲龍弟子。成疏。當本此。然孔叢子。載公孫龍與孔穿辯論臧三耳於平原君所。明日。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其人（指穿）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誚。據此。則穿何至爲龍弟子。世記所云。似不足徵。且本文言惠子。并未涉及公孫龍。而德充符篇。子以堅白鳴。句。明爲莊子謂惠子之語。似不必徵引公孫龍與孔穿。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郭云。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成云。昭文之子。倚其父業。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按。終文之緒。猶禮中庸云。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所謂無成者。不過成其一技。而去道遠。仍是無成。正注非。釋文。綸音倫。崔云。琴瑟絃也。武按。崔說是也。此承昭文鼓琴來。故言綸。猶之言絲竹絃索也。以文之綸終。言以文之琴絃終其身。與上載之末年之意同。終身無成。謂其技不及其父之有成也。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成云。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爲成。而衆人異於

三子。亦可謂之成也。

正注非。惠子欲明堅白之說於人。而人終昧。是惠子之所好者無成也。昭文欲子之成其技。而其子終身無

成。是昭文之所好者無成也。若是之無成而可謂之成。則我之毫不不能辯者。亦何不可謂之爲成乎。若是而不可謂

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則天下之無成者多矣。當知以我逐物。皆是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

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司馬云。滑疑。亂也。按。雖亂道。而足以眩耀世人。故曰滑疑之耀。聖人必

謀去之。爲其有害大道也。爲是不用己智。而寓諸尋常之理。此之謂以本然之明照之。以上言求道則不容有物。得物之一端以爲道。不可謂成。

正注非。滑。說文。利也。周禮。天官食醫。調以滑甘。疏。滑者。通利往來。所以調和五味。疑。廣韻。不定也。禮坊記。夫禮者。所

以章疑別微。疏。疑謂是非不決。是則滑字有通利調和之義。與篇中和之以是非道通爲一之意合。疑字有不定不決之義。即篇中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之意。亦即因是而不自是也。耀。說文。照也。晉語。光明之耀。是耀爲光之照耀者。老子。光矣而不

耀。謂有光而韜蔽之。不照耀也。與此滑疑之耀同義。所謂滑疑之耀者。似耀非耀。疑而不定之光。因滑以和之也。故爰有老子和其

光同其塵之意。下文搖光。亦此類也。本書中有天光。有人光。庚桑楚篇。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不眩耀之光也。莊子之所取也。列禦

寇之形謀成光。此眩耀之人光也。莊子之所去也。滑疑之耀。因爲莊子所取。故曰聖人之所圖也。王氏乃謂聖人必謀去之。夫豈莊

子之旨哉。此處用庸二字。皆由以明之以字生出。且即詮釋以字者也。蓋以者用也。以明。用明也。第用有獨用共用之分。前已釋用

之義狹。庸之義廣。即用爲獨用。而庸爲共用也。如惠施輩獨用己明。而不用衆人之明。且欲衆人明己之所明。故道隱而人終昧也。

必也不用己明。而寄之於衆人之明。所謂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是之謂以明者乃如此。非惠施輩之以明也。又寓諸衆人之明。即因

衆人之明以爲明。上文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又庚桑楚篇。惟庸有光。義皆相通。今且有言於此。其與是類乎。

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如人皆執彼此之見。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我類乎。與我不類乎。若務求勝彼。而引不類者爲類。則與彼之不類有異乎。宣云。是我也。

正是此也。與此類者。非卽此也。類與不類。同爲非

此。故曰。相與爲類。既非此。則爲彼矣。故曰。與彼无以異。譬之儒家以己所言爲合道。墨所言爲非道。不知大道不稱。又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无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據此。則儒家以言言道。非道也。與墨之非道同。卽與墨無異矣。無異。尙何是非之辯乎。自此

至葆光。復承大言小言說。前半發揮上文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數句之義。末則帶說知字。雖

然。請嘗言之。成云。嘗試也。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成云。未始。猶未曾也。按。事端未露。有未始夫未始有

始也者。并無事端。僅具事理。有有也者。有无也者。言之有無。有未始有无也者。言未曾出。有未始夫未始

有无也者。並出言之心。亦未曾萌。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无之果孰有孰無也。忽而有有言者。有無言者。然有者

或情已竭。無者或意未盡。是有者爲無。無者爲有。故曰。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無也。圖此二句。主文也。虛籠下文。下以謂之有無

證明之。今我則已有謂矣。既顯有言矣。圖呂氏春秋精論篇。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列子說符篇。孔子曰。何爲

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注。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此處承上俄而有无矣句來。上本策有无言。下但就

有之義加以證明。有義明。而无義亦明矣。其所謂者。卽下天下莫大於秋毫六句。而未知吾所謂之果有謂乎。其果無

謂乎。未知吾所言之果爲有言乎。其果爲無言乎。合於道爲言。不合。則有言與無言等。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

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釋文。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爲

殤。司馬云。兔毫在秋而成。成云。秋時。獸生毫毛。其末至微。故謂秋毫之末也。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子。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

小有大。有夭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故以性足爲大。天下莫大於毫末。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毫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小小大既爾。天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義唯一。按此漆園所謂齊彭殤也。但如前人所說。則誠虛誕妄作矣。其意蓋謂太山毫末。皆區中之一物。既有相千萬於太山之大者。則太山不過與毫末等。故曰莫大於毫末。而太山爲小。彭祖殤子。皆區中之一人。彭祖七八百年而亡。則彭祖不過與殤子等。故曰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我能與天地無極。則天地與我並生。我不必與萬物相競。則萬物與我爲一也。漆園道術精妙。喚醒世迷。欲其直指最初。各葆真性。俗子徒就文章求之。止益其妄耳。田成云。故以性足爲大。天下莫大於毫末。莫小於太山。其意以毫末之性足。故大。太山之性不足。故小也。若問其何所據。而便指毫末之性足。太山之性不足。恐成氏必無理由置答也。王氏按語。迄祇說得一齊字。無如此數句中。並無齊字之義。即就文字淺詰之。固明言毫末大。太山小。殤子壽。彭祖夭。亦未嘗言齊也。蓋毫太山小。殤壽彭夭之說。猶之天下篇。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此惠施弱德逐物。外神勞精之談。莊子一護之曰。其道舛駁。再護之曰。其言不中。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與今且適越而晉至之言。同一不合事理。可證此數句。並非莊子自明其道。特借此不合事理之言。以明如斯之謂。與無謂等。即證上文果有謂乎果無謂乎二句也。亦即證果孰有孰無之句也。又即證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數句也。蓋言者有言數句。虛提冒下。至此。乃實證而暢發之也。並回映儒墨是非之辯。其爲不合事理之言。與此略同。莊子之文。真有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之妙。郭注成疏。與王氏按語。均未見及於此。徒就齊大小彭殤。騁厥玄言。無當文義。蓋由誤解篇題之齊字。遂在處以齊義附會之。不知篇題所謂齊者。乃齊物論之是非也。至於大小。何嘗齊之。固明言小知不及大知矣。壽夭亦何嘗齊之。固明言小年不及大年矣。此皆不就文章求之之過也。莊子之意。於其文章發之。欲明莊子之意。自當於其文章求之。文章明。意義斯明矣。王氏乃謂徒求文章。

止益其妄。然則何事而爲之集解乎。亦矛盾之論也已。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何所容其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謂之一。卽是言。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成云。夫以言言一。而非一言也。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復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雖有善巧算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言者因有所對而後發。所以通彼此之情也。既已爲一。則是無偶以爲對。卽上文所謂彼是莫得其偶也。尙何容有言。既已有謂一之言。卽是對一而言。一卽言者之偶也。偶則二也。尙何得爲一。不得爲一。而謂之爲一。與毫大彭夭。同爲不合事理之言。有謂與無謂等也。故自无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成云。自從也。適往也。至理無言。言則名起。從無言以之有言。纔言則至於三。況從有言適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物而曰萬。非一也。我與物對。亦非一也。宇內明明有我有物。以我比類於物。是以有適有也。自无適有以至於三。況自有適有。而可強之爲一乎。无適焉。因是已。若其無適。惟有因任而已。此舉物之大小。人之壽夭並齊之。得因任之妙。因者。因其大而大之。因其小而小之。所謂因物付物。無容心於其間也。若於毫末太山之本不齊者而欲齊之。我與萬物本不一者而欲一之。是勞神明爲一。是適人之適與適物之適也。惟不適人與物之適。而惟自適其適。如養生主篇所謂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已。如是。尙何有矯詖之謂。致物論之不齊哉。夫道未始有封。成云。道無不在。有何封域。言未始有常。郭云。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遙應上文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句。爲是而有畛也。爲言無常。而後有畛域。釋文。畛。徐之忍反。郭李晉真。謂封域畛陌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或祖左。或祖右。有倫有義。郭云。物物有理。事事有宜。釋文。崔本作有論有義。俞云。崔本是。下文云。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卽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卽此有

論有議矣。按。上言有吟。倫義非吟也。當從俞說。有分有辯。分者異視。辯者剖別。有競有爭。競者對競。爭者羣爭。此之謂八德。德之言得也。各據所得。而後有言。此八類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成云。六合。天地四方。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所以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成云。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聖人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憑虛。亦無可詳議。圖論字見前。議。唐韻。宜寄切。晉義。廣雅。謀也。廣韻。評也。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論而不辯。成云。春秋者。時代。先王。三皇五帝。志。記也。祖述軒頊。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爲典謨。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取是辯非。滯於陳迹。按。春秋經世。謂有年時。以經緯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成訓春秋爲時代。王氏從之。謂有年時。以經緯世事。然則何謂聖人議而不辯乎。武意。春秋。即春秋經也。言春秋爲經世之書。先王之志所寄。故後之聖人。僅評議之而已。無所辯難。語意較爲明順。且左傳昭三十二年。稱春秋爲善志。杜註。記事之善者也。則先王之志。亦可訓爲先王之所記也。莊子屢舉孔子之語。豈於其所作之經。而不一及之乎。即謂春秋經在莊子時。或未大行於世。非莊子所及見。然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韋解。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又左傳魯昭公二年。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其時。孔子年方十有一歲。是在孔子之前。魯固已有春秋矣。觀宣子周所以王之語。與莊子所言先王之志。合然則訓春秋爲時代。其不當明矣。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以不分爲分。不辯爲辯。分於此而不能賅於彼。仍有不得分者在。故曰。有不分也。辯於此而不能見於彼。仍有不及辯者在。故曰。有不辯也。庚桑楚篇云。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可以相證。若聖人則不爾。懷之而已矣。曰。何也。聖人懷之。存之於心。圖懷爲尙書懷山襄陵之懷。注。懷。包也。言聖人包涵之。即下大辯不言也。衆人辯之。以相示也。相夸示。圖上文言隱於榮華。蓋夸示以爲榮華也。故曰。辯也者。有

不見也。不見道之大。而後辯起。固不見己之非。不見人之是。夫大道不稱。宣云。無可名。固即下不道之道。不下道字。

言也。稱。謂也。又言也。故不稱。即不道。大辯不言。使其自悟。不以言屈。固知北遊篇。論則不至。辯不若默。大仁不仁。成云。

亭毒羣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爲仁也。固大仁莫如天地。然老子曰。天地不仁。以其生養萬物。任運自然。非有意爲仁也。大宗

師篇云。利澤施於萬物。不爲愛人。意均相同。大廉不嗾。釋文。徐晉謙。成云。知萬境虛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固漢

書。升翁歸傳。溫良謙退。師古注。嗾。古以爲謙字。韓詩外傳。嗾于其廉。蓋廉者。每多謙退。而嗾乎則廢。形容詞也。盜路篇。棄天下而

不自以爲廉。棄天下。大廉也。不自以爲廉。即不嗾也。大勇不怯。宣云。無客氣害人之心。固小勇亦未必有害人之心。以此釋

怯。義尙未適。成云。怯。逆也。虛已逗機。終無逆道。蓋勇則好鬪。即與人道。大勇不鬪也。道昭而不道。以道炫物。必非真道。固

大道不稱。故不昭。昭則非道。言辯而不及。宣云。不勝辯。固即上辯者有不辯也。又即論則不至。仁常而不成。固云。有

常愛。必不周。固笑侗云。成。江南古藏本作周。郭注常愛。必不周。是郭本亦作周。廉清而不信。宣云。外示噉然。則中不可知。

勇伎而不成。成云。含慈而勇。伎逆物情。衆共疾之。必無成遂。五者。固而幾。向方矣。釋文。崔晉圖。司馬云。固也。成云。

幾。近也。宣云。五者。本渾然圓通。今滯於迹。而近向方。不可行也。固易繫辭。蓍之法。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不稱。不言。不仁。不嗾。

不怯。渾融無迹。可通爲一。固也。固即環也。游於環中。則道樞也。昭也。辯也。清也。怯也。滯於有迹。斯向方矣。據易之義。由圓向方。

即由道向智也。故下即帶說知。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成云。智不逮。不強知。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固承上方字來。並

證明上文大知閑閑之義。及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一段。復總攝以下不知各義。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不道。即上不

稱。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宣云。渾然之中。無所不藏。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郭云。至

理之來。自然無迹。此之謂葆光。成云。葆。蔽也。韜蔽。而其光彌朗。言藉言以顯者非道。反復以明之。
有若無。謂之葆光。淮南本經訓。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瑤光。高注。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文子下德篇同。惟瑤光作搖光。武按。葆光二字。與上文注酌之義不屬。以從淮南文子作搖光爲是。搖光。屬北斗。詩大雅。酌以大斗。斗蓋挹酒之勺也。居北斗七星象之。故以爲名。詩小雅。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本文注焉。不滿酌焉。不竭之所本也。惟字宜從搖。禮記曲禮。招搖在上。鄭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釋文。北斗第七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七搖光。孔疏。此搖光。即招搖也。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索隱云。第七搖光。前漢司馬相如大人賦。部署衆人於搖光。是各書均作搖。不作瑤也。且搖光者。搖動不定之光也。與上文滑稽之耀相印合。此亦可見前後脈絡之聯貫也。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脴胥敖。崔云。宗一。脴二。胥敖三國。按。人間世篇。堯攻叢枝胥敖。國爲虛厲。是未從舜言矣。
四釋文。脴。徐古外反。胥。息徐反。華胥國。敖。徐五高反。武按。宗。脴。人間世作叢枝。奚侗云。叢宗音近。枝疑快字之誤。快脴音近。奚說是也。必宗脴二字。連爲一國名。故誤則均誤。釋文於胥下注華胥國。是以敖爲一國名。其餘二國。則爲宗脴與胥。崔說非也。此節

證上文照之以天句之義。南面而不釋然。成云。釋然。怡悅貌也。按。釋同憚。語又見庚桑楚篇。
五釋文。解也。廣韻。捨也。言

常置伐三國之事於心。而不能捨釋也。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成云。三國君。猶存乎蓬艾之間。存。猶在也。成云。

蓬艾。賤草。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落其九。故援以爲喻。
六釋文。堯時。十日並出。見淮

南子本經訓。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成云。進。過也。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之從我。於至道豈宏哉。堯舜一證。

齧缺問乎王倪曰。釋文。倪。徐五稽反。李晉義。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篇云。齧缺之師。
七釋文。齧。五結反。按。此節

引王倪之言。證明大知閑閑。並申說上文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一段。及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之義。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

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成云。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

知邪。汝既无知。然則物皆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成云。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物我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闕齋處

濕。猿猴處木。麋鹿食薦。蚶且則甘帶。鳴鴉則耆鼠。以此知物之不同是也。獼狙之與猿。鱣之與魚。異類也。麋之與鹿。類而非類也。然

以爲雌。與之交。與之游。以此知物之又非不同是也。謂物無知耶。獨知以爲爲雌。麋知與鹿交。鱣知與魚游。謂物有知耶。則不知毛

嬭麗姬之美也。然則是之同否。知之有無。特未定也。故曰。吾惡乎知之。此即知止其所不知也。後嘗試言之以下。即闡明四惡

乎知之意。原有郭注。以其空泛。特刪。應帝王篇。舊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即此三問。合下子不知利害二語。是四問也。雖然。

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李云。庸用也。詎。何也。按。小知仍

未爲知。則不知未必非。詎。詎。說文。猶豈也。武按。注中按語。非是。蓋知有時間性。此時以爲是者。他時或以爲非。有地域性。此地以

爲是者。他地或以爲非。故大宗師篇云。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有待者。特未定也。又曰。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

乎。足證此義。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澤寢。則腰疾偏死。司馬云。偏枯。闕女音汝。然乎哉。按。言物則不然。成云。

泥鯨。闕釋文。鯨。徐音秋。木處。則惴慄恟懼。釋文。惴。徐音峻。恐貌。班固作胸。闕釋文。惴。之瑞反。慄。音栗。恟。郭音旬。猿猴

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鯨。猿。孰知所處爲正。民食芻象。芻。野蔬。象。家畜。孟子。芻豢之悅我口。闕釋文。芻。初俱反。小

爾雅云。稊謂之芻。稊。古但反。象。徐音患。今小爾雅廣物八云。稊謂之芻。生曰生芻。說文。稊。禾莖也。廣雅。稊稊謂之稊。麋

鹿食薦。說文。薦。獸之所食。闕釋文。薦。音肩。薦。牋練反。司馬云。美草也。後漢書馬融傳。其土毛。則擢毛薦草。李賢注。一曰。草。曰

生無變於己者。超然乎日月之上而不爲所拘。故曰。騎日月也。死生無變於己。郭云。與變爲體。故死生若一。而遊四海之外。與死生無變。證未始有封。而況利害之端乎。齧缺王倪二證。

瞿鵠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爲名。崔云。名丘。俞云。瞿鵠。必七十子之後人。夫子謂

孔子。下文丘也何足以知之。卽孔子名。因瞿鵠述孔子之言而折之。崔說非也。下文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予者長梧子自謂。卽云丘與汝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卽以丘爲長梧子之名乎。補則陽篇有長梧封人。釋文云。長梧地名。長梧子。猶之

南郭子綦以所居爲號也。李說恐係望文生義。長梧開口便云丘何足以知之。以下。其自稱則曰予。足知以丘稱孔子。俞說是也。自此至而以是相蘊爲一節。引瞿鵠長梧問答之言。證明大言炎炎之義。並從反面申證古之至人其知有所至矣一段。聖人不

從事於務。郭云。務自來而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也。補說文。務。趣也。徐曰。言趣赴此事也。釋詁。務。彊也。注。事務以力勉彊。此言

聖人於事。不勉強趣赴也。下四不字句。卽申說此義。不就利。不違害。成云。違。避也。不喜求。不緣道。郭云。獨至。補求得

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故不喜求也。無適焉。因是已。故不緣道也。无謂有謂。謂言也。或問而不答。卽是答也。補知北遊

篇。聖人行不言之教。又田子方篇。目擊而道存。均无謂有謂也。有謂无謂。有言而欲無言。補上文大辯不言。又知北遊篇。狂

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欲言。均有謂無謂也。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何云。孟浪。音漫。無所擬舍之謂。宣云。無畔岸貌。李云。猶較略也。成云。猶率略也。按。率略卽較略。謂言其大略。孟浪。崔云。不精要之貌。武按。不

精要與妙道。反正相對。長梧子以此言爲最精要。故曰。黃帝之所聽熒也。其於孔子以爲不精要。則曰。丘也何足以知之。注中各解

與上下句意不切。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黃元作皇。釋文。

本文作黃。盧文弨云。黃皇通用。今本作黃。成云。聽榮。疑惑不明之貌。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釋文。大晉泰。成云。方聞此言。便謂妙道。無異下云也。方聞其言。即以爲行。且以爲妙道之行。是太早計也。見卯而求時夜。崔云。時

夜。司夜。謂雞。

朱桂耀云。淮南說山訓。見彈而求鶚炙。見卯而求辰夜。高注。雞知夜半。見其卯。因望其夜鳴。故曰求辰

夜也。辰夜與時夜同。詩。東方未明。不能辰夜。傳。辰時也。武按。朱說是也。時夜作司夜非。見彈而求鶚炙。司馬云。鶚。小鳩。可炙。

毛詩草木疏云。大如班鳩。綠色。其白甚美。成云。即鶚。賈誼所賦。得二句。又見人間世篇。予嘗爲女妄言之。闕有謂无謂

也。女亦以妄聽之。奚。成云何如。

奚。疑問詞。何也。十舍如字義。如歸上句。奚下應加如字。或若字。上文吾子以爲奚若句

可證也。單奚字不成語。且上句亦無事。附此疑詞。成說非也。應屬下句。直貫至以嫌相尊。其意言奚爲旁日月。挾宇宙。爲合置。以

嫌相尊。此皆衆人役役之所爲。聖人則不如此。惟愚而己。各注家於旁日月至相尊各句。不知文係指數衆人役役之心理與行

爲。誤以爲列舉聖人之美德。故不能冠之以奚。奚字無可着落。只得勉附上句。遂致奚字以下文義。扞格不通矣。旁日月。釋文。

薄葬反。司馬云。依也。郭云。以死生爲晝夜之喻。

注非。上文。至人騎日月。是超乎日月之上。而非旁也。在宥篇言大人云。以遊

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彼大人。即此篇之聖人也。則聖人之不旁日月明矣。故上冠之以奚也。旁日月。則繫情生死。依戀歲月。此

衆人之役役也。此證有始。

挾宇宙。

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占往今來曰宙。說文。舟與所極覆曰宙。成云。挾。懷藏也。郭云。以萬物

爲一體之譬。

注非。列禦寇篇。言小夫之知云。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懷

挾宇宙。則不能無迷惑矣。宙。古今也。則非無始矣。又大宗師篇云。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生不死。無則不挾也。宇。四方。則非無何有

之鄉。冥亦不挾也。且宇。空間也。宙。時間也。挾。則不能時空變遺。彼之至人。此之聖人也。彼之小夫。此之衆人也。故挾宇宙。亦衆人之

役役也。此證有封。爲其脗合。脗。司馬云。合也。向音脣。云若兩脣之相合也。成云。無分別貌。圖此證有是。言有心以爲脗合於

己者。即上文所謂勞神明爲一也。又卽爲是。而非因是也。置其滑滑。成云。置。任也。滑。亂也。向本作汩。汩。闇也。此證有非。置

徐鎔曰。與罷同意。置之。則去之也。滑。即上文滑疑之。滑。滑。滑。向云。未定之貌。武按。此句。言去其未定而不合於己者。夫道無爲

也。通於一也。聖人因是也。故不爲其脗合。亦不置其滑滑。一爲一置。是有是非。不能任其兩行也。勞神明爲一也。此亦衆人之役役

也。以隸相尊。成云。隸。賤稱。阜僕之類。按。此貴賤一視。圖按語非。此謂衆人以隸之賤相與自尊也。蓋尊以賤而方顯。隸何以

賤。衆人賤之也。衆人何以賤隸。欲形己之尊也。此亦有封也。若聖人則不爾。秋水篇言大人云。不賤門隸。又云。以道觀之。何貴何賤。

即此聖人之愚也。以上五者。皆衆人之役役也。衆人役役。圖上文云。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結之云。終

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此言旁挾爲置與相尊。卽與物刃靡而行盡如馳也。上文渾言役役之由。此則分述役役之事。前後相應。莊

文結構。往往如此。聖人愚也。范。徐徒奔反。司馬云。渾沌不分察也。成云。忘知廢照。忘然若愚。圖天地篇。若愚若昏。是謂玄德。

此愚范之說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參。糴萬歲。千殊萬異。渾然汩然。不以介懷。抱一而成。精純也。圖刻意篇云。純粹而不雜。

靜一而不變。卽此一與純之義也。不雜不變。故能騎日月。死生無變於己。卽參萬歲之義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釋文

蘊。積也。按。言於萬物無所不然。但以一是相蘊積。圖萬物盡然。卽上文无物不然也。莊與樛。屬與西施。悵怳悵悵。道通爲一。自無

脂滑隸我之分。故曰。萬物盡然也。以是相蘊。與上因是也同義。蓋因字有仍。與連接之義。與蘊積之義近。此變因爲蘊者。於上參萬

歲而言之也。卽謂雖參萬歲。而以一是相因。繫累積也。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說音悅。圖此段。證上文庸詎知吾所

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並造證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之義。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

喪而不知歸者邪。喪失也。歸歸失其故居。安於他土。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成云。艾封人。艾地守封疆者。晉國之始得之。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崔云。六國諸侯僭稱王。因謂晉獻公爲王也。與王同筐牀。釋文。筐本亦作匡。崔云方也。蓋下句言飲食之失。此句言寢處之安。蓋訓方不當此義。淮南主術訓。匡牀弱席。非不寧也。注。匡安也。食芻豢。而後悟其泣也。又借喻。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郭云。斲求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圖此證上文自彼則不見之義。覺而後知其夢也。覺夢之異。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注爲大覺則生是大夢。注非。大覺謂如下文之大覺。非謂死也。上文死生無變於已。謂視死生如一。而無所輕重也。漆園之旨。生則養生以盡年。死則委懷而任命。若如注證。是重視乎死。而有差別心。非視之如一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自謂知之。圖司馬云。竊竊察察也。此證上文自知則知之義。君子戰乎。戰乎。固哉。其氣置爲君上之貴乎。孰真爲牧圉之賤乎。可謂固陋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釋文。弔音的。至也。詭異也。蘇興云。言聚上聞此言。以爲弔詭。謂大聖則知其解矣。圖釋文。詭九反。此應上爲女妄言之。圖說文。弔。問終也。曲禮。知生者弔。鄭注。說者有弔辭。即問終之辭。亦即弔死之辭也。莊子之道。視生死如夢。故謂夢之辭。亦可謂之弔。是其言也。句。指丘也。以下四句。即弔夢之辭也。丘女皆夢。予謂女夢亦夢。可謂詭異非真。故弔夢謂之弔詭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日暮遇之也。解人難得。萬世一遇。猶且暮然。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汝也。圖此節。仍就言字之義發揮。而結之以是不是然不然。物論之能齊者在此。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有是有非。其

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我各執偏見。不能相知。則旁

人亦因之不明。是受其黷闇也。我欲正之。將誰使乎。黷闇。不明之貌。黷。黷。廣韻。徒感切。武按。既使我與若辯矣。至此。重申上文果

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之義。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同彼。我不信。同我。彼不服。別立是非。彼我皆疑。隨人是非。更無定論。不能相知。更何待邪。極言辯之無益。

正注非。其誤在不明彼字之義。以爲指若字言。正語見下。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郭嵩燾云。言隨物而變。謂之化聲。若與也。是與不是。然與不然。在人者也。待人之爲是爲然。而

是之然之。與其無待於人而自是自然。一皆無與於其心。如下文所云也。正郭說非。其訓若爲與。亦非。上句彼字。指上文夢中之

我也。若如也。謂當辯論是非之局者。我與若也。局外則人也。我與若與人。既俱不知是非之真而正之。此外更無可相正者。其待正

於夢中之彼乎。蓋我與若。皆有夢中之我。乃覺時之彼也。即上文自彼則不見之自彼也。猶之莊子夢中之蝶也。莊子夢身化爲蝶。

謂之物化。則其夢中之言可謂之聲化。即此化聲之義也。待夢中之化聲以正是非。更屬虛幻。故其相待。如其不相待也。乃極言是

非無定。無可相正。故聖人和之。任其兩行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成云。天。自然也。倪。分也。曼衍。猶

變化。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盡天年之性命。按此二十五字。在後亦無辯下。今從宣本移正。又寓言篇亦云。

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黼釋文。倪。徐音詣。李云。分也。崔云。際也。曼。徐音萬。郭武半反。徐以戰反。司馬云。曼衍。

無極也。武按。此二十五字。宣本係從呂惠卿所移。正韓愈南海廟碑。乾端坤倪。是倪與端同義。寓言篇。始卒若環。莫得其倫。其義

與淮南主術訓之運轉無端同。言天鈞運轉若環。莫得其始卒之端也。故寓言篇繼之曰。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與此處之天倪同。言世情恆分是非。以道言之。一出以和。而無是非之端。猶天均之運轉無端。故曰。和之以天倪也。回應上文。極始得其環中。及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各句。曼衍。成云。變化。司馬云。無極。實兼二義。謂變化於無極也。漢書龜錯傳云。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注。曼衍。猶聯延也。無極與聯延。方與下句窮年義相應。並回應上文。以應無窮句。何謂和之以天倪。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成云。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所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邪。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爲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爲分別。故無辯也矣。忘年忘義。成云。年者生之所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義者裁於是非。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圖忘年。即上文參萬歲而一成純也。忘義。即萬物壽然。而以是相蘊也。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成云。振暢。竟窮。寓寄也。按。理暢於無窮。斯意寄於無窮。不須辯言也。瞿鵬長梧三證。正振。廣韻。動也。禮記曲禮。入竟而問禁。疏。竟。疆首也。武按。言是非轉動於無窮之竟。聖人和之之心。亦寄寓於無窮之竟。忘年。以時間言。忘義。以名理言。振竟。以環境言。意分三層。義方賅備。

罔兩問景曰。郭云。罔兩。景外之微陰也。釋文。景。本或作影。俗。圖此段。證明上文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一段之義。以景與形喻彼我。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成云。獨立志操。圖成云。曩。昔也。特。獨也。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影不能自立。須待形。形不能自主。又待真宰。圖證必有真宰句。吾待蛇蚺蜩翼邪。言吾之待如之。釋文。蚺。音附。司馬云。蛇腹下蚺。可以行者也。

或云。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禽獸甚多。何獨蛇蚺可譬。蛇蚺皮翼。蚺甲也。蛇蚺舊皮。蚺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所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是知形影之義。與蚺甲無異也。按。言吾之所待。其蛇蚺邪。蚺翼邪。謂二物有一定之形。此尚不甚相合也。以上與寓言篇。而繁簡互異。正釋文。蚺。徐音條。唐韻。蚺。蛇腹下橫鱗可行者。武按。成說非也。言吾之行止坐起。有待而然。而所待者。似蛇之行。待於蚺。蚺之飛待於翼也。與寓言篇文略同而義異。彼言甲言蛇。其下接似之而非也。句。此言蚺與翼。蓋景與形附。猶蚺附於蛇。翼附於蚺。若蛇與甲。則脫離蛇。蚺而不附。故曰。似之而非也。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成云。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罔兩景四證。圖證而特不得其昧。而不知其所爲使。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成云。栩栩。折暢貌。圖釋文。胡蝶。蛺蝶也。栩栩。徐沉羽反。喜貌。崔本作翺。武按。此節。

遙證上文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數句。及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二句。近證且。

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並反證其形化。其心與之然之義。自喻適志與。李云。喻。快。快適其志。與音餘。正李說非。玉篇。

喻。曉也。言適志惟自己知曉也。證上文自知則知之。不知周也。圖證上文自彼則不見也。舊就覺時言。蝶者周之彼也。就夢

時言。周者蝶之彼也。即所謂自彼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成云。蘧蘧。驚動之貌。圖釋文。覺。古孝反。蘧蘧。徐音渠。李云。

有形貌。武按。上文云。其覺也。形開。蘧蘧。即狀形開也。李說得之。成說非。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

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周蝶必有分。而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周爲蝶可。謂蝶爲周亦可。此則一

而化矣。現身說法。五證。齊物極境。圖栩栩然者蝶也。蘧然者周也。魂交則蝶也。形接則周也。故曰。則必有分矣。然蝶爲周所夢

化。則周亦蝶也。蝶亦周也。分而不分也。即上文所謂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究之。周夢蝶與。蝶夢周與。孰夢孰覺。

孰彼孰是。故上文云。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又云。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物化。爲本書要語。後篇顯見。德充符篇云。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宗也者。卽天下篇以天爲宗之天也。天道篇云。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綜二者之意言之。謂其死也。命物之化。特守其生前之天。而不隨之以俱化也。知北遊篇云。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又云。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則陽篇亦有斯語。今以形名言之。蝶與周。彼與是。生與死。死與夢。不一也。然上文云。道通爲一。是形名雖不一。由道言之則一。故曰。則物化者。一不化也。大宗師篇云。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是則物化者。外化也。形化也。上文云。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言衆人之分而物化也。其心亦與之俱化。有道者不爾。非謂其不死也。形死而心不死。卽形化而心不化也。亦卽物化而一不化也。德充符篇云。以其心得其常心。又云。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故道通於一者。一知之所知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常心不化也。是以人能抱一而守其天。雖其死也物化。而其常心則不化也。上文云。惟達者知通爲一。是達者之視死與夢。一也。故莊子於夢。亦曰物化也。又按。周夢蝶而不自知。卽喪我也。與子綦喪我相應。喪我自無彼此。何有是非。如是則物論自齊矣。注言齊物極境。非是。

養生主第三

圖釋文。養生以此爲主也。武按。篇中不以有涯之生。遂無涯之知。與緣督以爲經二意。即養生之主也。

無論爲善爲惡。皆須用知。用知。則官知不能止。不止。則足以搜心而亂神。亂則神不欲行。於是不能緣督以爲經矣。緣者。神緣之也。故官知止而神欲行一句。實總上二意而爲養生之主也。篇首自吾生也有涯至可以盡年。分爲四段。作全篇總冒。以後逐段舉事證明之。即分注於各段之後。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生有窮盡。知無畔岸。

圖釋文。涯。亦作崖。魚佳反。玉篇。涯。水際也。武按。涯。邊際也。

以有涯

隨無涯。殆已。

向云。殆。疲困。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已。止也。事過思留。其殆更甚。言以物爲事。無益於性命。

圖注。非。

已過事語辭。如齊物論篇今我則已有謂矣之已。言業已。危殆而仍以爲知者。則更殆矣。以上爲第一段。爲善无近名。圖第二段。爲惡无近刑。王夫之云。聲色之類不可名爲善者。即惡也。二語淺說。圖列子說符篇。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

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此即爲善无近名之解也。夫爲善。而其終必至於爭。則爲善即惡也。爭之極。必罹官刑矣。又庚桑楚篇。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夫爲不善。即爲惡也。誅即刑也。然所謂惡者。非僅傷人之謂也。傷己之生。損己之性。即惡也。刑非僅官刑之謂也。傷生損性。即刑也。如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即足以傷生損性。即惡。即刑也。下文。老聃死。人哭其所不當哭。遁天悖情。是爲遁天之刑。即其例也。又如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遑遑於功名。皆足以傷生損性。即惡。即刑也。叔山无趾謂仲尼天刑之。亦其例也。彼爲仁義者。世以爲善目之矣。然自莊子之道言之。亦爲惡而近刑也。故其言曰。彼仁義者。何其多憂。曰。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曰。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曰。攘棄仁義。而天下始玄同矣。曰。上不敢爲仁義之操。又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並謂彼其所殉仁義也。夫伯夷爲仁義。

至以殉名死。則何異於爲惡而被刑哉。故曰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也。然據楊子之言。爲善必有名。今日无近名。即无爲善也。據庚桑楚篇之言。爲惡必有刑。今日无近刑。即无爲惡也。蓋莊子之道。重在無爲而去知。故曰執肯以物爲事。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曰從容无爲。而萬物炊累焉。此重无爲也。曰同乎无知。其德不離。曰罪在於好知。曰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曰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重去知也。蓋名與刑。由於善惡。善惡生於有爲。有爲出於有知。去知。則无爲矣。无爲。何有善惡。更何有名與刑哉。然則事物至前。何以應之。曰因之而已。順之而已。即下句之緣也。又即下文之依乎天理也。因其固然也。此爲第三段。

緣督以爲經。

李頤云。緣順督中經常也。李栢云。人身惟脊居中。督脈並脊而上。故訓中。王夫之云。身後之中脈。

曰督。緣督者。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深說。此爲第四段。下庖丁解牛一段。即證此句之義者也。釋禪波羅密法門明通觀篇云。諦觀三性。即豁然明淨。三昧智慧。與捨俱發。心不依善。亦不依惡。正住其處。其所謂捨者。捨世知也。與不以生隨知同義。其全義可爲總括以上之解。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全其有生之理。可以養親。以受於親者歸之於親。養之至也。此承上文來。言既能保身全生。則不先父母中道夭殞。而可盡父母之年以爲養也。可以盡年。天所與之年。任其自盡。勿夭折之。則有盡者無盡。從正意說入。一篇綱要。下設五喻以明之。曰大宗師篇。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者也。以解此段最慎。又德充符篇。常因自然而不益生。齊物論篇。不亡以待盡。一則不益之以盡年。一則不亡之以盡年。兩面夾寫。於盡年之義。更無餘蘊。而齊物論之窮年。其義亦同也。可以保身至此。爲上四段作一收束。以下分別舉事證明上四段之義。注謂此爲綱要。下設喻以明此。非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

釋文。丁其名。崔司馬云。文惠君。梁惠王。成云。解宰割。淮南子齊俗訓。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

遊之速。所以爲寶劍也。惟其奏刀之速。所以見其技之善也。成云。驕然大解。未達此義。崔說非也。莫不中音。釋文。中。丁仲反。下

云。闕此謂者然。然中于音也。

合於桑林之舞。

司馬云。桑林。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釋文。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闕

宋桂曜云。桑林。蓋湯禱旱於桑林之樂名。左傳。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注。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淮南。修務訓。湯
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高注。桑山之林。能興雲雨。故禱之。武按。修務訓又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故高注云然。此謂觸倚屢
降。合於舞也。乃中經首之會。向。司馬云。經首。咸池樂章也。卽堯樂。宣云。會。節也。闕宋桂曜云。路史。後紀。陶唐氏製咸池之

樂。而爲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是經首。乃咸池樂章名也。急就篇云。五音總會歌謠聲。顏師古注。會。謂金石竹絲匏土革
木經合之也。又楚辭九歌。五音兮繁會。武按。此承上莫不中音句而指實之。謂莫不中音者。所中何音。乃中經首之會也。如此解。句
中乃字方順。文惠君曰。譖。李云。歎聲。闕釋文。譖。徐音照。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

也。進乎技矣。成云。進。過也。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成云。操刀歷久。頗

見理。間。縱觀有牛。已知空卻。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闕所見無非牛者。郭云。未能見其理間。未嘗見全牛。

事云。但見其理間也。武按。理間者。腠理間卻也。足證四大假合。吾身亦屬虛妄。方今之時。臣以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而不

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成云。官。主司也。按。官承上專以目言。目方觀其迹。神已析其形。闕成云。既以神遇。不用目觀。

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遇。順理而行。武按。官知止。卽不以生隨知也。必官知止。而後神乃欲行。神之所行者何道。則緣督以

爲經也。故此句。與上依夫天理。因其固然二句。爲本篇要語。亦卽養生要義也。依乎天理。成云。依天然之腠理。闕郭云。不橫

截也。武按。依天理。卽緣督之意。依。順也。督。脊脊中間之脈理也。刻意篇云。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義與此通。批大郤。字批。批。擗也。

成云。大卻。交際之處。郭音卻。

批。史記孫臏傳。批亢擣虛。注。相排批也。釋文。徐去逆反。崔。李云。間也。字亦作隙。知北遊篇。若白

駒之過卻。釋文。本亦作隙。郭云。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導大窾。郭慶藩云。窾當爲款。漢書司馬遷傳注。款。空也。謂骨節空處。

釋文。道音導。窾。徐苦管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俞云。技。蓄枝之誤。枝。枝脈。經。經脈。枝。枝經。猶言

絡。素問王注。引靈樞經云。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支。通作枝。經絡相連處必有礙於游刃。庖丁因其固然。故無礙。釋文。肯。着骨

肉。司馬云。綮。猶結處也。音啓。言枝經肯綮。皆刃所未到。嘗試也。**臣**俞說非也。此句言奏刀之技。未嘗經過肯綮之處。因肯綮爲著

骨肉及骨肉聚結處。經必損刀也。其置未嘗於句末者。倒句法也。此類句法。經史中多有之。若如俞說。先須改技爲支。支經爲二脈。

然此二脈。包絡牛身。牛身恃之以束固者也。其質柔。刀經之即斷。如不之經。則絡束如故。牛身從何得解。此事理之不可通者也。且

按字爲本段脈絡。劈頭由文惠君口中點出。庖丁以進乎技矣。應之此句。技字即跟進乎句。技字來。即說明技之所以進也。上下本

注。一氣。俞氏改之爲支。蓋未審及於此也。而況大軋乎。軋。音孤。崔云。擊結骨。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

也。崔云。族。衆也。俞云。謂折骨。非刀折。左傳曰。無折骨。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

釋文。磨石。**圖釋文**。硯音刑。彼節者有間。節。骨節。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

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郭云。交錯聚結爲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

視爲止。郭云。不屬目他物。行爲遲。郭云。徐其手。動刀甚微。謄然已解。謄與樂同。解脫貌。**圖釋文**。謄。化百反。類篇云。

速也。武按。謄然者。狀解脫之速也。觀句意。微動刀即已解。非速何。成訓爲骨肉離之聲。非也。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

顧。爲之躊躇滿志。郭云。逸足容豫。自得之謂。按。田子方篇亦云。方將躊躇。方將四顧。**圖**如土委地。郭云。理解而無刀跡。若

聚土也。釋文。踏直留反。踏直於反。善刀而藏之。釋文。善猶拭。宣云。鑿好其刀。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

得養生焉。牛雖多。不以傷刀。物雖難。不以累心。皆得養生之道。一喻。庖丁解牛。以神遇而官知止。即不以有涯之生。隨無涯

之知也。依天理。因固然。游刃於有間。即不爲善與惡。而惟緣督以爲經也。是以牛解數千。年經十九。而刀刃若新。即保身全生盡年

之義。而深合於養生之道者也。然全段要義。則在證明緣督以爲經一句。至前之善哉。善其技也。此之善哉。善其技之進於道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司馬云。公文姓。軒名。宋人。簡文云。右師官名。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一足。天與。其人

與。司馬云。爲天命與。抑人事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司馬云。獨一足。按此與德充符篇三兀者不同。介

者天生。兀者人患。人之貌有與也。郭云。兩足并行。國成云。與共也。宣云。匹偶。與郭注皆非。周禮春官太卜注。與謂予人物

也。德充符篇。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此句言人之貌有賦與之者。即天與之。非人爲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形殘而神全

也。知天則處順。二喻。圖介者。大之所與。即無異天與之以刑也。刑爲天與。非由爲惡。惟當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已。夫不爲惡。且

有如右師之受天刑者。更何可爲惡。以自近刑乎。此段喻爲惡無近刑。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蕲畜乎樊中。蕲同期。猶言不期而遇。李云。樊。藩也。所以籠鳥。釋文。蕲音祈。求也。樊

音煩。宣云。雖飲食之艱如此。不求樊中之養。韓詩外傳九。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啄。終日乃飽。羽毛澤悅。光照於日月。奮翼爭

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投置之困倉中。常噉梁粟。不且時而飽。然獨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

得其志也。武按。五步一啄。終日乃飽。言食飲之艱也。本文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則更艱矣。至羽毛澤悅。聲響於陵澤。即本文所言之

神王也。二者對照。意更明顯。神雖王。不善也。釋文。王。千況反。不善。謂不自得。鳥在澤則適。在樊則拘。人束縛於榮華。必失所

養。三喻。

正注非。此段言雉不求畜乎樊中者。以一入樊籠。便受囚拘。如韓傳所謂羽毛憔悴。低頭不鳴。何若飲啄澤中。放曠於自得之場。食飲雖艱。而身則適。而神自王也。然神雖王矣。在雉固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已。心固不自知其善也。以喻人有心爲善。則必得名。何異雉之求畜乎樊中。蓄名。乃人之樊籠也。此段喻爲善无近名。

老聃死。

司馬云。老子按。老子不知其年。此借爲說。釋文。聃吐藍反。成云。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降生陳國苦縣。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屬賓。而內外諸經。竟無其迹。而此獨言死者。蓋莊子寓言耳。又云。老君降生。行教。昇天。備載諸經。不具言也。

闕史記索隱曰。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秦失弔之。釋文。失音逸。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

子之友邪。

闕世人弔友喪。必哭。今弟子見失號而不哭。疑其非友。故問。曰然。然。宣云。是吾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闕弟子謂。若此號而不哭。於弔友喪之禮可乎。曰然。宣云。可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謂真人不死。闕注非。

文如海本。其人作至人。亦非。成玄英本作其人。與此本同。是也。惟成謂其人指老君弟子言。則非。宋刻趙本。明世德堂本。均作其人。

其。指老子言。人。世俗之人也。謂始也。吾以爲老子乃世俗之人也。如爲世俗之人。吾當以世俗弔喪之禮哭之。而今非世俗之人也。其死。亦非死也。乃是帝之縣解也。吾何爲以世俗之禮哭焉。此與大索師篇孟子反。子琴張。於子桑戶死。相和

而歌曰。而已返其真。我猶爲人。猶之意同。故此句。直貫注下文適來一段。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

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慚言而言。不慚哭而哭者。所謂不言而信。不比而周也。會。交際言。

稱舉。言老子誠能動物。我之不哭。自有說也。正注非。彼指哭者。言彼老少所以相會聚言哭於此。必有不求言哭而言哭者。言者

稱也。卽老者稱之如子。少者稱之如母而哭之也。田子方篇云。其諒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此正相同。老聃非老者之子。非少者

之母。於天倫人情。不蘄乎如斯言哭。而竟言哭。是乃言哭之不當者。故下曰。遯天倍情。秦失因弟子疑其弔而不哭。乃先舉哭之。遯天倍情者。反證之。是遯天倍情。忘其所受。

釋文。

遯又作遁。是謂老聃情。乃惠子所謂情。見德充符篇。受者。受其成。形。注非。是指上老少之哭言。非母子而哭之如母子。是逃遁乎天然之倫。倍加於常人之情。而忘乎其所受也。蓋母子之情。所受於天。今非母子。而哭如母子。故曰忘其所受。倍情。猶過情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爲天刑之。

則知遁天刑是贊語。釋解並誤。注非。倍加常情。過於哀哭。足以傷生損性。無異受刑。故曰遁天之刑。遁天者。逃遁自然之天性。

也。則陽篇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於此遁天義同。可知非贊語。即德充符篇亦非贊語。王解均誤。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

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釋文。縣音玄。成云。帝。天也。按。大宗師篇云。得者時也。

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與此文大同。來去得失。皆謂生死。德充符郭注亦云。生爲我時。死爲我時。時爲我聚。順爲我散也。天生人而情賦焉。縣也。冥情任運。是天之縣解也。爾吳都賦注。有繫謂之縣。無謂之解。武按。安時處順。

哀樂不能入。是帝之縣解。非同夫世俗人之死也。此秦失所以號而不哭。此段再喻爲惡無近刑。蓋遁天倍情。過於哀哭。爲惡也。足以傷生損性。近刑也。

指窮於爲薪。以指析木爲薪。薪有窮時。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形雖往。而神常存。養生之究竟。薪有窮。火無盡。五喻。

注非。

歷來修詞家。均以薪傳爲師弟傳受之喻。謬誤相承。由來已久。不知此段以薪喻生。以火喻知。以薪傳火。喻以生隨知。蓋薪有盡。而火無窮。以薪濟火。不知其薪之盡也。以喻生有涯而知無涯。以生隨知。不知其生之盡也。蓋儆人不當以生隨知也。卽證明首段吾生也有涯四句。

人間世第四

人間世。謂當世也。事暴君。處汙世。出與人接。無爭其名而晦其德。此善全之道。末引接輿歌云。來世不

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此漆園所以寄慨。而以人間世名其篇也。正註謂人間世爲當世。未盡其義。蓋人間以橫言。世以

豎言。人間世者。謂人與人之間相接之時世也。世有三。即接輿所歌往世來世方今之世也。而人與人之間相接。不外乎於

內則心。於外則形與行。本篇凡六節。第一節。孔顏問答。致齊虛心以應世也。第二節。孔葉問答。安命養心以應世也。第三節。

顏遠問答。正身和心以應世也。第四節。匠石師弟問答。而足之以南伯之言。明物之寄形於無用。以免世害也。第五節。支離

疏支離其形。明人之寄形於無用。以免世害。且蒙世益也。第六節。接輿卻曲其行。以避世也。如此數而寫來。人間世之義。無

餘蘊矣。然皆莊子之寓言。藉以明其道要而已。而其道要。則在於事心。故一至三節。事心之正文也。四節之寄形於無用。能

虛其心也。五六之支離其形。卻曲其行。免累其心也。如作孔遠諸人事實觀。則慎矣。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釋文。司馬云。衛莊公黜。按。左傳。莊公以魯哀十

五年冬入國。時顏回已死。此是出公輒也。姚鼐云。衛君。託詞。以指時主。陳闢其民者。闢成疏。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

門人之中。總四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紂周之世。有聖德。奚。何也。適也。其年壯。其行

獨。宜。曰。用。闢。文。行。下。孟。反。獨。向。云。與。人。異。也。武。按。年。壯。句。爲。下。大。以。陽。爲。充。句。伏。根。輕。用。其。國。役。民。無。時。闢。輕。率

用其國之權力。而不見其過。郭云。莫敢諫。闢不自覺其輕用之過。輕用民死。視用兵易。死者以國量乎澤。若

蕉。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比量澤地。如以火烈而焚之之慘也。郭澤。蕉。云。蕉與焦通。左成九年傳。蕉萃。班固賓戲。作焦萃。廣雅。蕉。黑

也。量。比也。度也。則陽篇云。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荀子富國篇云。然後軍樂有疏以澤量。注。猶谷量牛馬澤。風俗通。水草交昏。名

之爲澤無澤文似遙反向云蕉草芥也呂氏春秋審應覽不周篇蕉火大鍾註蕉薪樵也列子周穆王篇覆之以蕉註與樵同此句言以國內死者之數比量於澤若澤中草薪之多焉猶言死人如麻也此乃找足上輕用民死義註訓蕉爲焚焦非是章太炎云國不可量乎澤當借爲鹹以鹹則可量乎澤也說似是而非且隨擅改原文之失此爲清代訓詁家之通蔽非武所敢苟同也須知此爲倒句法如將以國三字置死者二字之上則爲以國之死者量非以國量也足知改鹹之不必矣民其無如矣無所歸往固非秋本篇予无如矣今予之使萬足獨奈何言予使一足尙无如之何今予使萬足獨奈何哉此句與予無如矣同一句法謂民無如衛君之禁何也又戴震云魯論吾未如之何即奈之何鄭康成讀如爲那武按玉篇那何也廣韻那奈適則民無如矣即民無奈也回當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宣云無所事亂國就之宣云欲相救醫門多疾入喻願以所聞思其則崔李云則法也闢願以所聞於夫子者思其富國之法應上將之闢句庶幾其國有瘳乎李云瘳愈也闢有文瘳也山反言庶幾其國如疾之愈而不再輕用手仲尼曰謹若殆往而刑耳成云若汝也往恐被戮固釋文諱音熙又於其反言云怪聲也武按殆將也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成云道在純粹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擾亂擾則憂患起樂病既乖彼此俱困已尙不能立焉能救物固雜多擾三字反伏下文定一虛三字而一虛二字爲全節主腦餘字則綫索也蓋道不雜則一而不多不多則不擾不擾則定定則虛虛則所以集道也故定者一之效虛者定之效雜多爲一之反擾爲定之反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成云存立也固存當爲成性存存之存爾雅釋詁存也在也察也楚辭遠遊篇云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於此存字之義最合此存字隱攝下心齊義下文云夫且不止是謂坐馳蓋能存諸己則不馳矣然則謂心齊之工夫在一存字亦無不可老子之緜緜若存亦此義也成乃以立訓之失其旨矣

所存於己者未定。闕未定則擾矣。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至猶逮及也。暴人謂衛君。且若亦知夫德之所

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者爭。成云。德所以流蕩喪真者。矜名故也。智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

外物鎔德溢乎名。名溢乎暴。是蕩即溢也。謂德洋溢於外。則德之名立焉。非謂喪真矜名也。凡相爭則必用知。故知卽爲爭之凶

器。不待橫出逾分也。成疏似覺過量。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成云。軋傷

也。按言皆凶禍之器。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蘇輿云。穆國美名也。醫疾多智也。持是心以往。爭軋萌矣。故曰凶器。此淺言之。下復深

言。雖無用智爭名之心。而持仁義繩墨之言以諷人。主尚不可游亂世而免於菑。況懷凶器以往乎。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簡文云。仁聲實貌。按雖慈厚不用智。而未字夫人之意氣。雖不爭名。而未通乎人之心志。人必疑之。

氣卽下文聽之以氣之氣。下文入則鳴。不入則止。卽能達人氣達人心者也。否則己之德雖厚。人之信雖實。且不爭。辱名令聞。然

未通達人之氣與人之心。而強言自衛。殆難免菑矣。此以信仁而強言。後以不信而厚言。兩層輕重。自是不同。而強以仁義繩

墨之言。衛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釋文強其兩反。衛同述。郭松靈云。祭義而衛省之。鄭注衛當作述。按人

若如此。則是自有其美。人必惡之。衛術。焦竑云。江南古藏本作術。武按。孔子集語所引亦然。當作術。前漢東方朔傳。四方士多上

書言得失。自衛鬻師古注。術。行賣也。又韻會。自矜也。惡。俞樾云。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爲文。當讀如本字。俞說是也。言仁

義美德也。今強以此言衛鬻於暴人之前。是以人惡而無此美德。已則有之也。其字指仁義繩墨言。有其美。卽自衛也。命之曰

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落之。言殆爲人菑大。成云。命名也。釋文。菑音災。菑人。頂以人惡來。以人爲惡。是菑害人也。

若汝也。若殆爲人菑句。應若殆往而刑耳。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下而汝也。且衛君苟好善惡惡。

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衛君。言汝唯無言。衛

君必將乘汝之際。而以捷辯相鬪。國釋文。无詔。絕句。詔。告也。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

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无窮。郭慶藩云。營。營之借字。說文。營。惑也。从口。焚省聲。成云。

形。見也。言汝目將爲所眩。汝色將自降。口將自救。容將益恭。心且舍己之是。以成彼之非。彼惡既多。汝又從而益之。始既如此。後且

順之無盡。國成云。既濯濯。故云順而從。攀。歸曲拳。形迹斯見也。若始以不信厚言。宜云。未信而深諫。按。此若字。訓如。

國前信。強言。尙不免信。況不信厚言乎。較前進一步。說若字當訓汝。此字領冒下句。而爲二句主格也。必死於暴人之前

矣。國再應若始往而刑耳。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僂拊人之民。李云。僂

拊。謂憐愛之。宜云。人謂君。國成云。姓關。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而遭紂害。比干。殷紂之庶叔。忠諫而被割心。釋文。紂甫反。拊

音撫。以下拂其不善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因其好修名之心而陷之一證。國拂。釋文。符弗

反。崔云。違也。擠。釋文。子禮反。簡文云。排也。一云。陷也。好。呼報反。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三國名。國釋文。叢。才

公反。有扈。晉戶。司馬云。國名。在始平郡。按。即今京兆鄠縣也。奚。侗云。叢枝。齊物論作宗臚。叢。宗音近。枝。疑快字之誤。快。臉音近。國

爲虛厲。宣云。地爲丘墟。人爲厲鬼。國釋文。虛。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武按。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禁令。物爲之厲。

鄭注。每物有蕃界也。又。春官。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厲。注。厲。禁限遮列處。句謂國爲丘虛。瑩厲也。國字。總攝虛厲二字。宜乃以國攝

虛。添一人字以攝厲。似與句意不合。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求實貪利。三國如此。故堯禹攻滅之。國影

射衛君。輕用其國數句。是皆求名實者也。再證。蘇輿云。龍比修德。而桀紂以爲好名。因而擠之。桀紂惡直臣之有其美。而自

恥爲辟王。是亦好名也。叢枝膏敖有扈。用兵不止。以求實也。堯禹因而攻滅之。亦未始非求實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闕此句。

雙承上二段。即以名字承龍比。實字承三國。且作一小收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

乎。夫子又舉所聞告之言。人主據高位之名。有威權之實。雖以聖人爲之臣。亦不能不爲所屈。況汝乎。闕聖人指龍比堯禹言。

龍比不勝桀紂之好名。致以身殉。堯禹不能勝三國之求實。致以兵攻。不勝者。不能以德化而勝之也。此節引例以暢發若殆往而

刑與必死於堯人之前句。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以者。挾持之具。嘗試也。顏回曰。端而虛。端肅而謙。虛

闕此虛字。緊貼端字。就容貌說。謂容貌端正而謙虛也。與後文虛字屬於氣與心者有別。若如郭注。正其形。虛其心。則後文虛者心

脅之言。便成贅疣。此句蓋回喻仲尼強言自衛以下拂上之言。特欲以端虛自斂也。勉而一。勉勉而純一。闕此回喻仲尼報

多擾及存己未定之言。特欲勉勉自存。求定於一。以免難多擾之患也。此一字。係就以專一不難之法。向人君進諫而言。與下一若

志之一有別。蓋回此時。尚未領會仲尼道不欲難之旨。誤以爲進諫之法。不欲難。故以一自勉。及仲尼破其執而不化。即謂其執一

也。回則張三法以應之。其不明仲尼之旨可知矣。則可乎。曰。惡。惡可。上惡。驚歎詞。下惡可。不可也。夫以陽爲充。孔揚

衛君陽剛之氣。充滿於內。甚揚於外。闕成云。充滿也。孔甚也。武按論語。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朱注。血陰而氣陽。淮南子論

訓。積陽則飛。即陽充積向外飛揚也。本句跟上其年壯來。因衛君年壯。故陽氣方剛。積滿於內。甚揚於外也。采色不定。容外見

者無常。常人之所不違。平人莫之敢違。闕常人見衛君氣勢張揚。喜怒哀色不定。故畏而不敢違忤。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成云。案。抑也。容與。猶快樂。人以箴規感動。乃因而挫抑之。以求放縱其心意。闕應上因其修以墻之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雖日日漸漬之以德。不能有成。而況進於大德乎。闕況驟然以仁義之大德強與之言。

乎。將執而不化。宣云。自以爲是。外合而內不訾。宣云。外卽相合。而內無自訟之心。姚鼐云。訾。量也。聞君子之言。外若不

達。而內不度量其義。此與上句。宣注屬衛君說姚同。武按。上明言衛君采色不定。按人之所感。以求快適其意。何待外合人之所言。且案者。卽上文所謂擠也。方且案而罪之。豈僅內不自訟與不度量其義乎。宣姚之說。均有未愜。應屬顛回說。皆當從崔云。毀

也。仲尼對破回勉一之言。謂如執一不化。必至外合而內不敢訾。夫外合而內不訾。非內外勉而二者乎。曰外合。卽容且形之內不訾。卽心且成之也。況下文回明答我內直而外曲。外曲者。反應外合也。內直者。反應內不訾也。前後對勘。綫路極爲分明。其庸詎

可乎。此爲對回之否定指示詞。益足證上語爲對回說。如屬衛君。則此語爲無謂矣。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

比。然則下。顏子又言也。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

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成云。內心誠直。共自然之理而爲徒類。宣云。天子人君。郭云。人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一無所求於人也。內直者。則率任真。應時則訾也。如童子率其天真而言。毫無斲求之心。其善之與否。聽諸人

而已。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依乎天理。純一無私。若嬰兒也。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蹠

曲拳。宣云。擎。執笏。蹠。長跪。曲拳。鞠躬。釋文。擎。徐其驚反。蹠。徐其里反。說文云。長跪也。拳。音權。人臣之禮也。隨人蹠

拳。盡人臣之禮而已。非外合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

而上比者。與古爲徒。成云。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成人臣之直節。以謫過之言進。乃上比於古人。而

與之爲類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所陳之言。雖是古教。卽有諷責之實也。釋文。謫。直革反。成云。責也。武按。謫字。反應

上不訾。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雖直而不病。郭云。寄直於古。無以病我。而不病。明世德堂本。崇德書院本。均

作不爲病。當從之。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回見仲尼破其執一。乃張三條以救之。仲尼曰。惡。惡可。大

多政。釋文。大音泰。郭云。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所謂大多政也。按。政正同。法而不謀。俞云。四字爲句。列禦寇篇。形謀成

光。釋文。謀。便僻也。此謀義同。言有法度。而不便僻。此句。當連上大多政爲一句。言其大多正之之法而不謀也。謀字。俞引形謀

成光句下釋文。訓便僻。不僅核之此處。上下文義無當。即與形謀成光之義亦不合。武於彼句下。已加駁正。茲不贅。又釋文引崔云。

間謀。武按。仲尼聖人。決無教弟子以間謀之法。刺探人主意向之理。且與心虛之義亦未協。考前漢王莽傳云。政令煩多。當奉行

輒實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阨不潔。注。潔。微也。通也。謀。潔二字。形近易誤。且謀。達協切。潔亦有達協切。音同則義通。故謀有通達

義。彼以政令煩多而不潔。此以政法大多而不謀。意義正同。本篇要旨。在一虛字。虛以待物。則肆應無滯。達人氣。達人心。入則鳴。不

入則止。胥此意也。回政法雖多。然拘之以三。仍不能圓通無礙。故曰大多政法而不謀。謂其執而不能通達也。下句固字。亦即執而

不通之謂。謀作如此解。則上下文義一貫矣。雖固亦无罪。雖未宏大。可免罪咎。注。非。前之勉而一。執而不化。固固矣。今

法限以三。亦固也。雖固其所言者。皆古人之所有。有類旁諷。不致直觸其怒。較前之強言自衛。與不信厚言者異矣。故不致招罪。

雖然止是耳矣。耳。緩讀之則爲而已。而已。已讀之則爲耳。故耳矣。即而已矣。此句。言止於無罪而已。夫胡可以及化。

不足化也。猶師心者也。成云。師其有心。師其成心。謂拘於三法而不謀也。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仲

尼曰。齊。吾將語若。釋文。齊。本亦作齋。齊。側皆反。下同。武按。知北遊篇。老聃曰。汝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撝擊

而知。此數句足以發明此處齊字之義。有而爲之。其易邪。郭云。有其心而爲之。誠未易也。焦炫云。張君房本。有下有心

字。武按。觀郭注亦應有此句承上師心來。惟郭謂誠未易也。則與句意相違。徐鎔云。人爲爲僞。句意謂有心而爲之。則非順乎自然

之天。而純出於人爲。人爲卽僞也。故曰。其易僞也。下文易以僞句。卽承此而明說之。另之者。譚天不宜。或云。謂難。曰。皓天。言其氣皓汗也。按。與虛白自然之理不合。蘇輿云。易之者。仍師心也。失其初心。是謂遺天。於義亦通。翻釋文。韓徐胡老反。向云。皞天。自然也。武按。皞一作皓。明也。白也。天地篇。無爲爲之之謂天。淮南原道訓云。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也。以此釋皞天之義最切。蓋本書所謂天者。無爲也。無爲者。不雜以人爲也。卽非有心而爲之也。有心而爲之者。人爲也。人爲者。易以僞。非純粹皓白之天所宜矣。回張三法。純出有心而爲之。非任其自然無爲之天。而虛而待物也。故仲尼復中微之也。顏回曰。回之家貧。雖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爲齊乎。成云。葷。辛菜。翻釋文。姤。徐音汝。食也。葷。徐許云反。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一若志。宣云。不雜也。翻莊子之道。其功大卽在此。亦本篇主要語。卽老子之抱一也。老子云。致虛極。守靜篤。欲致虛之極。在守靜之篤。欲守靜之篤。在抱一。卽一若志之謂也。故一志爲道家下手功夫。虛則其功效也。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成云。耳根虛寂。凝神心符。翻文子上德篇。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注。反聽內視。武按。聽之以心者。卽反聽也。與楞嚴經初於聞中入流亡所之義通。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成云。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玄妙。聽止於耳。宣云。止於形骸。俞云。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此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爲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翻俞說非。如俞說作耳止於聽。謂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須知二句義同。徒滋重復。何申說之於有。且耳何能聽。能聽者耳根也。聲浪觸耳。耳亦不能止。能止者心也。上旣言无聽之以心。卽心寂然不動。聲浪之來。及耳而止。寂然之心。不與之相應而爲聽。故曰。聽止於耳。與楞嚴經聞所聞盡之義相通。本文並未誤倒。心止於符。俞云。此中說無聽之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无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與物合也。與物合。

則非虛而待物之謂。**正**俞說非。本書徐无鬼篇。以心復心。符復義通。蓋人皆有_レ心。或蔽而不明。或放而未收。遂有人心道心之別。而不相符矣。如能一其志。使心不坐馳。物來順應。無差別心。無攀緣心。無受想行識之心數。二六時間。如如不動。則道心復。而人心與之符矣。故曰。以心復心也。故曰。心止於符也。若以釋家言之。其入三摩提。證真如之境者乎。此就本書以證也。再以列子證之。仲尼篇。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符者。合也。心止於符。即心止於合氣也。又本書則陽篇。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本句所謂氣。即陰陽之氣也。本篇所謂道。即陰陽之公名也。列子曰。天地之道。非陰則陽。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莊子名陰陽之氣爲道。即本於此。是故心符於氣。即符於道。即所謂道心也。前後兩證。義自相通。此篇莊子寓諸仲尼之言。發揮修道次第。義最幽玄。語極精要。道笈丹經。汗牛充棟。悉不能出此範圍。審其修道次第。率由耳眼兩根而入。與釋家相同。惟釋家入道方便。其途較多。然諸佛弟子。在祇桓精舍會上。應佛之問。陳述入道方便時。佛獨取觀音由聞中入。實以耳根圓通。遠較諸根爲勝也。本篇先述耳根。眼根次之。其意與釋家亦無不同。其所謂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者。即觀音聞所聞盡也。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即覺所覺空也。覺屬心故也。氣充虛空。無乎不偏。圓之義也。心符於氣。即空覺極圓也。至列子所記亢倉子之言。尤有進焉。其言曰。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即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也。又曰。於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此與觀音之耳根圓通何異。天地間祇此一理。孰謂釋道殊途乎。**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俞云。此中說氣。宜云。氣無端。即虛也。**爾**即陰陽之氣。**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成云。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虛者。心齊妙道也。**爾**虛字。爲全篇主腦。應帝王篇云。无爲名尸。无爲謀府。无爲事任。无爲知主。體盡无窮。而遊无朕。盡其所受於天。而无見得。亦虛而已。於虛字之義。可謂發揮盡致。又管子內業篇云。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又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者。道乃可得。文子十守篇。虛無者。道之所居。

皆可作唯道集虛之參證。然道究何以必集於虛。其猶排囊乎。排囊內之氣。囊外之氣。輒來補其空。如水之就下然。虛者空也。道爲陰陽之氣。故集之也。春秋繁露。天地陰陽篇云。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人既處陰陽氣之中。故心若虛。則是氣入而集之矣。所謂虛者心齊也。者謂心何以虛。齊致之也。齊者其功。虛者其效也。說文。齊。戒絜也。禮記祭統云。齊者不樂。言不散其志也。不。散志。卽一志也。是則上文一若志。卽示回以齊之下手處也。祭統又云。定之之謂齊。上文存於己者未定。卽規回之未能齊也。達生篇。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夫至忘四枝形體。則心可謂虛矣。亦卽未始有回之義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得使心齊之教。注非。說詳下句。實自回也。自見有回。案。侗曰。自係有字之誤。下文未始有回也。正與此文反應。武按。此與上句。言回之未用其心也。實有一形體具備之回也。秋水篇。因其大而大之。因其小而小之。此卽因其有而有之。任其天也。形質實有。不能故謂之無。如實有而以爲無。非惟有心且爲妄心矣。何能致齊而虛其心。又何異釋家所斥墮於斷滅之外道乎。德充符篇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實自回也者。有人之形也。下文未始有回也者。無人之情也。尤爲此處確證。此處就未用心時言齊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教令。遂忘物我。回之字。指心言。謂得使用其心時。未始有回之見存也。見不存。卽任其天也。任天。卽下文爲天使也。此與大宗師篇回坐忘節。可互相發明。夫功至坐忘。若準諸釋家。約等於斷煩惱所知二障。而離人法二空也。此兼用心時言齊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成云。心齊之妙盡矣。可謂虛乎。句。雙承上二意。謂未使心時。惟有人之形。既使心時。却無人之情。如此者。可謂虛乎。二意夾證。故夫子以盡虛之義許之也。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汝入衛。能遊其藩內。而無以虛名相感動。入則鳴。不入則止。入吾言則言。不入則姑止。無門无毒。宣云。不開一隙。不發一藥。郭云。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

自安。無毒者也。李楨云。門毒對文。毒與門不同類。說文。毒。厚也。言害人之草。往往而生。義亦不合。毒蓋毒之借字。說文。毒。下云。保也。亦曰高土也。讀若毒。與郭注自安義合。張行孚說文發疑云。毒者。累土爲臺以傳信。即呂覽所謂爲高保禱於王路。賓鼓其上。遠近相聞是也。禱是毒之譌。毒者。保衛之所。故借其義爲保衛。周見。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夢之毒之。與此無門無毒三毒字。皆是此義。廣雅。毒。安也。亦即此訓。楨按。毒爲毒本字。正與門同類。所以門毒對文。讀都皓切。晉之轉也。按。宣說望文生義。不如李訓最合。門者。可以沿爲行路。毒者。可以望爲標的。无門无毒。使人無可窺尋指目之意。知北遊篇。其來無迹。其往无虞。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此毒字。疑爲房字之誤。此句爲下句一宅作根。並爲後文虛室二字寫照。下句不得已而一宅之者。以其无門无房也。外无門。内无房。非虛室乎。以喻宅心於皇皇四達。内外無蔽障之所。斯可謂之虛矣。宣固望文生義。然李讀毒爲毒。毒者。保衛之所。所以望遠通信者。非可常居。於下一宅與虛室義不相應。亦徒滋葛藤而已。至云。使人無可窺尋指目。則是僞也。若李林甫城府深沉者。則如此。尤乖本文之義矣。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成云。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已而應之。非預謀也。則底幾矣。圖一宅者。宅居於一而不二也。爲上一若志之喻。莊子之道。重在於不得已。故不得已句。全書數見。如下文託不得已以養中。中。虛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刻意篇。不得已而後起。蓋即虛而待物之旨。必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下。葉公子高問。鳴琴。此義。特提於此。以作彼節伏筆。絕迹易。无行地難。宣云。人之處世。不行易。行而不著迹難。圖。无行地而欲不留足迹。可以人爲掃除之使絕。故曰易。以喻爲人使易以僞。又人無翼以飛。不能不行地。此天使之也。今欲无行地。非人爲所能。故曰難。以喻爲人使難以僞。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成云。人情驅使。淺而易欺。天然風用。爲道難。圖。荀子性惡篇。得原注。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僞爲。亦會意字也。本書刻意篇。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禪先。不

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又曰。動而以天行。卽爲天使也。言循天理以行使。而不雜以知故之人爲也。反之者。爲人使也。爲人使者。卽使其知故。而流於人爲之僞也。爲天使句。與上寓於不得已句相呼應。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釋文。上晉智。下如字。宜云。以神運。以寂照。照上知如字。晉智非。无知不能知。猶之无翼不能飛。天使之也。无知欲知。无翼欲飛。皆難施以人爲。故上言爲天使難以僞也。白經迹易至此。皆推闡入則鳴不入則止二句之義。蓋天者自然之謂。入則鳴者。順其自然之機也。如其不入。尙不知止而仍鳴。猶之无翼欲飛。无知欲知。皆違乎自然。而難於爲力矣。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司馬云。閔。空也。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成云。彼。前境也。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虛其心室。乃照真源。爾瞻。說文。臨視也。成云。觀照也。閔。釋文。徐苦穴反。集韻。晉缺。武按。此莊子於入道之門。上文示人由耳根。此處示人由眼根也。至天地篇所云。視乎冥冥。聽乎无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則雙示眼耳兩根。並說明其功效也。視乎冥冥。卽瞻彼閔也。冥冥見曉。卽虛室生白也。蓋說文訓曉爲明也。又前漢書元后傳注。曉。猶白也。夫老莊之道。多由眼根入。如道德經首章。卽揭示觀妙觀微。而繼之以觀復。終之以長生久視。從可知其入道之方矣。至虛室生白。並非甚難。如根性明利者。齊潔靜持。瞑目觀息。閱月經年。卽見光透睫簾。白境現前矣。此境尙淺。因僅白生虛室。未能圓照十方也。準諸釋家。於四禪中。約等有覺有觀之初禪乎。瞻閔。觀也。知白。覺也。靜瞻再進。則如康桑梵篇之字。泰定者發乎天光。道德經之明白四達矣。更進則如在宥篇所述廣成子云。吾與日月爭光。天地篇所云。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夫形滅而惟乘光。卽與光爲一也。故謂上神。此與釋迦牟尼每於說法時。放種種寶光相若矣。此義請再以釋家明之。如阿那律陀云。世尊示我以樂見。照明金剛三昧。旋見循元。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觀掌果。又如周利槃特迦云。我時觀息。微細窮盡。反息循空。其心豁然。得

大無礙。復如孫陀羅難陀云。我初諦觀三七日。見鼻中氣出入如烟。身心內明。偏成虛淨。烟相漸銷。鼻息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爲光明。照十方界。二家對勘。本文之義曉然矣。**吉祥止止。**成云。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亦能善應也。俞云。止止連文。於義

無取。淮南俚真訓。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列子天瑞篇。虛室元注云。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止連文之誤。按下止字。或之之誤。**惟道集虛。**虛則吉祥自然來止。即下文鬼神來舍也。刻意篇云。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吉祥止也。刻意篇又云。故无天災。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責。乃釋衆美之義也。亦可移以釋吉祥之義。又知北遊篇云。

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天和者。非吉祥乎。止止二字不誤。俞玉謐均非。蓋止猶集也。上止字。吉祥來集也。下止字。心之所集也。心止於符。即心集於虛也。虛則吉祥來集。合而言之。即吉祥止於心之所止也。德充符篇。惟止能止衆止。謂惟心之止。能止衆止也。若略變其句法。爲衆止止。謂衆止止於心之所止。義亦可通。淮南之作也字。因語氣已畢。用也字以結之。此作止字者。爲下句止字伏根。文義各有所當。何可據以改此乎。**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精神外驚而不安息。是形坐而心馳也。**此止字。承**

上句下止字來。謂心如不止。是形坐心馳也。可見上句下止字如作也字。則此止字無根矣。**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李云。徇。使也。宣云。耳目在外。而徇之於內。心智在內。而黜之於外。成云。虛懷任物。鬼神將冥附而舍止。人倫歸依。固其宜矣。**正徇。**釋文。徐辭倫反。李云。使也。武按。此文亦爲本篇要旨。且總結上文无聽以耳與瞻彼閼二節。蓋云聽

以耳而聽以心。即徇耳內通也。瞻閼。即徇目內通也。文子上德篇。天道者。內視而自反。舊注。反應內視。足證此義。外字。宜似作內外之外解。非是。前漢書霍光傳。盡外我家。師古注。外。疏斥之外。於心知者。謂黜心知而不用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品物之本也。說文。鬼。陰氣。是靈即鬼也。陰陽之氣曰道。陰陽之精曰神鬼。是則鬼神來舍。與上惟道集虛相應。管子心

術篇。虛其心。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又內業篇。敬除其舍。精將自來。本書知北遊篇。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凡此皆可爲此處參證。且此節之義。與釋家之旨亦相通。如楞嚴經云。於外六塵。不多流逸。旋元自歸。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明月。身心快然。玩反流以上各語。即徇耳目內通也。全一者。即一若志也。六用不行者。眼耳鼻舌身意不行也。此所謂心知。即彼所謂意也。外於心知。即意不行也。彼言六塵六用。舉其全也。此僅言耳目心者。從其重者言之也。內懸明月。則虛室生白之謂矣。措辭雖殊。義則無二。釋道異同之爭。亦徒見其淺陋而已。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遷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此禹舜應物之綱紐。上古帝王之所行止。而況凡散之人。有不爲所化乎。成云。几遷。二皇以前無文字之君。蘇輿云。言知此可爲帝王。可以宰世。而況爲支離之散人乎。於義亦通。圖釋文。紐。徐女酒反。崔云。系而行之曰紐。武按。此化字總結上文二化字。伏羲几遷之行終。言伏羲之行終盡於此道也。反結上文非所以盡行也句。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成云。委寄甚重。

圖釋文。葉音攝。子高楚大夫。爲葉縣尹。僭

稱公。姓也。名諸梁。字子高。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怠。

宣云。貌敬而緩於應事。

圖不怠。言齊侯不視之爲怠務也。

不視爲怠務。則必不重視使者矣。此對照上重字說。

匹夫猶未可動。

而況諸侯乎。

吾甚慄之。

懼也。圖釋文。慄音栗。

武按。未可動。未可以言動也。使者責在傳言。葉懼不能傳達其言。且無以對楚王使之甚重也。

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

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

事無大小。鮮不由道而以懽然成遂者。

郭云。夫事無大無小。少有不言以成爲懽者耳。此仲尼

之所曾告諸梁者也。玩郭注。是以言釋道字。是也。觀後文丘請復以所聞云云。仍從言字立論。所謂復者。前所告者。資言以成懽。此復以傳言各義相告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王必降罪。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宣云。喜懼交戰。陰陽

二氣將受傷而疾作。闕淮南原道訓。人大怒破陰。大喜鑿陽。本書在宥篇。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

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武按。懼與怒同屬陰。當事未成。則懼。事成則喜。懼則破陰。喜則鑿陽。故有陰陽之患也。鑿陽則陰勝。必致寒疾。破陰則陽勝。必致暑疾。即所謂寒暑之和不成也。葉事不成而懼。陰破陽勝而致暑疾。所以內熱也。若成若不

成。而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云。任成敗於前塗。不以憂喜累心者。唯盛德之人。以上述子言。蘇興云。謂事無成敗。而卒可無患者。惟盛德爲能。按。成說頗似張浚符離之敗。未可爲訓。蘇說是也。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宣云。甘守粗糲。不求精

善。闕釋文。臧。作郎反。善也。爨无欲清之人。成云。清。涼也。然火不多。無熱可避。闕爨。釋文。七亂反。清。七性反。字宜從。從

者。假借也。武按。呂氏春秋功名篇。大熱在上。民清是走。亦作清。列子楊朱篇。薦以豕肉蘭橘。心瘡體煩。內熱生病矣。據此。則內熱之來。由於肥臠美食。治此美食。用火必多。則爨者必思就清。今爨無欲清之人。食粗薄而無須多火也。食既粗薄。則內熱不由此致矣。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爨灼之故。闕內熱。既非由於美食。則由甚慄之故也。蓋甚慄破陰而陽勝。必致暑疾。左傳昭公元年。秦醫和曰。陽淫熱疾。外物篇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同此義也。吾未至乎事之情。宣云。

未到行事實處。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成云。戒。法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受之於天。自然固結。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成云。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不論境地何若。惟求安適其親。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成云。事無夷險。安之若命。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王念孫云。施。謂爲移。此猶言不移易。晏子

春秋外篇。君臣易施。荀子儒效篇。哀虛之相易也。漢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義皆同。正言之。則爲易施。倒言之。則爲施易也。宣云。事心如事君父之無所擇。雖哀樂之境不同。而不爲移易於其前。圖釋文。施如字。崔以改反。移也。武按。注中哀當爲充。易上脫施字。攷儒效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倞注。充實也。施讀曰移。此段事親事君事心三者平舉。因葉言爲人臣者不足以任。故以事君之道語之事親數語。特支之陪麗耳。然尤重在事心。下文書就事心之義發揮。蓋針對葉之甚慄內熱。由於不能事心故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情實也。圖此二句爲本節要語。不可奈何安之若命。即下文託不得已以養中也。安命固所以養中也。卒聞前節之齊也。均就事心言也。心能安而養之。哀樂自不具施乎前。而心虛矣。如此。則養親之所行。終故曰德之至也。上下兩節。養自相通。且不特此也。如德充符篇。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達生篇。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其義亦相通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宣云。尙何陰陽之患。圖安之若命而已。夫子其行可矣。圖上節。回師心外。雖曰來請行。仲尼以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以規之。以其未可行也。此節子高心憚內熱。謂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自不欲行也。仲尼以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勉其行也。兩節對照。一反一正。同用兩何暇句以相照。顧想莊子達生時。亦煞實排比結構之功也。丘請復以所聞。更以前聞告之。凡交。交鄰。近則相靡以信。宣云。相親順以信行。圖靡。御覽四〇六引作磨。郭云。近者得接。故以其信。圖親相靡服也。與宣注同。以順訓靡是也。遠則必忠之以言。宣云。相孚契以言語。言必或傳之。宣云。必託使傳。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宣云。兩國君之喜怒。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郭云。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凡溢之類安。成云。類似也。似使人妄構。圖類。比也。凡過當之言。離於常情。故比類於妄也。妄則其信之也莫。

成云。莫致疑貌。

正奚侗曰。論語。無莫也。邢疏。莫。薄也。信之也。莫。猶言信之不篤也。

莫則傳言者殃。

圖此其所以爲天下

之難者也。應上文人道之患。

故法言曰。引古格言。揚子法言名因此。傳其常情。宣云。但傳其平實者。无傳其溢言。郭

云。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

則幾乎全。宣云。庶可自全。按。引法言畢。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

多奇巧。

釋文。大音泰。本亦作泰。按。鬪力屬陽。求勝則終於陰謀。欲勝之至。則奇譎百出矣。**圖**成云。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

戲。非無機巧。初戲之情在喜。終則心生忿怒。好勝之情。潛以相害。武按。此喻溢惡。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

則多奇樂。

禮飲象治。既醉。則終於迷亂。昏醉之至。則樂無不極矣。**圖**成云。治理也。夫賓主獻酬。自有倫理。云云。武按。此喻溢

美。此兩喻。皆下文陪襯。亦卽下文之喻也。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

宣云。諒。信鄙詐。俞云。諒與鄙。文不相對。諒蓋諸

之誤。諸讀爲都。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而爲諒。遂失其指矣。

淮南詮言訓。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卽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雜志。

正俞說非。俞謂諒與鄙文不

相對。大諒信也。鄙詐也。一正一反。俞據何文例。謂不相對。尹文子大道篇。能鄙不相遺。賢愚不相棄。能鄙賢愚。皆一正一反相對。淮

南本經訓。仁鄙不齊。仁與諒爲同類。鄙可與仁對舉。獨不可與諒相對乎。又禮記樂記。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此

就樂之正而言也。其反面則曰。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則正以諒與鄙相對也。至引淮南以證此文。鄙應爲都。不知淮南

就軍亂言。謂軍亂始都城。常大於鄉鄙。以鄙較都地廣人多。亂易擴大也。各有取義。何可引以證此。俞亦自知大字未安。則又謂爲

誤。而引此卒字以正之。易卒於彼。彼文不安矣。易都於此。此文不安矣。蓋此文係寫傳言者。貴信而不可妄。諒承上文信字。鄙承上

文妄字。脈絡分明。如易諒爲都。則鄙變爲邊鄙之鄙。此二句。變成贅疣。與上文全無干涉矣。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夫言者風波也。

如風之來如波之起。

其作始二句。上啓下。大言或溢美。或溢惡。如風波不定也。

行者實喪也。郭

嵩濤云。實者有而存之。喪者輟而舍之。實喪猶得失也。

郭說非。夫溢美溢惡如風波之言。其言類妄。妄則非實矣。如使者遵行

而傳之。非喪其實乎。

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得失無定。故曰易以危。妄則傳言者殃。故忿設無由。巧言偏

辭。忿怒之設端。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中之故。

巧言始乎陽也。忿設卒乎陰也。獸死不擇音。氣息蕭然。於

是並生心厲。

獸困而就死。鳴不擇音。而忿氣有餘於其時。且生於心而爲惡厲。欲噬人也。以獸之心厲。譬下人有不肖之心。

翻釋文。郭數本反。李晉拂。武按。此喻陰陽之患。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剋求精核太

過。則人以不肖之心起而相應。不知其然而然。翻剋核太至。言遇事考慮成敗太過。則患得患失之心應之。即不肖之心應之也。

此屬一已說。針對葉公過於患事之成。不實而發。於本文義似較駢贅。又剋核太至。過乎諒也。不肖之心應之。卒乎鄙也。苟爲不

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宣云。必罹禍。故法言曰。无遷令。成云。君命實傳。無得遷改。无勸成。成云。弗勞勸獎。強令

成就。再引法言畢。過度。益也。若過於本度。則是增益言語。

翻上文溢美溢惡。乃君因一時喜怒致言之溢也。此之過度。則傳

言者過乎君言之限度也。遷令勸成。即皆過度也。

遷令勸成殆事。

事必危殆。翻上文安則傳言者殃。及實喪易以危。就危

及使者之身言之也。此之遷令勸成。則妨害所便之事矣。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成而善不在一時。成而惡必有不及改

者。翻此對上葉公若成若不成之間而答之也。言事之美成者。非倉猝可致。必須多經時日。如爲惡成後雖悔改。勢已不及矣。本

書徐无鬼篇。始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緣功。其果也待久。始之成也句。即惡成不及改也。其果句。即美成在久也。可以

互證。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宣云。隨物以遊寄吾心。託於不得已而應。而毫無造端。

以養吾心不動之中。此道之極則也。

○乘物以遊心。則心不至剋核矣。託不得已以養中。與上文寓於不得已。及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若命同義。何作爲報也。

郭云。任其所報。何必爲齊作意於其間。

○報者。謂齊對楚報答之言也。子高見齊之甚敬。

而不怠。慮其所報。不足以厭楚王之意。則已必得罪。故其懷之。是即作意於齊之報也。仲尼針對其病。故以遊心養中二語勉之。

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但致君命。而不以己與。即此爲難。若人道之患。非思也。

○成云。直致率情。任於天命。甚是簡易。豈

有難耶。此其難者。言不難也。武按。上言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又言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今勉以託不得

已以養中。於身且忘。況傳常情。不傳溢言。但直致君之命耶。此豈有難者。收繳上難字。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釋文。顏闔。魯賢人。太子。刪。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天性嗜殺。

釋文。其居反。伯玉。名瑗。衛大夫。與之爲无方。則危吾國。

宣云。縱其敗度。必覆邦家。○方。道也。法也。與之爲有方。

則危吾身。

制以法度。先將害己。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釋文。其知音智。但知責人。不見己過。

○適足以知人之過而責之。而不知人之所以有過而原之。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

身也哉。

○此句重要。統攝下文。下文形身之外見者也。心身之內在者也。就不入。和不出。即正身之謂也。形

莫若就。心莫若和。

宣云。外示親附之形。內寓和順之意。

○此二句。說明正身之義也。形莫如就。謂身日與親近而順應之。

下文與之爲嬰兒數句。即就之說也。宣以順調和。與下文意不合。蓋心如順之。則入而與之同矣。豈非與之爲无方而危國乎。郭云。

和而不同。義爲近之。然本書山水篇云。一上一下。以和爲量。上下以和爲量。即不上不下而處中也。中庸云。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義

亦猶此。文子上仁篇。和者陰陽調。即陰陽不偏勝而爲和也。淮南汜論訓。陰陽相接。乃能成和。謂陰陽相冲和也。廣韻。和不曄不柔。

也。均有不偏不倚。而歸於中正之義。蓋職傳太子。位居親近。其勢自不能與之疏遠。故曰形莫若就也。然既不可與之同而危國。又不可與之近而危身。二者之間。惟有不上下。不堅不柔。調喜怒哀陰陽。充執厥中而已。故曰心莫若和也。知北遊篇。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此文亦言正汝身。正身者。乃所以致和也。心和二字。爲本節主腦。亦本篇要旨也。雖然之二者有忠。宣云。猶未盡善。正宣注非。上祇言就與和。何得謂未盡善。此云有患者。患在下文入與出也。就不欲入。和不欲出。附不欲深。必防其縱。順不欲顯。必範其趨。郭云。入者遠與同。出者自顯伐也。武按。就者。不過身與之近。入則同流。必致心亦附之。則損和矣。出者。表而出之也。下文積伐而美者。即出義也。出則非和矣。又上文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銜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亦可證出字之義。達生篇。无入而藏。无出而陽。柴立其中央。柴立中央者。處和也。足與此義相發。形就而入。且爲顯爲滅。爲崩爲蹶。顯。滅。絕。崩。壞。蹶。仆也。顯其德天殺。勢必傾危。入而與同。亦必同難。故爲顯滅崩蹶也。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郭云。自顯和之。且有含媚之聲。濟彼之名。彼且惡其勝己。妄生妖孽。心和而出者。積伐而美也。即露才揚己也。故爲聲爲名。人君因案人之所感。且因其修以擠之。則爲妖爲孽矣。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喻無知識。彼且爲无咎。亦與之爲无咎。无咎。不立崖岸。顯口嬰兒句至此。其義與應帝王篇虛而委蛇。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同。達之入於无疵。順其意而通之。以入於无疵病。顯釋文。疵。似移反。病也。句謂因勢而利導之。以入於无疵。此爲日漸之德有成也。上嬰兒數句。就之實也。此則和之效也。如入戎出。則不能致此矣。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而汝也。伐。誇功也。美不可恃。積汝之美。伐汝之美。以犯太子。近似螳螂矣。

一喻。

螳螂句。亦見天地篇。又淮南人間訓云。齊莊王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

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士矣。迴車而避之。韓詩外傳同。成云。螳螂有斧蟲也。武按。

螳螂終臂莊公迴車。其才實勇。故曰。是其才之美者也。積伐者。屢屢誇稱也。積伐而美者。以犯之。與上強以仁義繩墨之言。銜暴人。

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同義。謂屢以仁義之美。進言於太子。無異屢誇已有此美。而欲太子效之也。如此以犯太子。必致觸忌。

而與螳螂當車之所爲相近矣。故曰幾也。或云。伐字。史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小爾雅。伐。美也。幾。易繫辭。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也。猶云端兆也。而應如字讀。積伐而美以犯之幾者。謂積果功伐而才美者。即爲犯人主猜怒之端。蓋妬才忌功。暴君通性。真乃。

走狗之禍。空標燕泥之誅。於古數見。豈緣誇伐。即上文龍比之死。因修見擠。亦非由誇也。此足備一說。然究不若前說之當。螳螂至。

此。爲心而出作喻。積伐而美二句。爲下匠石數節之反而張本。山木膏火一段之正而張本。換言之。以下各節。即爲此二句之正。

喻反喻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

怒也。成云。以死物投虎。亦先爲分決。不使用力。**此**爲嬰兒數句作喻。即爲就字作喻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

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虎逆之則殺人。養之則媚人。喻教人不可怒之。再喻。**自**養虎句至。

此。達之入於無疵也。虎性殺人。達其怒也。達其怒心。則媚養已者。而無殺人之疵矣。以喻太子。其德天殺。殺由於怒也。達其怒心。則。

無殺人之疵矣。能達其怒心者。與和致之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盛溺。成云。蜾。大蛤也。愛馬之至者。**釋文**。

盛皆成。矢或作屎。蜾。徐市軫反。溺。奴弔反。郭云。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者也。適有蚤蚩僕緣。王念孫云。僕。附也。

言蚤蚩附緣於馬體也。詩。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釋文**。蚤。音文。蚤。音文。本或作蚤。同。孟庚反。僕。音木反。而拊之不時。成云。拊。

拍也。不時。掩馬不意。**注**非。不時者。時而拊。時而忘拊也。忘拊之時。則馬不耐蚊虻之虐。而缺銜脫弁。必致毀傷途人矣。考成原疏云。蚊虻羣聚緣馬。卒然拊之。意在除害。不定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缺銜勒人。遭蹄踢也。成意如定時拊。則馬不驚。不知蚊虻之來緣也。無時。拊之又何能確定時節。拊者。拂去蚊虻而已。着必不重。馬何至驚駭傷人。嘗見牧童猝鞭其馬矣。宋見其驚傷如此也。如遇毒蚊羣蟻噬。而不爲之拊。則真缺銜絕轡。往奔傷人矣。則缺銜毀首碎胸。成云。銜勒也。馬驚至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亡。猶失也。欲爲馬除蚊虻。豈有偏至。反以愛馬之故。而致亡失。故當慎也。三喻。**正**王解本於郭成。考郭釋意字。謂在於拊蚊成釋亡字。謂失其所愛之馬。均非也。文之本義。謂器盛矣。湯。愛馬之着有所至矣。然蚊虻僕緣。馬切身之患也。愛馬者。尤當隨時拊之。今不時拊。則其愛有所遺亡矣。此段爲形就而入作喻。謂人與之同。力求合人主。免犯其怒也。然偶失其意。即足致患。如愛馬者。可謂至矣。偶一忘拊。即致毀碎。推之應世。亦復良難。要當慎之而已。慎字。總收上二慎字。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

石。匠名之。往也。司馬云。曲轅。曲道。成云。如轅轅之道也。社。土神。櫟。樹名。圖藝文類

聚八九。御覽九五八。引轅作園。釋文。崔云。道名。武按。總之地名也。司馬成氏。未免臆說。釋文。櫟。力狄反。李云。木名。一云。棗也。社。成云。土神也。禮記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以下。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周官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而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按。此櫟社。蓋如周官說。以木名也。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文選注。引司馬云。絜。市也。李云。徑尺爲圍。蓋十丈。**正**釋文。蔽牛。必世反。李云。牛住其旁而不見。絜。向徐尸結反。武按。如李說。圍十丈。安能蔽數千牛。求高名之麗句下。引崔云。環八尺爲一圍。方與蔽牛義不戾。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俞云。旁方古通。方。且也。言可爲舟者。且

十數。釋文。七尺曰仞。或云。八尺曰仞。武按。旁。崔云。旁枝。是也。俞說非。此旁字。眼上句枝字來。上文蔽千牛。絜百圍。形容正幹之大也。可爲舟者十數。言其旁可剝爲舟之枝以十數。此形容旁枝之大且多也。枝大。益顯幹大矣。此莊子行文之妙。且密而有法也。古者剝木爲舟。旁枝之大者。剝而剝其內。即可成舟。如大幹。則不易如此剝用矣。俞乃不從其易而從其難。觀其原文。徵引多書。以證旁之爲方。方有數義。又必限之爲且。如此作注。亦太費周折矣。即依俞說。而以修詞之例審之。此段連用三其字。爲句中主格。均指幹言。如旁訓且。則爲舟句。係頂幹說。仍形容幹之大矣。不與上蔽牛之形容相複乎。況方義如儀禮大射禮。左右曰方。注。方。旁出也。據此。則照本字讀。固爲旁枝讀作方。亦旁出之枝也。俞原文尙有云。在宥篇。出入無旁。即出入無方。此本書段旁爲方之證。此說更非。所謂段者。本無此字。段他字以寓此字之義也。在宥篇出入無旁之上。即有行乎无方之方字。更何須段旁。如硬派爲段。未免冤苦莊子。至出入無旁。應讀爲依傍之傍。謂塊然獨立。出入無所依傍也。如訓爲方。於上文行乎無方犯衝矣。且行可無方。既有出入。出入即其方也。何能云無。總之無一而可也。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遂。竟也。文選注。引司馬云。匠石字伯。弟子厭觀之。厭。飽也。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釋文。輟。丁劣反。成云止也。斤。正字通。以鐵爲之。曲木爲柄。剝削之總稱。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體重。以爲棺槨則速腐。多敗。以爲器則速毀。疏脆。以爲門戶。則液樸。李慎云。廣韻。樸。松心。又木名也。松心有脂。液樸正取此義。釋文。樸。郭武半反。武按。李慎原文。正取此義下。尙有謂脂出如松心也句。於義方合。王遺此句。則爲爲門戶者。別屬液樸木。而非樸矣。以爲柱。則蠹。蠹。蟲名。以爲室。則燕。燕。蟲名。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郭云。凡可見逍遙遊諸篇。

用之木爲文本。可成章也。大相梨橘柚果藏之屬。成云。藏瓜瓠之類。釋文。相。側加反。藏。徐力果反。成云。在樹曰果。相

梨之類。在地曰藏。瓜瓠之徒。集韻。相。音平聲。廣韻。同。音似梨。而酢。神集韻。余救切。音右。說文。與櫟同。條也。書禹貢。厥包橘柚。傳。大曰橘。小曰柚。爾雅。釋木。柚條。注。似櫟而酢。列子。仲尼籍張湛注。山海經曰。荆山多橘柚。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武按。書傳謂小曰橘。誤

也。淮南主術訓。夏取果藏。高注。有核曰果。無核曰藏。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藏。實熟則剝。剝則辱。

大枝折。小枝泄。俞云。泄當讀爲拙。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拙。楊注。拙。牽引也。小枝拙。謂見牽引也。泄。釋文。徐思列反。崔

云。泄洩同。成云。大枝損。小枝發泄。武按。果蠹蠹者必大枝也。故人每攀折之以剝果。小枝生氣。輒從大枝折處洩出。而易萎矣。故工

於移植果樹者。一遇大枝剪折處。必用泥封。以免洩其生氣。則植之易於成長。此文正合此理。俞乃謂泄字之義。於此無取。改讀爲

拙。武以爲於古人之書。照本字讀之。卽或義未盡協。較之專輒改字。改音者爲妥。清之訓詁家。類蹈擅改之病。非武所敢苟同也。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掊擊由其自取。成云。掊打。相

梨至此。申說上節才美犯幾之義也。物莫不若是。日子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幾伐而死。關成云。幾。近也。武按。无

所可用者。謂无可得而用之也。櫟雖無用。特不可用爲器耳。仍有用爲薪之慮。故久欲求一无所可用之地。以自全。幾死者。因人觀

視欲得爲薪也。乃今得之。郭云。數有睥睨已者。唯今匠石明之。社樹人民所尊。雖爲有用。猶不剪伐。況无用者乎。乃今得

爲社。翦伐可免。故謂爲予大用也。爲予大用。成云。方得全身。爲我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而汝幾近也。關汝以我无用。而謂之爲

散木。則必自以爲有用。而非散人矣。不知有能者苦其生。有用者幾於死。汝幾死之人也。亦何莫非散人乎。散人又何足以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

王念孫云。診讀爲眡。爾雅眡告也。告其夢於弟子。

王說非。本書非無眡字。如齊物論請言其眡是也。

此如應爲眡者。莊子何以不用。而必用診。以勞後人揣測改讀乎。莊子恐不如是之慎也。王氏原文云。向秀司馬彪並云。診占夢也。按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櫟社之事。無占夢之事。診當讀爲眡云云。武按。王氏之意。診既訓爲占。占則必有端策拂龜之事。此意無乃太固。爾雅釋言。隱占也。疏。視兆以知吉凶也。必先隱度。故曰隱占。然則匠石亦必以夢與弟子相與隱度之。故下有密若無言之語也。此與占義合。即與診義合也。又前漢書陳遵傳。馮几口占書數百封。然則診之云者。匠石對其弟子口占耳。此義尤切。何勞繳繞傳會。擅改爲眡乎。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爲社何邪。既急取無用以全身。何必爲社木以自榮。正玩注。訓趣爲急。於文意不合。成云。櫟木意趣。取於无用是也。文謂社之義在保民爲社。即須盡保民之用。既旨趣在於无用。則爲社是何意乎。注謂以自榮於文無據。曰密。猶言祕之。姚鼐云。密默字通用。子方篇仲尼曰。默女無言。達生篇。公密而不應。正密默二字。析義各別。默。緘默不言也。密。隱祕勿洩也。此密下接若無言。戒其無以下諸語外洩也。其戒密之意。一以儆於夢責。恐復爲櫟所聞。二以社爲衆所祈福託保之處。洩則恐衆知其无保民之用而來紛議。故此處以密字爲當。至仲尼語顏以默。其義稍別。謂文王盛德。无容言議。故下即接以又何論耶。之句。非有宜洩之慮也。故以默字爲當。達生篇之密。乃魯公恐顏闔料敗之言。宜聞於東野。必調緩其馬。或不致敗。即無以驗顏闔之言。故公密而不應也。以此見二字之未可隨意通用。且見莊子下字之精審也。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彼亦特寄於社。以聽不知己者詬厲之而不辭也。司馬云。厲病也。圖彼亦直寄焉者。謂彼非爲社也。特寄於社而爲社木而已。散木也。至不材之木數句。即詬厲之語也。不知己三字。跟上又恐知散木句來。文謂彼之无用。乃大用也。人反以无用詬之。即不知己者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如不爲社木。且幾有翦伐之者。謂或析爲薪

木。**註**爲社與爲社木。其義各別。注於此尚未認清。上直寄焉者。爲社木也。而社之義在保民。遵社之義而盡保民之用。則爲社也。

列子周穆王篇。幾虛語哉。**注**。幾音豈。此謂卽不爲社義而施保民之用。然既寄爲社木。民豈有剪伐者乎。以社雖無靈。人民必不致

剪伐社木也。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保於山巒。究與俗衆異。非城狐社鼠之比。**註**衆。指衆社木。言彼無爲社保民之用。

特寄於社。期乎自保。以免剪伐。非若衆社木之義在保民也。故曰。所保與衆異。以義舉之。不亦遠乎。宣云。義常理。按。彼非

託社神以自榮。而以常理稱之。於情事遠也。**註**謂以尋常保民之社義舉之。不亦達於事實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

李云。卽南郭也。伯長也。司馬云。商之丘。今梁國睢陽縣。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庇其所賴。向云。賴。蔭也。崔云。

隱。傷於熱也。成云。駟馬曰乘。言連緡千乘。熱時可庇於其蔭。**釋**文。乘。繩證反。**注**。本亦作庇。賴音賴。武接。隱字。玩注意。屬下句。似

應屬上句。崔訓傷熱。不知何據。恐係臆說。說文云。隱。蔽也。國語齊語。隱。方寸許。藏也。後漢書任光傳注。避也。其字指大木。謂如有結

駟千乘。避藏於其下。將可受庇於大木之所蔭也。此係借千駟之靈。以譬其蔭之廣。觀將字可知。固不必限於傷熱時也。子綦曰。

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言必可爲材也。**釋**此異字。照應上異字。上言其形之異。此因其形異。而揣其材之亦必異

也。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見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成云。軸。如車軸

之轉。謂轉心木也。按解者文理解散。不密。**釋**見明世德堂本作視。應從之。蓋見無心。視有意。句冠俯字。卽俯身視察之也。听

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李云。狂如醒也。病酒曰醒。**釋**文。听。食紙反。醒音早。武按

听與听子方篇。紙筆和墨之紙。釋文同音食紙反。故二字通。又按。藝文類聚八八。引口作舌。應從之。因听藥者舌。應舌爛也。子綦

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成云。不材爲全生之大材。無用乃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斤斧。而庇蔭千乘

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

由木悟人。宣云。神人亦以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天獨全也。此與上段皆言不材之木。明

无用之旨。於義似複。而有不複者在。匠伯攻木之工也。其於櫟。遙望即知。過前不顧。南伯則仰視俯察。舌舐鼻嗅。方知不材。不複者一。後木。枝拳根解。葉爛口而喫致狂。櫟必無是。故觀者如市。而弟子屬厭。是知不材之度。後深於前。不複者二。櫟非盡无用。而求无所可用。故寄社以自保。後木則不類如是也。不複者三。櫟似材而實非材。其沈腐液蠹之性。存於內而驗於後。非稔知木性者不辨。故用攻木之匠伯。後木拳解形於外。爛狂效於前。一經察試。即知不肖。衡厥无用。無殊槁木。故用形如槁木之南伯。不複者四。以此知莊子所引故事。所用古人。非由牽爾。咸寓深意。顧尚云復乎。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司馬云。荆氏地名。宜此三木。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宣云。杙。繫轅也。圖成云。狙猴。獼猴也。釋文。狙。七餘反。杙。以職反。二。圖成云。求高名之題者斬之。崔云。環八尺爲一圍。郭慶藩云。名。大也。詳天下名山三百下。成云。麗。屋棟也。圖秋水篇梁麗可以衝城。列子湯問篇。昔韓戰東之齊。墮楹。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餘音繞梁麗。三日不絕。據此。則麗梁棟一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櫟傍者斬之。釋文。櫟。本一作擱。成云。棺之全一邊而不兩合者。謂之櫟傍。其木極大。當斬取大板。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已夭於斤斧。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臯者。與人有痔瘡者。不可以適河。郭云。解巫祝解除也。成云。額。額也。亢。高也。三者不可往。靈河而設祭。古者將人沈河以祭。西門豹爲鄴令。方斷之。卽其類是也。前漢郊祀志。古天子常以春解調黃帝。用一梟。破鏡。師古注。解。祠者。謂祠祭以解罪求福。又淮南修務訓。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野之河。張湛注。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解。然則古是有用人求解於河之事。特未必真沈人於河耳。如禹以身解於河。但以爲質。並未沈身。修務訓又云。湯早。以身禱於桑山之林。亦不過斷髮剪爪。權充

犧牲。亦未以身殉之也。鄴中沈人祭河。偶遇凶卒盛惑。係一地一時之事。未可引以例常。如鄒子用人於改證之社。則可謂春秋時。凡祭社者必用人乎。又如御覽一〇。引莊子佚文云。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云。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顧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人。今殺人不可。將自當之。如其時人祠已成習。景公何至不從。亦係卜者一時之譴妄而已。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已同。郭云。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翻楚語下篇。在男曰覯。在女曰巫。注。覯見鬼者也。周禮男亦曰巫。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

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宜云可全生。則祥莫大焉。

支離疏者。司馬云。支離形體不全貌。疏其名。

關廣韻五支下云。漢複姓。莊子有支離意。善居庸。則此支離。乃疏之姓也。然莊

多寓言人名每寓妙旨。故下有支離其形之誤。司馬注亦未爲非也。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司馬云。言脊曲頭縮也。淮南曰。

脊管高於頂也。會撮指天。司馬云。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崔云。會撮。項椎也。李楨云。崔說是。大宗師篇。

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形如贅。亦與崔說證合。素問刺熱篇。項上三椎陷者中也。王注。此舉數脊椎大法也。沈形釋骨云。項

大椎以下二十一椎。通曰脊。骨曰脊椎。難經四十五難云。骨會大椎。張注。大椎穴名。在項後第一椎兩旁。諸骨自此築架。往下支生。

故骨會於大椎。會撮。正從骨會取義。又在大椎之間。故曰項椎也。初學記十九。引撮作撮。玉篇。撮。木撮節也。與脊節正相似。从木作

撮。於義爲長。釋文。會。徐古活反。向音活。撮。子活反。武按。朱桂曜云。向音活。活疑括誤。朱說是。因集韻等書。括亦古活切也。崔云。

會撮項椎。不知何據。凡言骨節者。無過素問靈樞二書。並無骨名會撮者。李楨傳憑難經中一會字。卽謂會撮從此取義。殊爲武斷。

考儀禮士喪禮。髻用組。鄭注。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髻皆爲括。又詩車華。德音來括。傳。括。會也。可證髻會括三字通用。詩小雅。臺笠緇

撮。疏。小撮持其髮而已。故會撮卽束會而撮持其髮也。寓言篇。向也括。今也披髮。括字亦就髮言。且張君房本。括下有撮字。益足證

司馬之說是。而崔李之說非也。**五管在上。**李云。管。脇也。五藏之喻。並在人背。李楨云。願肩屬外說。會撮五管屬內說。**正**會撮

爲髻。亦屬外說。**兩髀爲脇。**司馬云。脊曲體駢。故與脇肋相並。**挫鍼治癰。足以劬口。**司馬云。挫鍼。縫衣也。癰。洗衣也。**正**

釋文。挫。徐子臥反。崔云。按也。癰。住黃反。劬。徐音胡。李云。食也。成云。劬。餉也。武接。楚辭招魂。挫糟凍飲。耐清涼些。注。捉去其糟。但取清

醇也。是訓挫爲捉也。集韻。癰。居臨切。音膺。故衣也。據此。則挫鍼治癰者。謂捉鍼縫治故衣也。全句祇說一事。若如司馬說。分爲縫洗

二事。必非有常疾之支離所能兼任。即今市廛。縫補與洗濯者。亦尙分工。而無常者。可以推知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司馬云。鼓。籥也。小筴曰筴。簡米曰精。成云。播。揚也。**正**注非釋文。筴。初卓反。出云。鼓。筴。揲著鑽。籥也。鼓。筴。播精。言賣卜。武按。崔說得

之。曲禮。龜爲卜。筴爲筮。儀禮士冠禮。筮人執筴。楚辭。唐月乃舉。筴拂。籥足證。鼓。筴。即揲著也。卜筮之道。有揲筴。揲筴。分筴。枋筴等事。

句中鼓字。足以該之。管子小匡篇。握粟而筮者。屢中。握粟。猶之播精也。王應麟曰。播精。文選東方朔書。贊作播精。考書贊爲夏侯湛

撰。其序云。支離覆逆之數。注。莊子曰。支離。疏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精。音所。又史記曰。者列傳。夫卜而百不審。不見稱精。集解。離

經云。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精。精米。所以享神。索隱。精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不見尊其精米。據以上各說。可見古之買

卜者。必出精以享神。卜後。無論中否。精歸卜者。就享神。言謂之精。就卜者言。謂之精。猶之享神之牛。謂之犧。精與精一也。支離賣卜

得精。故足以食十人。如爲人簸揚精米。恐尙不敵治經之餉口。惡能食十人乎。且試涉足細曲。從事實筴者。所在可見。其人必仰項

伸腰。以相揚擲。試問。僂僂如支離者。能爲之乎。故鼓筴播精爲卜筮。不待煩言而解矣。**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遊於**

其間。郭云。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宣云。不任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

鐘與十束薪。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鐘。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成

鐘與十束薪。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鐘。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成

云。忘形者猶足免害。況忘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成云。何如。猶如何。

圖成云。姓陸。名通。字接輿。武按。

接輿。又見逍遙遊篇。吾聞言於接輿。句下之註蓋楚之賢人。見人世危殆。託於狂以自隱者也。見孔子周流各國。志在用世。故遊門作歌以諷之。史記孔子世家。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因以至楚。在魯哀公四年。六年。自楚反乎衛。接輿作歌。即其時也。

如往也。德指當世。說合下。來世。往世。爲三世。文言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當世則德衰。鳳兮

鳳兮。欲何往乎。下趨字。即應此往字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郭云。當靈臨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

宣云。成其功。蘇輿云。莊引數語。見所遇非時。苟生當有道。固樂用世。不憚自全其生矣。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宣云。全其生

圖此段。言天下有道。惟望諸來世。見諸往世耳。然來世未至。固可久待。往世已逝。渺難追尋。今值無道之世。惟有全生而已。必如此解。上。來世二句。方不落空。天地篇云。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與物皆傷。就問足明此與上二句之義。方今之時。僅免

刑焉。圖方今天下無道。倖免刑而生也。找足上生焉句。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易取不取。禍重乎地。莫之知避。當

避不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宣云。亟當止者。示人以德之事。殆乎殆乎。晝地而趨。宣云。最可危者。拘守自苦之人。

圖天下有道。則仕而成其功。天下無道。則隱而全其生。行隨世變。不拘一隅。即在窮篇所謂大人行乎无方者也。孔子則不顧世亂

身危。栖遑求用。猶之指畫一定之地。以自限其趨。必致跬步難行。惟有危殆而已。迷陽迷陽。謂荆棘也。生於山野。踐之傷足。至

今吾楚輿夫遇之。猶呼迷陽。踢也。迷吾讀如麻。吾亦楚人。未嘗聞迷陽踢之名。遍詢輿夫。亦無知者。當是王聞未審。不足據也。

其曰棘刺者。蓋有所本。詩召南草蟲章。陟彼南山。言採其薇。朱注。薇似棘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

莊子所謂迷陽者。羅勉道云。迷陽。蔽也。羅說蓋本之朱注。其後林雲銘本之。陸樹芝本之。今王氏亦本之。然知薇蕨可食之菜。僅有薇芒。何至傷足。乃易爲棘刺。然於迷陽終無關也。章太炎云。陽借爲場。迷場。猶迷途也。擅改原文。義仍未允。武按。郭云。迷陽。猶亡陽也。成云。陽。明也。司馬云。迷陽。伏陽也。言詐狂。林疑獨本之云。迷陽。言晦其明。陸四星亦然。云自昧其明。諸說於義爲得。惟郭以亡訓迷爲不當耳。考說文。迷。惑也。又云。陽。高明也。詩。幽風。我朱孔陽。傳。陽。明也。白虎通。爵論。陽。猶明也。蓋莊子之道。在於離形去知。明者。知之所致也。故不尙明。亦如老子大知若愚。玄德守黑之義。故其言曰。吐爾聰明。曰。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鏤矣。曰。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曰。滑欲於俗。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即不尙明之說也。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曰。聖人愚荖。曰。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譚。曰。其含繒繒。若愚若昏。曰。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即迷明之說。亦即迷陽之說也。司馬訓伏陽者。言伏匿其陽而不露也。又曰。詐狂者。人而迷明。則類狂矣。而莊子實深有取於狂焉。亦猶仲尼欲得狂狷而與之也。在宥篇云。猖狂不知所往。庚桑楚篇亦有斯語。山木篇云。道流而不明居。繼之曰。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云。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夫純常者。不居於明也。猖狂者。迷其明也。不知所往而妄行。即卻曲吾行。而非盡地而趨矣。方。道也。蹈乎大道。則不至傷吾足與吾行矣。且也。接與狂者也。仲尼不狂者也。莊子於此。不假之他人。而特寓諸仲尼之行。與接輿之口者。蓋非仲尼不狂之行。不足以啓接輿猖狂之論。且非狂者不知狂義也。莊子蓋有深意焉。豈漫然寓之乎。以上所言。特以司馬所注。無乖本義。因而爲之發揮者也。請再以莊證莊焉。御覽七三八疾病部。引莊子佚文云。陽氣獨上。則爲癲病。素問著至教論云。三陽并至如風雨。上爲癲疾。意亦相同。集韻。狂也。此言陽氣獨上衝腦。則腦迷而爲癲。即爲狂也。又素問宣明五氣論云。邪入於陽則狂。此說。於本句尤切。蓋迷陽者。因邪入之。故陽迷而爲狂也。然則所謂迷陽之陽。指身之陽氣言也。蓋莊子之道。重在凝神。（見逍遙遊篇）而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陽之精

氣曰神。然則凝神者。即凝集陽氣也。陽氣既勝。則獨上衝腦。腦迷而爲狂矣。雖爲修道未和所致。然莊子猶有取焉。以其如能和其陽。則猶可以至於道也。是以莊子又有取於和焉。故本書屢以和爲言也。據此。則所謂迷陽者。乃狂之代名詞。楚狂自謂也。言吾狂乎狂乎。然於吾之所行无傷也。吾雖猖狂妄行。然於吾之足无傷也。乃以棘刺傷足釋之。何所取義乎。无傷吾行。吾行卻曲。宣云。卻步委曲。不敢直道。翻即猖狂妄行。无傷吾足。翻喻吾德自足。而无損傷也。即蹈乎大方。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司馬云。木爲斧柄。還自伐。膏起火。還自消。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成云。桂心辛香。故遭砍伐。漆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爲才能。天於斤斧。翻文子上德篇。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燦。虎豹之文來射。又見淮南繆稱訓。義與此同。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喻意。點清結句。與上接輿歌不連。歌有韻。此無韻。

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自有形外之符驗也。

圖本篇重在一和字。修和而成得之於心者曰德。故曰德者成和之

修也。何以修之。曰遊心於德之和也。何以能遊心於德之和。則曰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夫和德內充。則符驗外見。王駘衰駘之德充。致令人忘其形之惡而成歸。此即所謂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亦即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子產仲尼。則向未能忘申徒叔山之形者也。未能忘其形者。由於有好惡之情也。而好惡之情。最足以滑和。故本篇終之以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即遊心於德之和也。遊心於德之和者。其果不以好惡內傷其身者。其因亦即充德之下手處也。

魯有兀者。王駘。李云。則足曰兀。

圖釋文。兀。五忽反。又晉介按篆書兀。介字和。而駘音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郭

云。弟子多少。敵仲尼。

圖成云。若。如也。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釋文。常季。或

云。孔子弟子。或云。魯賢人。

圖德充於內。故衆附於外。即德之符也。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弟子皆有所得。圖

淮南傲真訓。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武按。淮南坐立字互易。於義較順。蓋教時必坐。議可立。談也。駘德充於內。默以成化。雖不教。議。人曰飲和。故曰實而歸也。或云。和字全篇要旨。似應據淮南補飲人以和句。不知彼係就至人之德。故著其所以能化人之故。在於德之和。亦如本書問陽篇。王果言聖人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文意相同。此則常季不知駘能飲人以和。疑其別有用心。如知之。則無此問矣。直至下文仲尼指出駘遊心於德之和。其能聚衆者在此。與淮南文意不同。故無此句。自不當補也。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宣云。默化也。圖心字。爲篇中眼目。於此提出。心成者。謂不見其口教。必用心感之以成其教也。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直特也。未

及往從。丘將以爲師。而況不如丘者乎。奚假魯國。何但假借魯之一邦。翻假者。假設也。引魯國以從。爲未然之事。

故言何但假設引魯國。且將引天下以從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翻此答其中分魯一語。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先生。言居然王先生也。翻釋文。王于況反。李云。勝也。武按。山木篇。而王長其間。故王。長也。其與庸亦遠矣。固當與庸

人相遠。翻成云。庸常也。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翻承上心成句。喻之聚衆。由於和感。非出有心。常季疑其用心

以成之。故復問。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其人與變俱。故死生不變。大宗師篇。真人不知悅生。不知

惡死。卽令形死。心固未嘗死也。故謂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翻亦

就心言。釋文墜。本又作隊。直類反。審乎无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瑕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瑕。謂審乎已

之無可瑕疵。斯任物自遷。而無役於物也。左傳傳瑕。鄭世家作甫假。禮檀弓公肩假。漢書人表作公肩瑕。瑕假形近。易致互誤。

无假者。眞之謂也。烟雲變滅。以其假而不眞也。眞則永存。不遷不變。佛書釋眞如云。不妄不變。蓋變者假也。无假則不變。故曰不得

與之變。不得與之遺。不與物遷。皆由能審乎无假也。郭氏乃謂假爲瑕之誤。考本書天道篇。審乎无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

其本。亦作假不作瑕。豈二處均誤耶。考瑕字之義。說文云。瑕。玉小赤也。謂色不純也。管子法法篇注。相間曰瑕。謂色雜也。攷工記玉

人曰。天子用全。公用彪。注。全。純色也。彪。謂雜色也。以此知玉以純色爲貴。瑕爲玉之病。以其色雜也。而淮南無瑕句下。有不與物糅。見

事之亂句。糅者雜也。故用瑕字。以與糅亂二字相應。天道篇之假。則與下眞字相對。義各有適。字各有當。可證天道篇之假不誤。本

文假字。則與下守其宗之宗字對。天下篇云。以天爲宗。則宗者天也。列子仲尼篇云。眞者所以受於天也。則天亦眞也。以此推之。則

假與宗對。卽與眞對也。可證本文假字亦不誤。又在宥篇云。以觀無妄。圓覺經云。認妄爲眞。雖眞亦妄。是以妄爲眞之反。假亦眞之

反也。故假妄義通。以是知以觀无妄。義與審乎无假同。特觀爲諦視。審則觀後熟究也。然則假字何不可通。而必漫引淮南正之爲瑕乎。且細玩本文與天道篇。益見假字之重要。所謂極物之真者。審極乎物之真也。即審乎无假也。本文已自明釋其義矣。如改爲瑕。不過自審无瑕。與物何涉乎。本書有所謂真人者。即能審於无假。極物之真者也。大宗師篇。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審乎无假。即真知也。莊子之道。重在一真字。如達生篇。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田子方篇。緣而葆真。知北遊篇。眞其實知。漁父篇。慎守其眞。眞者。精誠之至也。又曰。眞在內者。形動於外。此二句與本篇之義更切。眞在內者。德充於內也。形動於外。故物最之。而與夫子中分魯也。蓋王賡雖無全人之形。而能具眞人之德者也。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宣云。主宰物化。執其樞紐。莊子之

道。在離形去知。以守其和。故大官骸百體者。物也。命物順化以待盡。惟遊心於德之和。不隨物以俱化。此本文之義也。知北遊篇。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所謂命物之化者。外化也。與物化也。所謂守其宗者。內不化也。一不化也。天下篇云。以天爲宗。所謂守其宗者。守其天也。大宗師篇云。其一。與天爲徒。其一。即一不化也。與天爲徒。即守其天也。亦即守其宗也。又淮南原道訓。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外與物化者。即此之命物之化也。內不失其情者。即能守其宗也。義可互證。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本一身。而世俗異視之。正肝之與膽。不同

狀。不同用。不同名。是肝與膽。如楚越之截然爲二也。又大宗師篇云。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是吾與吾身中之物。

亦如楚越之截然爲二也。此自物之所異者視之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皆天地間一物。圖物之數雖號曰

萬。然非外天地而各處。外陰陽而各生也。蠡蠹雖殊。其爲天地間之一物則同也。知北遊篇云。通下一氣耳。大宗師篇云。遊於天地之一氣。均此義也。寓言篇云。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言形雖不同。種則皆同也。列子黃帝篇。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

者大同於物。故仲尼之民胞物與。牟尼謂衆生同具佛性。皆自物之所同者視之也。能作如是視者。忘情於好惡。而遊心於德之和者也。大宗師篇云。同於大通。又云。同則无好也。該无惡言之也。心无好惡而能和。則視之同矣。同則一矣。在宥篇云。我守其一以處其和。義亦猶是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耳目之宜於聲色。彼若冥然無所知。

人每好耳目所宜。而惡所

不宜者。如心遊於和而忘情好惡。則無耳目之宜不宜矣。且此句與人間世之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之義同。蓋徇耳目內通。而不外緣於物。則心自不知耳目與物之所宜也。能如此者。則不僅視物如一。且忘心於視矣。此句較上進一層說。而遊心於德之和。郭云。放心於道德之間。而曠然無不適也。

注太空洞。武按。賈子道術篇。剛柔得適謂之和。所詰是矣。然猶有深義焉。所

謂和者。天地陰陽二氣相合而無偏勝之謂也。故田子方篇。兩者交通成和。兩者陰陽也。淮南汜論訓。陰陽相接。乃能成和。鵠冠子環流篇云。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猶可曰。此道家言也。易曰。保合太和。朱注。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是則儒家之說亦如此矣。是氣也。人物即秉之以生。故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列子天瑞篇。冲和氣者爲人。管子內業篇。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乃生。淮南天文訓。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本書知北遊篇。生非汝有也。天地之委和也。皆爲明證。道家所重在養生。而養生之要。則在養此生生之和。莊子之道。即在於此。故遊心於德之和句。爲莊子之道要。不僅爲本篇之主旨。亦全書之主旨也。夫足以滑此和者。莫過於情。情生於知。啓發此知者。耳目爲之誘也。耳目觸境。而心於以知耳目之所宜不宜焉。因之而好惡之情生。而喜怒之情伏矣。故本篇謂知爲孽。而本書屢以去知忘情爲言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所謂天理者。即性也。即所秉受之和也。欲者。即情之發而爲好惡也。好惡爲喜怒之根。喜怒尤足以滑和。養生之大禁也。蓋喜毗於陽。怒毗於陰。皆乖適中之和。故養生之道。在制喜怒。制喜怒。在

湛好惡。湛好惡。在返視而內聽。即樂記所謂反躬也。返視而內聽。則不知耳目之所宜矣。此與人間世牖之徇耳目內通同義。下文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亦即此義也。老子之塞其兌。文子之閉四關。止五通。其義均同。即釋氏之空六塵。淨六根。戒貪瞋癡。亦何莫非此義也。而貪瞋癡之義。好惡二字足以盡之。湛好惡之功。儒家盡欲二字足以盡之。三家之名雖別。其理則同。其保合太和之道。亦未嘗不同也。且道釋之所同者。猶有說焉。道之功在致虛。釋之功在悟空。不虛。則道不集。過虛。則如死木槪。而喪其常心矣。故在於無過與不及。則亦致中和而已矣。釋家之悟空。在不執有以墜於常。不執無以墜於斷。所謂不落二邊也。所謂空不空藏也。則亦致中和而已矣。天無二道。理無二致。爲道與釋者。同秉此陰陽二氣而生。亦同修此陰陽二氣之和而已。烏在其能異哉。吾之此說。非援釋入道。援道入儒也。特旁徵側引。以曲暢本文之義而已。因修和爲莊子之道要。全書之主旨。不惜辭費。而總釋於此。以爲讀全書者之助焉。

物視其所。而不見其所喪。 宣云。視萬物爲一。故無有得喪。 莊物字。讀應逗。其字。指物字。言對於萬物。惟視其所一。即上之視其所同也得。人所好也。喪。人所惡也。無好惡。則無得喪。而視之如一矣。老子云。同於夫者。夫亦樂得之。文子精誠篇。其得之也。乃夫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皆足相證。

視喪其足。猶遺上也。 莊心無惡也。 常季曰。彼爲己。言殆但能修己耳。

以其知其心。 以其真知。得還吾心理。 莊知。指審乎无假。審者。用知以審究之也。心。指不與物遷與守其宗之心。胎之成。無心。無心。則非用知矣。常季問胎中之言。尚未明其旨。總疑胎用知以得心。用心以得其常心也。

以其心得其常心。 又以吾心理。悟得古今常然之心理。 莊常心。常恆不變之心。指上死生不變。天地覆壓不遺之心也。 物何爲最之哉。 最。聚也。衆人何爲羣聚而從之哉。 關彼之用知以得心。用心以得常心。特爲己耳。與物無與。物何爲聚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成云。鑑。照也。宣云。水不求鑑。而人自來鑑。唯自止。故能止衆之求止者。

水止則清澄。人自來止以取鑑。喻駢德充。物自來最。非由用心。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

唯舜獨也正。

郭云。下首唯有松柏。上首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

聖而趨之。成云。人頭在上。上去則死。木頭在下。下去則死。是以呼人為上首。呼木為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下首草木。傍

首蟲獸。

圖管子法法篇。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可為此正字的解。焦竑云。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

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張君房校本。云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因

郭注有下首唯松柏上首唯聖人故也。武按。孔子集語引此文。其下注云。明本無在萬物之首五字。張君房本。此五字有。集語當是

據張本補入。補者是也。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宣云。舜能正己之性。而物性自皆受正。

圖陸西星云。正如各正性命之正。

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武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故天賦之曰命。命者令也。天令之也。人秉之曰性。二而一

者也。舜在萬物之首而為天子。故能正衆生。

夫保始之微。

保守本始之性命。於何微驗。

圖始。指道言。亦指和與性言。老子

曰。道常無名。又曰。無名。天地之始。換言之。即道天地之始也。又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又曰。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道。又大宗師篇謂道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生天生地。夫生天生地。非始之謂乎。與老子先天天地生字之曰道之義同。故謂始指道

言也。道為陰陽之公名。和為陰陽之相合。道之存於人者。謂之性。性即含和理者也。故刻意篇云。和理出其性。人之秉此和而生以

成性也。謂之始。易曰。成性存存。疏云。性謂稟其始也。是故以體言。謂之道。以用言。謂之和。以和理具於心而未顯其用言。謂之性。以

稟和成性之時言。謂之始。故謂始亦指和與性言也。由此推之。保始。即保和。易所謂保合太和。尤足相證。亦即上文遊心於德之和

之義也。舜獨得正命。即獨得陰陽之和也。故保始謂之保其正命。亦無不可。

不懼之實。

圖此處提出一懼字者。以臨死不懼。

人所最難。保始之義既爲保和。和則視死生爲一。自然不懼。故以人之所最難者爲其徵驗也。若心有所懼。則不能保其和矣。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崔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圖一人入九軍。難必不死。今入之且雄。可謂不懼矣。將求名

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此。將求功名而能自必者。猶可如此。正彼之不懼。非保合其和。而視死生爲一也。非審乎无假。不與

物遷也。特以求勇名之故。而約束其懼死之心。強而爲之者也。然彼以求名猶能制其懼心。況具以下所舉之德者乎。若此。指不懼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成云。網維二儀。苞藏宇宙。圖禮記王制。論定然後官之。注。使之試守。玉篇。府聚也。藏貨也。言官使天

地。府聚萬物也。直寓六骸。宣云。直猶特。以六骸爲吾寄寓。成云。六骸。身首四肢也。圖視六骸如寄。故雖六骸均喪。猶遺土也。

況喪足之一骸乎。此由其中尙有不喪者存。所謂常心也。遠非勇士之不懼所可比矣。象耳目。宣云。以耳目爲吾迹象。圖故

不知耳目所宜。一知之所知。上知謂智。下知謂境。純一無二。圖知之所知非一也。然而不二視之。即上物視其所一。亦即

天地篇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也。而心未嘗死者乎。宣云。得其常心。不以死生變。圖萬物無不隨化而盡。形體亦物也。故無

不死。然形死。而心不隨之俱死。所以謂之爲常也。任形之死猶遺土。即上所謂命物之化也。心不隨之俱死。即上所謂不與物遷而

守其宗也。莊子之道。不外於此矣。彼且擇日而登假。假。徐晉邇。宣云。曲禮。天王登假。此借言遺世獨立。擇日。猶言指日。按。言

若黃帝之遊於太清。圖繹曲禮登假之義。則登假者。死之飾言也。禮記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登假者。就魂氣歸天

言之也。尙書之帝乃殂落。則就形魄歸地言之也。總之皆死之飾言也。歷來傳記所載哲人高僧。有生死來去自由者。有預剋死朝

者。擇日登假。即此類也。彼心未嘗死。故能擇日。以明其來去從容。天地間何奇不有。未可概以怪誕目之也。人則從是也。宣

云。人自不能舍之。圖人則從死。不僅最之。此德之符也。或謂人特從之遊耳。何遂從死。說似過當。不知此特進一步答常季物何

以量之之間。原非事實。然事實亦非盡無。如子畏於匡。回曰。子在。回何敢死。如子不在。則回必從死矣。田橫德不足以感人。然從死者五百人。淮南泰族訓。言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呂氏春秋離俗覽。言墨者鉅子孟勝死。荆陽城君之難。其弟子從死者百八十三人。豈亦過當之說乎。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因常季疑駭有動衆之意。故答之。

圖物最非彼用心以要之。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荅人。圖成云。姓公孫。名僑。字子產。鄭之賢大夫也。子產

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郭云。羞與別者並行。圖有惡心也。不審其德。而惡其形。其明日。

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

未邪。郭云。實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執政。子產自稱。違。避也。齊。同也。斥其不遜讓。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伯昏先生之門。以道德相高。固有以執政自多如此者哉。子而說子

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子乃悅愛子之執政。而致居人後者也。圖後。如論語事君敏其事而後其食之後。言子重視子之執

政。而輕視人也。說者。好之也。後人者。惡之也。非遊心於德之和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

人處。則無過。止。猶集也。明鏡無塵。親賢無過。圖久與賢人處。應蒙其化。而無好惡之過。今子所取大者先生也。而

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宣云。取大。求廣見識。按。取大。猶言引重。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既已殘形。猶與堯爭善。

宣云。堯乃善之至者。故以爲言。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宣云。計子之素行。必有過而後致兀。尙不足自反邪。申徒嘉

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狀猶顯白也。自顯言其罪過。以爲不至亡足者多矣。不

顯言其罪過而自反。以爲不當存足者少矣。

圖嘉客子產自反之說。以狀過不狀過兩面自反。就自狀其過一面說。如誠有過。則

當亡者衆。今不當亡者衆。是自反無過也。無過則足亦不當亡矣。就不狀其過一面說。則無有不當存者。今不當存者寡。僅足不存而已。兩面自反。其無過亦明矣。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

宣云。以兀爲自然之命。而不介意。非有德者不能。圖自反不當亡足。今竟亡之。非由過。乃由命。此無可奈何者也。命而能安。非德不能也。此答子產計子之德句。遊

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上二中。如字。下二中。竹仲反。以羿彀喻刑網。言同居刑網之中。孰

能自信無過。其不爲刑罰所加。亦命之偶值耳。

圖釋文。羿音語。善射人。唐夏有之。一云。有窮之君。篡夏者也。彀音邁。張弓也。郭云。

弓矢所及爲彀中。武按。言今人之有過而當亡足者多矣。竟獲全足。猶之羿射無不中。今遊其彀之中央。必不免於中。而竟不中者。命也。此喻人之全足。由命。非由德。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郭云。廢向者之怒而復常。圖足之全不全。皆命也。笑不全者。由有惡心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以善道滌

我心累。

圖陳氏闕誤。於洗我句下。有吾之自瘡邪一句。注。見張本。舊闕。武按。上言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者。由於被化。而非自

寤明矣。闕者是也。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宋聞先生以殘形見擯。圖好惡不生於心。蓋先

生無執政之好。亦無兀者之惡也。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

以道德相友。圖修德者。形骸以內之事也。與子同學於先

生之門。以期進德。此乃遊於形骸之內也。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以形迹相繼。圖於行止出入之間。以齊執政見責。是

索於形骸之外也。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蹙然起謝。乃者。猶言如此。子無乃稱。謂子毋如此言

也。大宗師篇。不知其所以乃。亦謂不知其所以如此也。

圖此過字。收繳上各過字。蹙。釋文。子六反。大宗師篇。仲尼蹙然曰。釋文。崔

云。變色貌。韓詩外傳四。顏淵蹀然變色。魯有兀者。叔山无趾。李云。叔山氏。宣云。無足趾。遂爲號。踵見仲尼。崔云。無趾。故

踵行。圖議王篇。納履而踵決。成云。履敗。納之。而根後決也。謂踵爲足根也。玉篇。踵。足後。淮南地形訓。北有跂踵民。注。跂踵。踵不至

地。以五指行。叔山无趾。故以踵行。與跂踵相反。郭乃訓踵爲頻。又有訓爲至者。均於本義不合。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

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宣云。有尊於足者。不在形骸。圖釋文。子不謹前絕句。一讀以謹字絕句。武按。應從謹字絕句。因前既犯患。與雖今來句。有時間

對立性故也。如將雖字移置今字之下。則兩句均以時間字冠首。義更顯矣。尊足者。謂足雖削而德固未虧也。吾是以務

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圖以夫子爲天地故。來求覆護。安知夫子之猶若是

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圖自愧以形骸索之。而未能忘形也。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宣云。徑去。孔

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前惠廟德。求學以補之。況無

惡行而全德者也。圖此四字。繳應上四字。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爲。俞云。

實實。猶頻頻也。質聲頻聲之字。古相通。廣雅釋訓。頻頻。比也。郭云。怪其方。有學於老聃。郭說非學子。弟子也。孔子弟子三千。猶

言束脩以上。未嘗無誨。即實實之意也。前節言王殆無心以動衆。此節言孔子有心以聚人。蓋聃以誨諄幻怪之名聞。意在使人聞

名慕之而來學也。一正一反。前後對照。如果學聃。何至聃諷諷幻怪之名聞乎。彼且聃以諷諷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

之以是爲己桎梏邪。李云。諷諷。奇異也。按。呂覽傷樂篇作假諷。本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期同。言彼期以異人之名聞於天

下。不知至人之於名。視猶己之桎梏邪。圖成云。聃求也。釋文。聃音祈。諷。尺叔反。諷。九委反。桎。古毒反。老聃曰。胡不直使彼

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言生死是非。可通爲一。何不使以死生是非爲一條貫者。解其迷惑。庶幾可乎。解其迷惑。庶幾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言其根器如此。天然刑戮。不可解也。聞言彼之本性。自願受此桎梏。如天之所刑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釋文。惡。醜。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聞釋文。駘音臺。丈夫與之處

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

唱者也。常和而已矣。未嘗先人。感而後應。聞孔子集語。引常和人而已矣。其下注云。明本無人字。武按。應照補。无君人

之位。以濟乎人之死。宣云。濟。猶拯也。聞郭云。明物不由權勢而往。无聚祿以望人之腹。李楨云。說文。望。月滿也。

腹滿爲飽。猶月滿爲望。故以擬之。聞郭云。明非求食而往。又以惡駘天下。非以美動人。聞釋文。駘。胡楷反。崔本作駘。成

云。驚駘。和而不唱。未嘗招引人。知不出乎四域。知名不出四境之遠。淮南主術訓。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

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注云。信身在中。是此知字。當讀智。郭云。不役思於分外。成云。忘心遺智。率性任真。二說得之。王誤讀知如字。

且平添一名字。非句義所有。且而雌雄合乎前。宣云。婦人丈夫。皆來親之。聞郭云。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成云。雌雄。禽

獸之類。其意以爲雌雄二字。祇可以名禽獸也。然管子霸形篇。令其人有喪雌雄。注。失男女之偶。則人之男女亦得名之。此總上丈

夫婦人皆來會聚於其前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

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郭云。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无宰。寡人傳國焉。成

云。國无良宰。傳以國政。釋文。傳。文專反。聞釋文。期音基。悶然而後應。悶然不合於其意。而後應焉。聞釋文。悶然音門。李云。

不覺貌。成云。不覺之容。亦是虛淡之貌。汜而若辭。汜然不係於其心。而若辭焉。圖前漢賈誼傳。汜乎若不繫之舟。寡人醜

乎。李云。醜。慙也。圖則陽篇。舉首聞而恥之。又曰。華子聞而醜之。同一句意。可知醜即恥也。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

人而行。成云。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寡人卹焉。若有亡也。宣云。卹。憂貌。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

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釋文。狔。本又作豚。郭注。食。乳也。圖釋文。使。音所吏反。本亦作遊。

狔。徒門反。武按。史記孔子世家。陳蔡間楚聘孔子。乃發徒役。圍孔子於野。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

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阻之。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

也。約在哀公十一年。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以後不復出。並無使楚事。一本使作遊。是也。少焉。陶若。皆棄之而走。

釋文。陶。本亦作陶。司馬云。驚貌。俞云。陶若。猶陶然。徐无鬼篇。衆狙陶然棄而走。陶。並芻之段借。說文。芻。驚辭也。始就其母食。少焉

覺其死。皆驚走也。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郭云。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按。言狔子以

母之不顧見已而驚疑。又不得其生之氣類而捨去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成云。使其形者。精

神也。圖成云。郭注曰。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也。豚子愛母。愛其精神。人慕駘它。慕其才德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

葬也。不以鬻資。郭云。鬻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鬻將安施。成云。鬻者。武飾之具。武王爲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

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鬻資。是知鬻者。武之所資。無武。則鬻無所資。以喻無神。則形無所愛也。李云。資。送

也。正釋文。鬻。所甲反。武按。說文。鬻。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釋名釋喪制篇。鬻。齊人謂扇爲鬻。此似之也。象鬻扇爲

清涼也。鬻有鬻有畫。各以其飾名之也。呂氏春秋孟冬紀節喪篇。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輅。羽旄旗如雲。僕鬻以督之。珠玉以備

之。黼黻文章以飾之。高注。黻。蓋也。黻。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翬於僂邊。荀子禮論。然後皆有衣食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翬翬文章之等。以敬飾之。注。鄭康成云。翬。棺之牆飾也。以木爲筐。以白布畫爲雲氣。如今之幘也。淮南汜論訓。周人牆置翬。注。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翬。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白虎通論。周人浸文。牆置翬。加巧飾。觀上各說。翬者。古所未有。因周人尙文。故有此巧飾。是飾其文也。郭成乃謂爲武飾。恐屬臆說。且自天子至士。皆得用之。特各從其爵命之數。多少不等耳。以呂氏所斥世俗之喪觀之。想其時。庶人亦皆用翬。不復遵爵命之數矣。何以戰而死者獨不得用邪。惟周禮緣人云。刑餘罪人之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豈以刑餘罪人之制待戰死者歟。夫戰而降敵。或臨戰而遁。因以致死者。則信乎其爲罪人。而不得以翬資矣。然此皆不得謂之戰而死者也。所謂戰而死者。衝鋒陷陣。奮不顧身。殺敵力竭而死者也。若然者。豈僅可勇。且亦忠烈。國人方以其爲國捐軀。崇德報功之不暇。而顧以刑餘罪人待之。斥去其翬乎。魯章汪錡死。齊師魯人欲勿殮。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殮也。不亦可乎。豈此之戰而死者。獨不得比於汪錡乎。必無是理也。以此證之。郭成之說。其不當明矣。武以爲翬者。飾文也。戰則重武。而非講文之時。下所謂無其本者。無文之本也。且兵國戰危。兵人離散。亦何從爲之備。翬而戰死者必非一人。又焉得人人而備之。此則其餘義也。別者之屨。無爲愛之。釋文。爲。于僂反。郭云。愛屨者。爲足故耳。皆無其本矣。翬本於武。屨本於足。國。翬本於文。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闕。淮南兵略訓。不爪翦。注云。去手足爪。鬻翦同。不穿耳。御女不加修飾。使其質全。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而夫娶妻。休止於外。而不役之。使其形逸。闕。禮記禮運。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形全猶足以爲爾。上二事皆全其形。而況全德之人乎。宣云。德全則有本。人豈能不愛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

也。闕德充於內。不形於外。寓言篇。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列禦寇篇。播而本才。郭訓才爲本性。釋文。一本才作性。與此才字義同。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成云。並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闕山木篇。仲尼曰。饑溺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發與此同。日夜相代乎前。語又見齊物論篇。闕事變命行。互相替代。前逝後繼。不舍晝夜。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宣云。雖有知者。不能詰其所自始。闕禮記儒行。其規爲有如此者。疏。但自規度所爲之事而行。戰國策。齊無天下之規。注。規。猶謀也。則規者。謀度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成云。滑。亂也。郭云。靈府。精神之宅。宣云。惟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足以滑吾之和。不可以擾吾之靈府。闕事變命行。既不可謀度其始。則維安於無可奈何。任天之行。而不可有所好惡入於靈府。以亂吾之和德也。庚桑楚篇。皆天也。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義與此同。靈臺即靈府。心之謂也。成。即下文德者成和之修之成也。又山木篇。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亦足與此段相發明。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无卻。而與物爲春。李云。兌。悅也。卻。間也。宣云。使和豫之氣流通。不失吾怡悅之性。日夜無一息間隙。隨物所在。同遊於春和之中。闕韻會。兌。穴也。易說卦傳云。兌爲口。淮南道應訓云。則塞民於兌。注。兌。耳目口鼻也。老子塞其兌。閉其門。王弼注。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則王意亦以穴訓兌也。文子下德篇。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注。耳目口鼻。)止五通。(注。五情。)即與道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至真。據上各說。則此文爲使和氣逸豫流通於內。而毋使散失於耳目口鼻之穴也。下文內保之而外不蕩。即爲此文取譬。蓋修道之要在蓄精凝神。如和氣由竅穴散失。則精無由蓄。而神無由凝。斯道無由成。故上文曰。聽止於耳。曰。徇耳目內通。即恐失於兌也。老子之塞兌。文子之閉關。亦同此義。能不失於兌。則能如

文子所云。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至真矣。否則神明何由藏。精氣何由反哉。廣成子語黃帝以至道。亦惟曰。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又曰。慎女內。閉女外。所謂无視聽而閉外。非即不失於兌之義乎。如道家之魏伯陽。則尤明揭其旨曰。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揚。蓋由此文悟得者也。此文。道家視之爲祕要。而郭成諸氏。乃訓之爲悅。無亦昧於莊氏之旨。而未尋究前後文義乎。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宣云。是四時不在天地。而吾心之春。無有間斷。乃接續而生時於心也。

○接字。承日夜無卻。時字。承春。即日夜接續。生春和之氣於心。而不間也。與老子綿綿若存。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義同。綿綿者。即接而無卻也。抱一者。如在宥篇。我守其一。以處其和也。又陰陽合一謂之和。則抱一即處和也。能無離者。勉人處和不可斷離。即接而生和也。又與易成性存存之義同。陳淳曰。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曰性。是性即具理之心也。朱注。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亦即接而生春和之時於心也。推之佛書。無所住而生其心。其義亦無不同。無所住者。可釋爲無所執着。亦可釋爲無所停住。無所停住。即接之義也。生其心者。生其清淨心也。欲清淨生心。不和而能之乎。蓋不和。則陰陽不調。心必煩擾矣。此數語。爲修道奧經。儘與釋不能外之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郭云。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爲法也。郭云。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至平者。莫如水。故人之求平者。皆以水爲準則。天道篇。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大匠取法者。如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注於四角立植。疏。柱也。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如今建築家用水準器。以取平然。故曰。其可爲法也。心而能平。亦猶是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蕩動也。內保其明。外不動於物。○文子上德篇。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武按。平則能內保。停則不外蕩。此喻內保其和而不失於兌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宣云。修太和之道。既成。乃名爲德也。○繡繡性篇。夫德者和也。言得和於心。謂之德。此爲上文遊心於德之和作釋。德不形者。

物不能離也。含德之厚。人樂親之。物不能離者。物自最之也。此爲德之符。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

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成云。執持綱紀。憂於兆庶。飲食教誨。恐其天死。閔成云。姓閔。名損。字子騫。宣尼

門人。在四科之數。甚有孝德。魯人也。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即其人也。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宣云。孔

子之言哀驗它者。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閔孔子集語。引其國作吾國。崇本世本同。當從之。吾與孔丘。

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跂支離无脰。成云。闔。曲也。謂彎曲企踵而行。脰。臂也。謂支體坼裂。僂僂殘病。復無臂也。釋文。脰。徐市軫反。又晉脰。閔釋

文。闔。晉因。郭烏年反。跂。晉企。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上說言說。下說晉悅。其下同。釋文。脰。頸也。李

云。肩肩。羸小貌。李楨云。攷工梓人文。數目顧脰。注云。顧。長脰貌。與肩肩義合。知肩是省借。本字當作顧。按。衛君悅之。顧視全人之脰。

反覺其羸小也。閔釋文。脰。晉豆。武按。各注均未得解。此處李訓肩肩爲羸小。亦無顯據。難免臆說。全人之脰。本非羸小。而視之爲

羸小。必目病青者也。未據靈公目青。何致有此妄見。說殊未愜。李楨改爲攷工記之顧。鄭注。顧。長脰貌。不過頸長耳。有何取義乎。並

未足以明其形之惡。如勾踐頸長。滅吳霸越。爲當時盟主。不反明頸長之可貴乎。是改亦非也。考說文。肩。膊也。廣韻。肩。項下。書盤庚

傳。肩。任也。左傳襄二年。鄭子駟請息肩於晉。註。以負擔喻。本句上肩字。項下之膊也。下肩字。任也。負擔也。猶之冠冠履履。風風雨雨。

曾潑生氏所謂實字虛用也。其脰肩肩者。謂其頸乃肩膊肩負之也。青靈公視闔跂而悅之。忘其形之惡。視形全之人。惟見其以肩

任負其頸耳。猶之天地篇所言橫目之民。目橫於面。脰豎於肩。皆舉一以概其全也。蓋闔跂德充於內。故靈公忘形悅德。非然者。形

貌雖全。不過以肩肩脰之常人耳。蓋以肩肩脰。人人如此。無足悅也。下文德有所長形有所忘句。卽說明此處之義者也。荀子非相

篇。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而長三尺。搗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此則靈公悅德忘形之實證也。襄公大瘦說

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說文。癭。瘤也。李云。癭。瓮。大癭貌。

補釋文。魏烏送反。荒烏葬反。瘳一領反。此

毀卽下形有所忘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總上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形忘志德
 不宜忘。反是乃眞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心於虛。㊤遊心於德之和。而知爲孽。智慧運動而生支孽。㊤說文通論

尊之言彙也。若木伐而生栢。猶顯木之有曲彙也。凡情與事之生。皆由於知。猶栢之生彙也。下三爲字。卽皆由知所生。約爲膠。

禮信約束。而相膠固。德爲接。廣樹德意。以相交接。工爲商。工巧化居。以通商賈。聖人不謀。惡用知。心無圖謀。故不用

圖庚桑楚篇。知者謨也。又曰。至知不謀。不斷。惡用膠。實不彫琢。何須約束。无喪。惡用德。德之言得也。本無喪失。何

用以德相招引。翻秋水篇。至德不得。不貨。惡用商。不貴貨物。無須通商。翻老子曰。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四者

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釋文：鬻，養也。知約德上四者，天所以養人也。天養者，天所以食之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

人既受其於天矣。則當全其自然。不用以人爲雜之。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屏絕情感。固無好惡之情。有人之形。故

羣於人。或云和光混迹。
 圖大宗師篇云。方且與造物者爲人。義與此同。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絕是非之端。

幽無好惡之情故無是非之端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整乎大哉獨成其天 崔云類同於人所以爲小情合於

天所以爲大成云。蒼高貌也。鬪。眇釋文亡。小反。謂名釋疾病云。眇小也。蒼。釋文五羔反。武按。大宗師篇云。其一與天爲徒。其不

一與人爲徒。可作此處參證。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莊子

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成云虛通之道爲之相貌自然之理遺其形質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

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成云。虛通之道。爲之相貌。自然之理。遺其形質。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

得无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宣云：言惠子先誤認情字。按：郭以是非承上言。非。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宣云：本生之理。不以人爲加益之。闢自然者，天也。常因自然，與刻意篇循天之理同義。老子曰：益生曰祥。前漢五行志：妖孽自外來，謂之祥。謂增益其生爲凶妖也。老子又曰：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即因其自然之生，而不益之以人爲也。養生主篇之盡年，卽任其天年自然窮盡而已。皆不益生之義。莊子之道，在養生而不益生。惟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以期如大宗師篇所云：終其大年而不中道夭。卽養生也。上所謂和者，無好惡也。故不以好惡傷身。乃修和之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成云：若不資益生道，何以有其身乎？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有其身者如此。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成云：槁梧，夾膝几也。言惠子疏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說，形勞心倦，疲怠而瞑。槁梧，解詳齊物論。惠子之據梧也。句下。天選子之形。選，解如孟子選擇而使子之選。子以堅白鳴。言子以此自鳴，與公孫龍堅白之論何異。齊物論所謂以堅白之昧終也。解見前。堅白者，以堅石與堅白馬與白，離而兩之以爲題，於無理中說理，以口辯相勝者也。公孫龍倡之，一時和者羣起，其目甚多，如卵有毛，雞三足之類。見荀子勸學篇。本書天下篇末所載，卽惠子之堅白辯。蓋惠子固其中之雄也。故此處注，不必再涉及公孫龍。句固未嘗言子以公孫龍之堅白鳴也。

大宗師第六

本篇云。人猶效之。效之言師也。又云。吾師乎。吾師乎。以道爲師也。宗者主也。正天下篇云。以天爲宗。

與此所謂大宗者義別。天道篇云。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宗。大本與天和者也。蓋謂和爲大宗也。然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本書則陽篇。陰陽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言道爲陰陽之公名也。田子方篇。兩者交通成和。兩者謂陰陽也。據此。則陰陽之公名爲道。陰陽之相合爲和。是則和乃道之實也。故天道篇謂和爲大宗。即無異謂道爲大宗也。莊子何故謂天爲宗。而謂道爲大宗。則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人師地。地師天。天師道也。本篇夫道節。謂道生天地。夫天既法道。道既生天。則謂天爲宗。謂道爲大宗。又何疑乎。且夫道節。長於上古不老句。指道言之也。篇末吾師乎下。亦有此句。則其所謂吾師者。亦指道言之也。而天道篇大宗大本下。所引長於上古諸句。概與本篇末同。則所言謂和爲大宗。無異謂道爲大宗。尤爲明確矣。由以上所證。則此所謂大宗者。道也。所謂大宗師者。以道爲師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凡物皆自然而生。則當順其自然。闢天地篇。尤

爲爲之之謂天。夫無爲爲之者。即其所爲。循天之理。因乎自然。而不雜以人爲也。如下所舉真人不逆寡。不離成。不謀士等是也。故此所謂天之所爲。即下真人之所爲也。人之所爲。即下狐不偕諸人之所爲。而過乎其當者也。總提於此。以爲下文綱領。劉意篇云。虛無恬淡。乃合天德。達生篇云。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即天而生也。蓋以虛無恬淡而至形全精復。下所舉真人之所爲。亦可以此八字概之。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兩其知。智。不強知。則智得所養。郭云。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瀉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闢明此爲知之盛。而非知之真也。齊物論云。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養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矣。夫人之所爲者事也。事之能御者知也。事無涯。故知亦無涯。所謂知人之所爲者。因有人之形。故羣於人。而不離人以獨異。則應知人之所爲也。卽下文與人爲徒也。所謂養其知之所不知者。言知乎其所能知。不強知其所不知者。是不以有涯隨無涯也。則得終其天年而不殆矣。若狐不恃諸人。知人之所爲。而不知養其不知者。故除糞子佯狂僅免外。皆餓死蹈河而中道夭也。雖然有患。成云。知雖盛美。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註知雖盛矣。然未能登假於道。非真知也。故不能無患。夫知有所待而

後當其有待者。特未定也。

成云。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智亦待奪無常。唯當境知兩忘。然後無患。註非

下文。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卽證此文之義。蓋欲知已化。必待已化之時。其知然後當。欲知未化亦然。故曰。知有所待而後當。未化生也。已化死也。死生命也。人何能定。故曰。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成云。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卽人。謂人卽天。所謂吾

者。莊生自稱。此則混合天人。混同物我也。註非。蓋其有待者既未定。則吾之所知者。惡能必其爲真。吾所謂天理者。或墮於人

爲。吾所謂人爲者。或反合於天理矣。如狐不恃等之死。彼必自以爲知之真而死之當矣。安知其行名失己。忘身不真。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哉。齊物論云。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語意正與此同。且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郭云。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

註真知。較知之盛進一層說。知之真者。則不墮於人爲之僞。何謂

真人。

註此句。啓下古之真人四節。

古之真人。不逆寡。

虛懷任物。雖寡少。不逆忤。註逆。不順也。天地篇。是謂玄同。同乎

大順。大順。卽一無所逆也。尙何寡之逆乎。

不雄成。

不以成功自雄。

註徐无鬼篇。成固有伐。雄成之謂也。此常人之情也。真人

則不爾。老子曰。不爲而成。又曰。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不自以爲大。卽不自以爲雄也。本篇。無不毀也。無不成也。齊物論。其

成也。費也。夫視成毀如一。尙何成之雄乎。不謨士。虛夷而士衆自歸。非謀謨招致。

注。非。庚桑楚篇。至知不謀。真人然後有真知。即至知也。故不與士謀。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成云。大時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爲美。

大知有所待而後當。若知之所待者已成過去。亦不追而悔之。此釋家所謂過去心不可得也。若如其所待而知當。亦不自以爲得。此與不雄成之義同。釋家所謂現在心不可得也。上文所謂謨者。謀議未來也。不謨士。則釋家所謂未來心不可得也。若

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危難生死。不以介懷。其能登至於道。非世之所爲知也。聞知能登假於道。斯爲真知。非僅盛也。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成云。絕思想。故寢寐寂泊。其覺無憂。郭云。

隨所寓而安。其食不甘。成云。不耽滋味。聞老子曰。味無味。又曰。五味令人口爽。王嗣清。爽。差失也。故不甘食。其息深深。李云。內息之貌。真人之息以踵。成云。踵。足根。宣云。呼吸通於湧泉。謂湧泉穴。一名地衝。在足心陷者中。屈足卷指宛宛中。

黃庭經云。三關之中精氣深。九微之內幽日陰。口爲天關精神機。足爲地關生命渠。手爲人關把盛衰。武按。人特息以生。道家養生故調息。息由口鼻出入。故爲天關精神之氣機。調之既久。其息深深。則下聚於丹田。因而通於足之湧泉穴。所謂地關生命渠也。觀此。足以證真人踵息之義。若足腎經脈屬少陰。斜從小指趨足心湧泉穴。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上踰內。出腠內。廉尋上股內後廉直貫脊。屬腎。從腎貫肝。入肺中。挾舌本。循喉嚨。然則息由口經喉。入肺。至足踵。周自右經脈以通之。踵息之說。非不可能也。以上

真人一。衆人之息以喉。宣云。止於喉會之際。注。喉會誤倒。應作會厭。靈樞經。憂悲無言篇。會厭（平聲）者。音聲之戶也。又云。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合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閉闔難。其出氣遲。故重言也。武按。會厭。在咽喉之兩旁。能張能收。食入。則收掩其喉。音出。則張開。故曰音聲之戶。乃喉之門也。平人之息。吸由口鼻。經會厭而入於肺。復由肺呼出。然則衆人之息實

以肺。此謂以喉者。特言其息之淺耳。然使肺氣鬱而不通。則亦以喉息矣。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屈服。謂議論爲人所屈。噓。

噓咽也。噓。聲之未出。言聲之已出。吞吐之際。如欲哇然。以狀無養之人。屈釋文。噓音益。哇。獲。嗚。反。崔。一。蓄。於。佳。反。前。文。云。嘔。也。

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情欲深。重。機神淺。鈍。屈音與嗜同。以上真人二。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郭云。

與化爲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距。釋文。距。本又作拒。李。云。欣。出。則。營。生。拒。入。則。惡。死。屈釋文。訢音欣。距音巨。脩然而往。

脩然而來而已矣。成云。脩然。無係兒。屈釋文。脩。李。音。悠。向。云。脩。脩。然。無。心。而。自。爾。之。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宣云。知生之源。任死之歸。屈。不。忘。其。所。始。與。德。充。符。篇。保。始。之。義。同。審。始。者。指。道。也。保。者。守。而。不。忘。也。義。見。被。句。下。命。之。當。終。者。

天也。當任而安之。有心以求。則以人助天也。受而喜之。宣云。受。生。之。後。常。自。得。屈注。非。如。注。謂。受。生。自。得。則。與。上。文。其。出。不。

訢。與。下。文。不。悅。生。矛。盾。此。承。上。句。始。字。始。指。道。也。故。曰。受。而。喜。之。與。下。文。不。以。心。捐。道。一。意。相。承。忘。而。復。之。宣云。忘。其。死。而。復。

歸於天。屈。此。承。上。不。忘。其。始。來。謂。復。其。始。也。猶。之。孔。子。之。克。已。復。禮。孟。子。之。收。放。心。蓋。人。欲。除。則。天。理。自。復。矣。是之謂不以

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郭云。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

故不爲也。俞云。據郭注。捐疑借之誤。屈。尋。省。上。下。文。義。捐。字。不。誤。說。文。捐。弃。也。上。文。不。忘。其。所。始。受。而。喜。之。忘。而。復。之。即。不。以。心。

捐弃其道也。不以人助天者。承上不求其所終來。求其所終者。人爲以求之也。猶之宋人助苗之長也。苗長天也。助之長者人也。助

之適以害之矣。是之謂真人。答上文何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宣云。志。當。作。忘。無。思。屈志字不誤。如作忘。心既忘矣。安

能如下文喜怒哀通四時與物有宜乎。此二者皆心之用也。若然句。總承上文。其心志則承受而喜之。不以心捐道等句。說文志。心之

所之也。靈樞經本神篇。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論語。志於遠。此義亦同。即心之所之者。道也。即不以心捐道也。又素問

陰陽別論說心云。在志爲喜。王冰注云。喜爲心志。此爲本句確解。因喜爲心志。則上受而喜之。與下喜怒通四時之二喜字。皆心志也。心不捐道。亦以其受而喜之也。其容寂。宣云。無爲。其頽頽。宣云。頽也。頽大樣貌。宣云。恢上聲。正釋文。頽。徐去軌反。郭若對反。武按。天道篇。而頽頽然句下。引成云。頽頽高亢顯露華飾。此則訓爲大樣。同一頽之形容詞。不應前後相歧。此處常訓爲高亢顯露至華飾二字。成氏任意所加。應從刪節。蓋秋容寂寞。春氣昭舒。故青陽一至。則生氣開展。草木萌生。羣蟲啓蟄。此即高亢顯露之象也。故寂字。籠下淒然似秋。頽字。籠下煖然似春。可見莊文謹嚴有法。非漫然下字。惜各注家均未尋省及此。淒然似秋。煖然似春。郭云。殺物非爲威。生物非爲仁。圖釋文。煖。音喧。徐況晚反。武按。上句承容寂。下句承頽頽。即其容寂。淒然似秋。其頽頽。煖然似春也。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隨事合宜。而莫窺其際。正淒然似秋。裁制萬物。各有所宜。循環無窮。而莫知其所止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崔云。亡敵國而得其人心。圖不失人心。由於與物有宜也。此與上句承淒然似秋說。利澤施於萬物。不爲愛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圖長養萬物。任天之行而已。不爲愛人而施也。此承煖然似春說。故樂通物。非聖人也。不求通物。而物情自通爲聖人。圖聖人喜怒通四時。而不通物。四時運行。而萬物自通。如春之任物自長。不助其長也。聖人亦任物自通。如樂之則爲有心。而任知矣。有親。非仁也。至仁則無私親。圖天運篇。至仁無親。有親則私也。與利澤施於萬物者異矣。天時。非賢也。宣云。擇時而動。有計較成敗之心。正真人與物爲春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者也。蓋以知爲時。而不以旦夕遷流之天時爲時也。如以天時爲時。必致勞生逐時。則非賢矣。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不觀其通。故有趨避。圖齊物論。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能通利害爲一也。不通非君子矣。此君子。指在位者言。行名失已。非士也。成云。必所行求名而失已。性非有道之士。圖士。指在野者言。逍遙遊篇。

名者實之賓也。以名假而實真也。專行乎名者必失己之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宣云。徒棄其身而無當真性。爲世所役。

非能役人。翻因行名而亡身是因假而亡真也。則身有不當亡而亡者矣。如狐不借輩是也。非役人。乃役於人也。役於人。即失己也。下引古人以明此二句之義。若狐不借。成云。姓狐。字不借。堯時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成云。夏時人。河藥養性。好

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負石自沉於廬水。伯夷叔齊。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紀他。成云。湯時逸人。聞湯讓務光。恐及乎己。遂將弟子蹈於竅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以踏河。翻釋文。他。徒河反。申徒狄。

釋文。殷時人。負石自沉於河。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宣云。爲人用。快人意。與真性何益。翻上之諸人。皆行名失己。亡身不真者也。與真人之所爲者異矣。此節證上文人之所爲。然不知養

其所不知。以致不終其天年者。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郭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俞云。郭注非也。此言其狀。非言其德。義讀爲戔。天道篇。而狀義然。即戔然也。朋讀爲崩。易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无咎。是也。義而不朋。言其狀戔然高大而不崩壞也。朋。狀字。統攝下文。至愧乎忘其言也止。義字。由上淒然似秋與物有宜生出。郭說尙適。俞必改義爲戔。改朋爲崩。又於義

下加然字。費如許周折。然後成其戔然高大而不崩壞之說。驗之上下文義。毫不相干。且容狀非山陵樓觀比。何以崩壞說乎。考禮記鄉飲酒義。西方者秋。秋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注察。嚴殺之貌。故曰。義字由上文秋字生出也。下文。斲萬物而不爲義。斲

卽嚴殺之義。本篇脈絡。前後原屬一貫。又釋名。義裁制萬物使各宜也。白虎通情性篇。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夫裁制萬物。斷決得中。故不與物相朋黨也。秋何嘗私物而有所朋乎。朱桂曜云。鵠冠子備知篇。故爲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備。亂則阿。阿則理廢。備

則義不立。陸注。備。黨也。備則義不立。正與此處義而不朋同意。漢書王尋傳。南山羣盜備宗等。注。蘇林曰。備音朋。武按。

莊子集解內篇補正 大宗師第六

集韻。備同朋。又管子幼官篇劉結注。備卽朋字。此引實爲義而不朋確證。足證俞說迂繆。若不足而不承。宣云。卑以自牧。而非居人下。

翻此句承狀字。說文。承。受也。老子曰。廣德若不足。蓋德足而若不足也。盜跖篇。足而不爭。又曰。不足。故求之。真人則不

僅不爭不求。且與之而不受也。與乎其觚而不堅也。王云。觚立不羣也。崔云。觚。稜也。李楨云。觚是孤借字。釋地。觚竹。釋文。本又作孤。此孤觚通作之證。孤特者。方而有稜。故字亦借觚爲之。與乎其觚。與張乎其虛對文。與當是趨之借字。說文。趨。安行也。按。不堅。謂不固執。

正此句申說義而不朋之義。下與乎止我德之與字。王訓相接意。可移以訓此與字。李謂爲趨借。安行也。句無此意。殊屬穿鑿。觚。說文。鄉飲酒之爵也。史記酷吏傳。漢興。破觚而爲圓。集解。觚。方。案。隱。觚。八稜有隅者。言真人義而不朋。與世相接。猶觚之方而不圓也。然其不朋者。特和而不同耳。與物有宜。亦不堅執也。李乃謂觚爲孤借。亦好橫生枝節矣。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成云。張。廣大貌。按。廓然清虛。而不浮華。正此申說若不足而不承之義。不足者。虛也。虛則易流於華而不實。華而不實。則誠

不足矣。真人者。若虛而實實。故不華也。此卽老子大盈若冲之義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向云。邴邴。喜貌。郭云。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釋文。邴邴。晉內。簡文云。明貌。言邴邴乎其狀似以明知自喜乎。此與下句貼知說。自此至俛乎忘言句。各以二

句。分貼知德禮刑說。崔乎其不得已乎。向云。崔。動貌。成云。迫而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也。翻以知爲時。時至

而動。動於知之所不得已。非喜之也。故上句言似喜。溜乎進我色也。簡文云。溜。聚也。宣云。水聚則有光澤。言和澤之色。令人

可親。翻漁父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大學曰。德潤身。淮南原道訓云。夏得道而肥。呂覽士容論任地篇。人肥必以澤。高注。人肥

則顏色潤澤。蓋德者。得道也。德充於內。故色澤於外也。下文女偶色若孺子。卽證此義。與乎止我德也。與。相接意。宣云。寬閒

之德。使我歸止。正與字。成訓容與。濔乎進色者。由於容與止我德也。此與上句貼德說。厲乎其似世乎。崔本。厲作厲。當從

之。前云。世乃李之借字。廣與泰義相應。郭慶藩云。厲廣古通借。泰字作大。世大古亦通借。厲世二字。皆當如字。厲猶前漢書儒

林傳。以厲賢才焉之厲。言勉厲於禮。其狀如世人之所爲也。此句應上人之所爲伏下與人爲徒。整乎其未可制也。成云。警

然高遠。超於世表。不可禁制。郭勉厲於禮。特似世人耳。實則警然高遠。不爲世俗之禮所拘制也。下文孟子反。子琴張。不憤憤爲

世俗之禮。以觀衆人耳目。故臨尸而歌。斥子貢曰。惡知禮意。即證此意也。此與上句。貼禮說。連乎其似好閉矣。李云。連。綰長

貌。郭云。綰。遠深遠。莫見其門。成云。默如關閉。不聞見也。釋文好呼報反。悅乎忘其言也。釋文。忘本反。成云。悅。無心貌。以上

言真人德行。下明其利物爲政之方。注非。好閉。故忘言。此二句。遙應漢然似秋句。秋氣收斂。故曰好閉。秋氣肅殺。刑之義也。靈

樞經。寒熱病篇。舌縱涎下。煩悅。注音悶。又本藏篇。心高則滿於肺中。悅而善忘。難開以言。正與此及上句義同。難開。卽上句好閉也。

且均就心說。彼義並貼秋說。蓋肺爲秋藏也。故此二句。貼刑說。以刑爲體。郭云。刑者治之體。非我爲。闕此及下三句。方明出

知德禮刑四字。以禮爲翼。郭云。禮者世所以自行。非我制。以知爲時。郭云。知者時之動。非我唱。以德爲循。郭云。德者

自彼所循。非我作。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郭云。任治之自裁。故雖殺而寬。闕下文。殺生者不死。外生。以生爲附贅懸

疣等句。皆殺義也。知北遊篇引老子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義亦相同。皆此處之例證也。此以下至勤行者也。再就知

德禮刑四義分釋之。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郭云。順世所行。故無不行。漁父篇。禮者。世俗之所行也。鳥行以

翼。世行以禮。和光同塵。與人爲徒。而爲人之所爲。故曰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不得已於事也。知以應時。不得已於世

事。隨宜付之。闕文子道原篇。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又曰。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此足以釋以知爲時

之義。言事物來觸之時。知不得已而應之餘時。則寂然無知。亦泯然無時。故知動則時生。知寂則時滅。人於夢寐之際。何嘗有時乎。

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宣云。德之所在。人人可至。我特循之耳。如丘之所在。有足者皆可至。我特與

司登耳。非自立異。按。無意於行。自然而至。故曰與有足者至也。 **說文。**循。順行也。天地篇。是謂玄同。同乎大順。衆人之所行。我順

而行之。而不矯異。即同乎大順也。即循乎玄德也。淮南詮言訓。至德道者若邱山。鬼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注。行道之人。指以爲期。

據此可以明本義。言吾之於德。循之而行。猶之與有足者指丘爲期。循之而至也。蓋丘可遠見。行者每以爲前途之鵠。庶不歧趨。而

德亦吾行之鵠。惟有順而循之而已。而人以爲勤行者也。宣云。人視真人爲勤行不怠。豈知其毫末以我與乎。 **我循**

德而行。容與而止。行實未勤也。而人乃以爲勤行。無亦人多不循行乎。德故以不動者爲勤邪。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

也。一。成云。既忘懷於美惡。亦遺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 **人**人情好有差等。不好亦然。真人於

此不生差別心。視之一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成云。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凡聖不二。故不一皆一之。 **好一**

矣。不好一矣。然好與不好對。仍不一也。真人且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尙何好不好之分乎。故曰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大爲徒。

其不一。與人爲徒。成云。同天人。齊萬致。與天而爲類也。彼彼而我我。與人而爲徒也。 **同生**死。一好惡。喜怒哀樂四時利澤

施萬物。不爲愛人。此與天爲徒也。爲天之所爲也。禮所以講節文者也。儀文繁委。至不一也。而真人以禮爲翼。厲乎似世。此與天爲

徒也。爲人之所爲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成云。雖天無彼我。人有是非。雖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

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此趣者。可謂真人。 **聞**天與人二字。跟繙首來。至此暫作一收。是之謂真人句。再答上文何

謂真人句。並收東上古之真人四節。死生。命也。其有夜日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死生與

夜且等皆由天命。不可更以人與此物之情。實無足係戀也。 **聞**與同預。參預也。死生由命。夜日由天。人不得而參預也。命字天字。

爲以下各節主腦。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身知愛天。而況卓然出於天者乎。正彼。指上命字。命

者。我之生命也。之指彼字。卓指道。言生命生於天。故以天爲父。天生於道。道則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此文謂命出於天。而身尙愛之。

況道卓立於天地之先者乎。此伏下夫道節。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宣云。勢分勝乎已。而身猶死之。宣云。效忠。而

況其眞乎。身知愛君。而況確然切於君者乎。正眞字。即下文孟子反子琴張所歌。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之眞。莊子之旨。

在不悅生惡死。以死爲歸眞。與上句死字。方能相應。上二句。此句之喻也。桑戶節。證此句之義者也。漁父篇。眞者。精誠之至也。又曰。

眞者。所以受於天也。形死而精誠不死。人於忠君不惜死。何獨於離形反眞而顧惡死乎。上眞人四節。即說明此眞字。泉涸。魚

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喻貪生懼死。不如相忘於自然。泉涸四語。又見天運篇。正

釋文。涸。戶各反。爾雅云。竭也。呴。況於況付二反。瀉。本又作濡。音儒。一音如戊反。沫。音末。武接。此與譽堯二語。爲下文桑戶節內子貢

孔子問答設喻之伏筆。彼節魚相忘乎江湖。繳應此文者也。詳於此。故略於彼。彼節人相忘乎道術。繳應譽堯二語者也。莊文中往

往有此佈置。奇肆錯綜。令人不易捉摸。然細加審按。脈絡貫串。有條不紊也。然此文亦兼作下善吾生二語之喻。言善生無救於死。

猶魚處陸相呴相濡。欲善生以救死也。然溼沫有幾。瞬即涸斃。斯須之善。何益於生也。王懋竑疑此文爲錯簡。其亦未加細按乎。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宣云。此道字輕。謂是非之道。言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

忘其臬。按。二語又見外物篇。下三字。作閉其所譽。正此爲桑戶節中作伏筆。說已見上。然亦兼繳應上其好之也。一數句。及死生

命也二句。蓋譽堯。好之也。非桀。不好之也。兩忘化其道。即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也。又死生之間。相去甚促。無異夜旦之常。知北遊

篇云。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正同此義。此與上涸魚數句。在全篇中。籠上鎖下。爲一大關紐。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宣云。純任自然。所以善吾生也。如是。則死亦不苦矣。按。六語又見後。列子天瑞篇。人皆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逸。未知老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宣說

非。文謂人每樂生。不知大塊乃以生勞我也。每畏老。不知大塊乃以老使我得逸也。每惡死。不知大塊乃以死使我得息也。然則生亦何必樂。不必樂。則不必善矣。生與死同。善生直善死耳。善死云者。乃駁辭。非許辭也。蓋善生者。意在益生。益生者不祥。本篇一則

曰不知悅生。再則曰外生。曰殺生者不死。是不主善生也。宣云。善生則死不肯。本書何嘗有以死爲苦之意乎。夫藏舟於壑。藏

山於澤。鳥也。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舟可負。山可移。宣云。造化默運而藏者猶

謂在其故處。關列子天瑞篇。彌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瞿瞿之哉。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

而不得所遷。是恆物之大情也。藏無大小。各有所宜。然無不變之理。宣云。遷生於藏之過。若悟天下之理。非我所得私

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理隨在與我共之。又鳥所遷哉。此物理之實也。按。恆物之大情。猶言常物之道理。舟小於山。澤大於壑。

故曰藏大小有宜。天地密移。故曰猶有所遷。舟山隨天地密移。雖藏之有宜。猶有所遷。喻生命隨歲月遷流。雖善之有術。何可使駐。

恆物之大情。與上文物之情異義。列子湯問篇云。然則天地一物也。夫物無恆。而天地則有恆。故恆物者天之謂也。下文道有情有

信。道之情。自比物情爲大。故大情者。道之謂也。道彌綸於天地之間。故曰恆物之大情。即謂道爲天地之大情也。藏天下於天下。言

藏天下之物於天下之大情。斯物無所得遷矣。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

樂可勝計邪。犯與範同。見範人形猶喜之。若人之生無窮。孰不自喜其身者。犯不必改範。淮南脩務訓。犯津關注。犯。觸也。

又主術訓。犯患難之危注。犯。猶遭也。犯人之形者。偶遭遇或偶接觸而成爲人之形也。遭與觸。皆含偶然與暫時義。以與下萬化對

照。文謂偶犯人形。誕生於世。光陰瞬瞬。如客之寄。生死相續。如輪之轉。古始至今。犯人之形者。千變萬化。數無窮極。現等曇花。何足喜樂。下文有曰。宅而無情死。即明此義也。知北遊篇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郛。忽然而已。又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可以明萬化而未有極之義。上文憂而喜之。喜道也。此則言生不足喜。雖同一喜字。而涵義不同。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遽而皆存。宣云。聖人全體造化。形有生。死。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故曰皆存。固自然之道。物之所不得遽者也。聖人遊於自然之道。故不悅生。不惡死。生固存。死亦存也。盡形雖死。而聖人之心未嘗死。故曰皆存也。達生篇。遊乎萬物之所始終。山木篇。浮遊

乎萬物之祖。田子方篇。吾遊心於萬物之初。其義皆同。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

化之。所待乎。釋文。妖本又作夭。成云。壽夭老少。都不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所嫌惡。猶足爲物師傳。人放效之。況混同萬

物。冥一變化。爲物宗匠。不亦宜乎。固笑伺曰。張君房本。妖作少。武按。應作少。如下文女偶之色若孺子。善少也。稀韋氏挈天地。善

始也。西王母之莫知始莫知終。善始並善終也。彭祖之下及有虞。善老也。摠提於此。以爲稀韋一節之綱。萬物所係。一化所待。指道

言。淮南精神訓云。以死生爲一化。是一化。指死生之一變化言。與上文萬化對。又淮南原道訓云。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

化像而不宰。跂行喙息。蠖飛蠕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上數句之意。謂萬物之生死。待夫太上之道也。足以釋

一化之所待句之義。夫道有情有信。無爲无形。宣云。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成云。恬然寂寞。無爲也。視之不見。無

形也。翻齊物論。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道字。摠承上卓字。眞字。大情句。物之所不得遽句。而實發之。可傳而不

可受。郭云。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成云。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固得字。爲稀韋

節十二得字伏根。自本自根。宣云。道爲事物根本。更無有爲道之根本者。自本自根耳。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成云。

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神鬼神帝。**下文堪坏馮夷等。鬼也。稀章伏羲等。帝也。其神。皆道神之。生天生地。成云。老子云。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圖**老子云。地法天。天法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陰陽未判。

是爲太極。天地四方。謂之六極。成云。道在太極之先。不爲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爲深邃。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

而不爲老。**釋**文。長。丁丈反。按。此語又見後。**圖**此節。關發上節卓字。**稀章氏得之。**以挈天地。**稀章。**即豕章。蓋古帝王也。

成云。挈。又作契。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圖**釋文。稀。郭褚伊反。罕。徐苦結反。成訓提挈。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成云。襲。

合也。氣母。元氣之母。爲得至道。故能盡八卦。演六爻。調陰陽。合元氣。**圖**成云。能伏牛乘馬。養伏犧牲。故謂之伏犧也。釋文。戲。晉義。

○武按。則陽篇云。陰陽氣之大。則氣母者。即陰陽。以其大於各氣也。伏戲畫卦演爻。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也。故易曰。觀變於陰陽。

而立卦。伏羲既明陰陽之理。自能與陰陽合德。即襲氣母之謂也。**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成云。北斗爲衆星綱維。故曰維斗。

得至道。故維持天地。歷終始無差忒。**圖**釋文。崔云。終古。久也。鄭玄注周禮云。終古猶言常也。武按。大道終古不忒。北斗綱維衆星。

亦終古不忒。故曰得之。**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崙。**釋文。崔坏作邪。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

作欽負。成云。崐崙。崑崙山神名。襲。入也。**圖**釋文。坏。徐扶眉反。郭孚坏反。○武按。淮南齊俗訓。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

昆侖。莊達吉謂。釋文云。堪坏。淮南作欽負。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殤。殺祖江於昆侖之

陽。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欽駘。古駘殤本一字。錢別駕云。古不與負通。故尙書不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丕與負通。因之從不之字。亦

與負通也。堪欽亦同聲。**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成疏有里字。）人也。服八石。得水

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溺死。**肩吾得之。以處大山。**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成云。得道。處東嶽。爲太山

之神。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崔云。黃帝得道而上天也。闕成云。黃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

於鼎以迎帝。帝遂將羣臣及後宮七十二人。白日乘雲駕龍以登上天。仙化而去。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李云。顓頊。高陽氏。玄宮。北方宮也。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武。成云。得道爲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

闕成云。顓頊黃帝孫。年十二而

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卽位。採羽山之銅爲鼎。能召四海之神。有靈異。年九十七崩。

禹強得之。立於北極。

釋文。海外經云。北方禺強。黑身。足乘兩龍。郭璞以爲水神。人面鳥身。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

闕釋文。禹晉虞。

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釋文。山海經。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水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

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崔云。少廣。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

闕成云。王母。太陰之精也。豹尾。虎齒。善笑。舜時。王母遣

使獻玉環。漢武帝時。獻青桃。顏容若十七八歲女子。甚端正。常坐西方少廣之山。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也。武按。海外經。山海經。漢

武帝內傳等書。極荒誕不經。然莊書多寓言。上列各書所說。作寓言觀焉可也。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崔云。彭祖壽七百歲。或以爲仙不死。成云。上自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

闕成云。彭祖。顓頊之元孫也。帝封於彭城。善養性。五伯者。昆吾

爲夏伯。大彭。豳章爲殷伯。齊桓。晉文爲周伯。釋文。伯如字。又晉霸。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

而比於列星。

司馬云。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傳說一星。在尾上。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釋

文。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遷。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按。下引七事以明之。

闕說文。奄下云。大有餘也。覆也。

釋文。說晉悅。成云。武丁。殷王名也。號曰高宗。夢得傳說。使求之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傳巖板築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

說。星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與角亢等星。比並行列。故言比於

列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李云。葵當爲葵。聲之誤也。釋文。偶。徐音禹。一云。是婦人也。

釋文。孺。本亦作孺。如喻反。成云。孺子。稚子也。武按。色若孺子。即上文所謂渙乎進色。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

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无聖

人之才。李云。卜梁姓。倚名。宣云。倚聰明似子貢。偶忘聰明似顏子也。釋文。惡。惡並音烏。下惡乎同。成云。惡。惡可言不可也。

武按。上惡。驚歎詞。下惡可。不可也。見人聞世。夫以陽爲充句上。或說失之。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

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守而不失。與爲諄復。參日而後能外天下。成云。心既虛寂。

萬境皆空。郭云。外。猶遣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郭云。物者。朝夕所需。切已難忘。成云。天下

疏。遠易忘。資身之物。親近難忘。守經七日。然後遣之。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成云。隨體離形。坐忘我

喪。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成云。死生一觀。物我兼忘。豁然如朝陽初啓。故謂之朝徹。宣云。朝徹。如平旦之清明。朝徹。說

文。通也。廣韻。達也。朝徹者。前守之九日。此則不待守。而一朝自通也。宋晦庵補大學格致章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守之七日九日。用力之久也。朱說恰爲此處註脚。又楊巖經云。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焉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生滅既滅。外生

也。忽焉者。與一朝之義同。十方圓明。徹之謂也。三家之說。無稍不同。蓋道家於虛極靜篤時。自現此種境界。釋家亦然也。成宣說均

失之。朝徹。而後能見獨。見一而已。釋文。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是道卓然獨立於天地之先也。老子稱道云。獨立不改。則見

獨。即見道也。見獨。而後能无古今。成云。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故無古今之異。闕達生篇。道無終始。即道無古

今也。見道而能後無古今。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宣云。生死一也。至此。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蘇與云。殺生二語。申釋上文。絕貪生之妄觀。故曰殺生。安性命之自然。故曰生生。死生順受。是不死不生也。莊列子

天瑞篇。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所謂殺生者不死。與化物者不化義同。惟列子就天之陰陽四時言之。意謂如霜露既降。草木凋殞。此天化物也。亦即殺生也。天固不隨物化。不隨物死也。故曰殺生者不死。春來大地。萬物萌生。此天生物也。天自不生。故曰生生者不生。老子曰。天地所以能長日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義與此同。此就上不死不生句分釋之也。老子又曰。天法道。故言天即無異於言道也。然就人之修道言之。義又有別。因天本無生。人原有生也。故此文所謂殺生者。如達生篇云。遺生則精不虧。又如南郭子綦之心如死灰。上文之外生。下文之以生爲附贅縣疣。餘如離形去知。忘肝膽。遺耳目。皆殺生之義也。能如是。則可以奪假於道而不死矣。所謂生生者。即上之善益生。老子所言之貴生也。崔云。常營其生爲生生。除營生爲殺生。李云。殺猶亡也。亡生者不死也。矜生者不生也。二氏之說。其於義亦得。蓋此乃女偶言聖人修道之功夫。與天之殺生。生義自有別也。其爲物无不將也。无不迎也。成云。將。送也。道之爲物。拯濟無方。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關應帝王篇。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知北遊篇。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均就聖人之用心言之。故不將不迎。本文則就道之妙用言之。故可不將无不迎。蓋道彌綸天地。包涵萬彙。凡物皆處其亭毒之中。故無物不在其將迎之內也。以言夫道之本體。无將无迎。言夫道之妙用。无不將无不迎。

蓋物有去來。道因將迎而順應之。所謂感而後動也。成云。道之爲物。似於道物二字。尚未認清。本書於此二字。界義甚明。達生篇云。凡有象。象聲色者。皆物也。故道是道。物是物。不可混稱。如上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維斗日月。物也。不忒不息。道也。謂道寄於維斗日月也。又天地篇說道云。金石不得无以鳴。金石物也。所以鳴者道也。謂道寄於金石也。此處其爲物。猶言寄於

物也。知北遊篇謂道无所不在。又謂无乎逃物。蓋道无在。以寄於物而有在也。將字承上殺生。迎字承上生生。无不毀也。无不成也。成云。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迎而迎。無不生成。繼毀字承將。成字承迎。分兩面說。其名爲攫寧。攫寧也者。攫而後成者也。郭嵩燾云。孟子趙注。攫。迫也。物我生死之見迫於中。將迎成毀之機迫於外。而一無所動其心。乃謂之攫寧。置身紛紜蕃變交爭互觸之地。而心固寧焉。則幾於成矣。故曰攫而後成。正有篇。無攫人心。成氏訓攫爲撓。廣雅釋詁。攫亂也。是則攫者。撓亂之也。承毀說。亦即承將與殺說。寧者。安定之也。承成說。亦即承迎與生說。說文。撓。擾也。是攫。撓。同義。天道篇。舜曰。天德而出寧。堯曰。膠膠擾擾乎。乃寧與擾對也。可以證此處爲寧與攫對。攫而後成者。攫毀而後寧成者也。列子天瑞篇。物類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齊物論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蓋分出之物成。而被分之物毀矣。此成由於彼毀也。就天時言之。秋行肅殺。而後春得遂長。故曰攫而後成也。上言天與道既有殺與生之兩用。故物遂有生死成毀之兩途。將與攫。殺之用也。迎與寧。生之用也。天與道何以有此兩用。則以天與道不外陰陽而已。董仲舒曰。天兩有陰陽之施。管子四時篇。陽爲德。陰爲刑。董子又曰。陽氣暖。陰氣寒。陽予陰奪。陽氣仁實愛生。陰氣戾急惡殺。文子上德篇。積陰不生。積陽不化。則陽篇。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故天與道。有生殺之兩用。由於陰陽有生殺之兩性也。故殺也。將也。毀也。陰用事也。生也。迎也。成也。寧也。陽用事也。任陰陽生殺之自然。而自處於不生不死。此之謂天。此之謂道。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成云。副。

貳也。宣云。文字是翰墨爲之。然文字非道。不過傳道之助。故謂之副墨。又對初作之文字言。則後之文字。皆其孳生者。故曰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成云。羅洛誦之按。謂連緒誦之。猶言反覆誦之也。洛絡同音借字。對古先讀書者言。故曰洛誦之孫。古書先口授而後著之竹帛。故云然。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見解洞徹。瞻明聞之聶許。聶許。小語。猶囁囁。聶

許聞之需役。成云。需。須。役。行也。需。勤行勿怠者。需役聞之於謳。釋文。於音烏。王云。謳。歌謠也。宣云。詠歎歌吟。寄趣之深。於謳聞之玄冥。宣云。玄冥寂寞之地。玄冥聞之參寥。宣云。參悟空虛。參寥聞之疑始。宣云。至於無端倪。乃聞道也。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崔云。淮南子祀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偏僂。顧千里云。淮南精神篇。作子求。非求永字。經傳多互誤。抱朴子博喻篇。子永歎天倫之偉。按。據此。下祀與字當互易。孰能以无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成云。人起自虛無。故以無爲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爲脊。死則居後。故以死爲尻。死生雖異。同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誰能知是。我與爲友也。

釋文。尻。苦羔反。唐桑楚篇。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生死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此存亡與生死複。似應從彼作有無生死爲是。夫首脊尻雖分。實爲一體。有無生死雖分。然真人視之。亦一體也。故可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莫逆於心者。蓋四人皆視生死爲一體。心不相違也。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視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成云。子輿自歎。司馬云。拘拘。體拘攣也。曲僂發背。成云。僂。僂曲腰。背骨發露。

釋文。僂。徐力主反。上有五管。五藏之管向上。頤隱於齊。同。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項椎。其形若贅。言其上向。正句贅。即人間世之會撮。一作括撮。言括撮其髮。句句如附贅也。陰陽之氣有沴。郭云。沴。陵亂也。同戾。

釋文。沴。徐徒顯反。在宥篇。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子輿之形惡。蓋由陰陽並毗所傷也。此句。伏下陰陽不翅父母。及彼近吾死數語。其心閒而無事。宣云。不以病攪心。成云。心神閒逸。不以爲事。蹀躞而鑑於井。成云。

跼蹐。曳疾貌。曳，疾力行。照臨於井。釋文。跼，步田反。蹐，悉田反。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重歎之。

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无同。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司夜也。鷄，疑是卯字之誤。時夜，卽鷄也。既化爲鷄，何反云因以求鷄？惟鷄出於卵，卵出於彈，故因卵以求時夜，因彈以求鷄炙耳。齊物論云：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炙。與此文大同，亦其明證矣。

釋文。浸，子鳩反。向云：漸也。○武按：王云：既化爲鷄，何又云求鷄？本文並未言求鷄，乃求鷄化之鷄爲之司夜。義無不當。此與齊物論見卵之義不同。此所求者在司夜之效，故以鷄字爲當。彼則言瞿鵲子方見卵耳，尙未爲鷄，便求司夜，譏其早計也。故以卵字爲當，何可據彼正此。

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鷄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郭云：無往不因。無因不可。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成云：得者生也。失者死也。按：養生主篇：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與此文證合。

釋文。縣，繫也。徐鉉曰：此本是縣挂之縣，借爲州縣之縣。今俗加心別作懸，義無所取。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郭云：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郭謂不解而後物結，非也。言其所以不能自解者，由於物欲膠結於內，而爲哀樂所縣繫也。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上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即物不勝天之義。吾之致此惡疾，天也。既不能勝天，亦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已。又何惡焉？答汝惡之乎句。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成云：喘喘，氣息急也。釋文。川轉反。又尺耿反。子犁往問之。曰：叱。避。叱，令其妻子避。釋文。叱，昌失反。成云：叱，訶聲也。无怛化。釋文。怛，驚也。勿驚將化人。

列子力命篇。易怛也。哉。注。當割反。釋文。丁達反。崔本作勒。晉怛。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爲？爲何

物。將奚以汝適。適往也。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王云。取微蔑至賤。圖言形死爲鼠所食。化爲其肝乎。或

爲蟲所食。化爲其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成云。陰陽造化。何啻

二親乎。圖釋文。翅。徐詩知反。王引之曰。翅與管同。說文曰。管。語時不啻也。書多士。爾不啻不有爾土。釋文。管。徐本作翅。武按。陰陽

句。應上陰陽之氣有沴。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彼。陰陽。悍。不順。宣云。近。迫也。圖吾之將死。因陰

陽之氣有沴所致。是陰陽迫吾死也。如不聽。則我悍然抵拒其命矣。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六語。又見大宗師篇。圖陰陽近吾死。死又何足惡。乃大塊因我生之勞。使我以死

休息之也。如是。吾又何必善生哉。生與死同。善生即無異於善死。無亦多此一善。而不能安時處順者也。注中大宗師篇閭字。當改

爲前字。此節舉事證明前語。故重引之。以作關鎖。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必且爲鑊鄒。大冶必以爲不祥

之金。大冶。鑄金匠。圖金而踴躍自言。大冶必致驚怪。以爲妖異不祥。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

必以爲不祥之人。犯。同范。偶成爲人。遂欣愛鄭重。以爲異於衆物。則造化亦必以爲不祥。圖上文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

此曰人耳人耳。明自喜其爲人也。夫衆生林總。萬態千形。造化無私。平等一視。如自喜爲人。有予智自雄之念。乖造化平等之心。故

以爲不祥也。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何關念慮。圖或生或死。或犯

爲人。或犯爲鼠肝蟲臂。皆在天地陶冶之內。故無往而不可。明生而爲人。無可喜。死而爲鼠肝蟲臂。亦無可惡也。成然寐。遽然

覺。成然。爲人。寐也。遽然。長逝。覺也。圖注非。釋文。成本或作戊。音恤。簡文云。當作滅。蓮。李晉渠。遽然。有形之貌。覺。古孝反。武按。成

不可通。作滅者是也。言處於天地鑪冶之內。一任造化之陶鑄。而爲人之所不得與。故死也。如夢之滅然寐耳。生也。如夢之遽然覺

也。何庸好惡於其間哉。先插此二語於此。至孟孫才母死。節方暢發之。可見莊子之文。有藕斷絲連。西崩東應之妙。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

成云。如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無心於相與。無意於相爲。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無爲而相爲。交友者其意亦然。

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朱注。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注又云。家語記伯

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論語。子曰。孟子

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朱注。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左傳哀十

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

進也。家語。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開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疑卽此之子琴張也。孰能登天遊霧。

宜云。超於物外。撓挑无極。李云。撓挑。猶宛轉也。宛轉玄曠之中。正釋文。撓。徐而少反。郭許堯反。挑。徐徒了反。郭李徒堯反。武

按。在宥篇。絜汝適復之撓挑。以遊无端。爾雅釋詁。適。往也。撓挑。簡文云。循環之名。蓋卽往復之形容辭也。言提絜汝往復。撓挑然如

循環。以遊无端也。卽其上文出入六合之義。且无端與循環義相應。謂如環之無端也。鵲冠子道端篇。復而如環。日夜相撓。撓撓義

通。均可爲此文參證。說文。挑。撓也。則撓挑。卽撓挑也。无極。猶之无端。謂撓挑往復。如循環然。以遊无極也。下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卽

申說此句者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宣云。不悅生。不惡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莫然有

間。崔云。莫然定也。問頃也。闕在宥篇。莫然无魂。成云。莫然无知。又左昭二十八年。德正應和曰莫。杜注。莫然清靜。此莫然。正形

間。崔云。莫然定也。問頃也。闕在宥篇。莫然无魂。成云。莫然无知。又左昭二十八年。德正應和曰莫。杜注。莫然清靜。此莫然。正形

間。崔云。莫然定也。問頃也。闕在宥篇。莫然无魂。成云。莫然无知。又左昭二十八年。德正應和曰莫。杜注。莫然清靜。此莫然。正形

客三人相視而笑。清靜無言也。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成云。供給喪事。或編曲。李云。曲

蠶薄。

四編說文。次簡也。周禮。春官。鼗師注。編讀爲編書之編。宋玉對楚王問。是其曲彌高。而和彌寡。漁父篇。孔子絃歌鼓琴。奏曲

然則曲者。樂曲也。歌辭也。編曲者。編次其辭也。時僅孟琴二人。一編辭而歌。一鼓琴以和之。李乃云蠶薄。孟爲大夫。琴孔門弟子。未

必恃編薄爲生。且何至惟恐積贖其工。挾之往編於死喪者之家乎。李說亦太不倫矣。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

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汝而我猶爲人猗。成云。猶相和聲。四成說非書秦誓。斷斷猶無他伎。疏。猗者。足

句之辭。不爲義也。禮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令之類。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是謂子貢。圖應證上文。警乎其未可制也。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無自修

之行。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崔云。命名也。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

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成云。方。區域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爲人。王引之云。爲人。猶言爲偶。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公食大夫禮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

人偶。是人與偶同義。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爲人。義同。齊俗篇。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尤其明證。四鄭謂人也。讀如相人

偶之人。並非謂讀如相人偶之偶。如爲人可謂之爲偶。則鄭所云。以人意相存偶句。亦可謂之爲以偶意相存人矣。安乎。否乎。且細

玩鄭句。人下加意。則存偶者人之意。非謂人與偶同義也。本文之義。言造物者既範我以人之形。而我不聽。則我悍矣。有道者。則順

受之。方且與造物者爲人。即上文其不一與人爲徒也。又即知北遊篇。直且爲人也。及德充符篇。有人之形。故羣於人也。質言之。則

造物者命我爲人。則我爲人耳。命我爲鼠肝蟲臂。則我爲鼠肝蟲臂耳。即上文崔乎其不得已之義也。淮南精神訓。夫造化者既以

我爲坏矣。將無所違之矣。高注。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離之。喻不求。亦不避也。最足證明本義。再就王氏所徵原道齊俗二文言之。王氏於彼文義。亦未細審。按原道訓云。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言精上通神靈之府。所謂其一與天爲徒也。而形體則與造化者爲人。所謂其不一與人爲徒也。至齊俗訓語更明顯。上與神明爲友者。精神也。下與造化爲人者。所范之人形耳。據此。益足證王氏之說。乖於本義矣。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

成云。氣聚而生。譬疣贅附縣。非所樂。關知北遊篇

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郭注云。死生彼我豈殊哉。足以相證。附贅句。遙明以刑爲體之義。以死

爲決疣潰癰。釋文。疾。胡亂反。宣云。疽屬。成云。氣散而死。若疽。癰決潰。非所惜。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宣云。一氣循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宣云。即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之說。蓋顯生偶然耳。忘其肝膽還其

耳目。宣云。外身也。視死偶然耳。關應上相忘以生。又上文所謂以刑爲體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計來生死。莫知其極。

關應上。撓挑無極。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成云。芒然。無知貌。放任於塵垢之表。逍遙。於清虛之鄉。

關應上。登天遊霧。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成云。憤憤。煩亂釋文。觀。示也。關應上

厲乎其似世乎。譬乎其未可制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成云。方。內方外。未知夫子依從何處。孔子曰。丘天

之戮民也。成云。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夫子既依方內。是自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乎。關言吾生

平以禮束縛一己自然之生。無異受天之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宣云。已之所得不欲隱。固雖然。吾平日與汝講習禮儀。

束其性天。故汝亦共爲戮民也。孔子因子貢以臨戶而歌爲非禮。乃語之以拘禮者如受天刑也。以被其是已非人之心。繼則以相

忘助之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詣也。造乎水者。魚之樂。造乎道者。人之樂。關

相造乎道。即答子貢以方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釋文。池。本亦作地。按。兩本並通。魚得水則養給。人得道則性定。生性字通。

☐天道篇。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又曰。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此處无事。即无爲也。承上逍遙乎无爲之業說。无爲也。而後能虛靜。虛靜則定矣。生字。如佛書無所住而生其心之生。不必改爲性字。彼所生之心。清淨心也。即此之定心也。言欲造乎道者。在其定心。而生定之功夫。則在心虛靜而无事。无事而定自生矣。此莊子修道要旨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宣云。愈大則愈適。豈但養給生定而已。

☐繆應上泉洞譽堯

數語。夫方內方外。道術不同。猶之堯桀之性不同也。然道術雖殊。各有所適。與其互相是非。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即此相忘乎道術之謂也。蓋子反二人。謂子貢不知禮意。子貢以彼臨尸而歌爲非禮。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故孔子以相忘乎道術語之。

貢曰。敢問畸人。司馬云。畸。不耦也。郭云。問向所謂方外而不偶於俗者安在。

☐釋文。畸。居宜反。曰。畸人者。畸於人而

作於天。司馬云。倮等也。成云。率其本性。與自然之理同。

☐釋文。倮。音謀。

故曰。天之小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宣云。拘拘禮法。不

知性命之情。而人稱爲有禮。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按。各本皆同。疑複語無義。當作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成云。子反

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按。不偶於俗。即謂不偕於禮。則人皆不然之。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文義甚明。蘇輿云。以

人之小人斷定畸人。則琴張孟孫輩。皆非所取。莊生豈真不知禮者哉。

☐蘇輿說與本義乖違。篇首樹天之所爲。人之所爲二義

以爲綱。通篇均就二義分疏。此處亦然。上文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爲之業。爲天之所爲也。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爲人之所爲也。君子有二。論語云。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天下篇云。以禮爲行。謂之君子。此人之君子也。即爲人之所爲也。上文古之真人。此天之君子也。即爲天之所爲也。外物篇云。老萊子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即去文尙質。去禮任天。

亦天之君子也。小人亦有二。盜跖篇云。小人殉財。駢拇篇云。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山木篇云。小人甘以絕。此人之小人也。若人之君子則天之小人也。上文狐不偕務光諸人。世所稱賢人也。然行名失已。亡身不真。亦天之小人也。天之小人云者。謂較至人。大人。真人爲小。非同乎人之小人也。成蘇諸氏疑此文語複。未深究君子小人之義者也。蓋上以天理爲主。且義綜其全。謂以天理言之。如行名失已。及拘禮飾文。皆違自然。乃自然之小人也。然人於拘禮飾文者。則謂之君子。下以人情爲主。且語有專屬。謂以人情言之。重禮尙文。於能篤守禮文者。則稱之爲君子。而實天之小人也。因子貢拘拘禮文。故下二語。專就子貢而言。以啓覺之。語複而意不複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名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郭陸咸本。喪字絕句。李樹云。文義未完。蓋魯國三字。當屬上句。與應帝王篇功蓋天下義同。釋言。益蓋也。釋名。蓋加也。並有高出其上之意。言才以善處喪名蓋魯國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

知矣。成云。進過也。宜云。其盡道過於知喪禮者。

此知字。如篇首知人之所爲之知。言孟孫氏已盡居喪之實。進入於世人之

知矣。與上文以禮爲翼。厲乎似世之義相應。

唯簡之而不得。

宣云。簡者略於事。世俗相因。不得獨簡。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

天運篇。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蓋孟孫之心一。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自不哭泣其親。因率

於世人之知。欲簡略於喪禮而不得。於是乃有哭泣也。

夫已有所簡矣。

宣云。然已無涕不戚不哀。是已有所簡矣。蘇與云。二

語泛言。不屬孟孫氏說。姚云。常人束於生死之情。以爲哀痛簡之而不得。不知於性命之真。已有所簡矣。似較宣說爲優。

宣說

是也。蘇姚說非。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宣云。生死付之自然。此其進於知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

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是以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也。宜此其進於知句誤。正語詳下。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成云。先生後死。既一於死生。故無去無程。

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上文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言生死相禪。如環無端。不知生先而死後乎。抑死先而生後乎。既不知死生之先後。是以不知所就也。

宣云。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所不可知之化。如此而已。按。死爲鬼物。化也。鼠肝蟲臂。所不知之化也。**圖**不知之化。將來之化也。將來之化。萬化而未有極也。物不勝天。

亦惟待之而已。由本篇。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義與此同。**且方將化。惡知不**

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宣云。四語正不知之化。總非我所能與。吾特與汝其夢未覺者邪。

宣云。未能若孟孫之進於知也。**注非。**上進於知矣。言入於世知也。宣誤以爲真知。故說如此。此句係仲尼就身設喻。以明上文。且啓下文。言吾

與汝方自以爲覺也。惡知其非夢而未覺者邪。生死亦然。自以爲生矣。安知其非死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彼孟孫氏

雖有駭變之形。而不以損累其心。**注彼。**指孟孫之母。孟孫未死。不得言有駭形。言彼死者有駭變之形。而無損於心。雖死。如夢之

未覺耳。**有且宅。而無情死。**成云。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爲宅舍之日新耳。姚云。情。實也。言本非實有死者。

且宅。言人生駒隙。如一朝之居於宅耳。所謂死者。猶之賃宅者。去此遷彼。而非實死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

所以乃。乃。猶言如此。人哭亦哭。已無容心。**蘇輿云。**孟孫氏特覺絕句。言我汝皆夢。而孟孫獨覺。人哭亦哭。是其隨人發哀。**圖**既

無情死。則死何必哭。哭特世知之禮如此耳。孟孫氏進入世知。故人哭亦哭。所謂厲乎其似世也。郭云。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

人哭亦哭。正自其所宜也。是郭亦以覺字絕句。承上其夢未始覺來。乃作宜。義亦通。**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

謂吾之乎。人每見吾暫有身。則相與吾之。豈知吾所謂吾之。果爲吾乎。果非吾乎。**圖**豈特生死不能知。即吾之爲吾。亦不能

確知也。特自以爲吾。即吾之耳。淮南假真訓。公牛哀七日化爲虎。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日爲虎也。二者代謝外馳。各樂其成形。可爲此處明喻。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厲。同聲通用。至也。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未知魚鳥是覺邪夢邪。抑今人之言魚鳥者。是覺邪夢邪。圖當吾夢時。吾所謂吾之者。魚鳥也。及其既覺。吾所謂吾之者。人也。夢覺異。故吾之者亦不同。是故夢與覺。吾之之吾。皆不相知也。且安知魚鳥之非覺。而爲人之非夢邪。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宣云。人但知笑爲適意。不知當其忽遺適意之境。心先喻之。不及笑也。及忽發爲笑。又是天機自動。亦不及推排而爲之。是適與笑不自主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宣云。由此觀之。凡事皆非已所及排。冥中有排之者。今但當安於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成云。意。而。古之賢人。郭云。資。者。給濟之謂。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

仁義。而明言是非。

成云。必須已身服行。亦復明言示物。

許由曰。而奚爲來幘。而汝也。幘。同只。

圖只。說文。語已詞也。

武按。躬服仁義句。乃爲人之所爲。即人之君子也。

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宣云。如加之以刑然。

圖周禮司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塗之。劓。截其鼻也。釋文。黥其京反。劓。魚器反。

汝將何以遊大澐。

圖釋文。

蕩恣睢轉徙之途乎。

成云。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按。言汝旣爲堯所誤。何以遊乎逍遙放蕩縱任變化之境乎。

圖釋文。

遙蕩。王云。縱散也。恣。七咨反。睢。郭李云。許維反。武按。天地篇。聖人之治天下。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此文遙字。似當作搖。意而

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宣云。言雖不能逕途。願涉其藩籬。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

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圖釋文。與音豫。下同。黼音甫。黻音弗。觀。古亂反。成云。盲者有眼睛而不見物。瞽者眼

無朕縫。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黻。兩已相背謂之黻。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成云。无莊。古之美人。爲聞道故。不復

莊飾。而自忘其美色。據梁之失其力。成云。據梁。古之多人。爲聞道守雌故。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成云。黃帝有聖知

亦爲聞道故。能忘遺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釋文。捶。本又作錘。成云。鑪。鑪也。錘。鍛也。三人以聞道契真。如器物假鑪冶打鍛

以成用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宣云。乘猶載也。黥。則體不備

息之補之。復完成矣。天今使我遇先生。安知不使我載一成體以相隨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

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司馬云。鑿。碎也。盧文昭云。說文作齧。亦作齧。隸省作鑿。成云。

素秋霜降。碎落萬物。非有心斷制而爲義。青春和氣。生育萬物。非有情恩愛而爲仁。釋文。鑿。子兮反。武按。吾師乎。指以下所言

爲師。卽道也。鑿萬物二句。爲天之所爲也。且針對上躬服仁義句而矯正之。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成云。萬象之前。先有此

道。而日新不窮。按語又見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成云。天覆地載。以道爲原。衆形彫刻。咸資造化。同稟自然

故巧名斯滅。此所遊已。宣云。應上遊。闕上數語。與上文夫道有情有信。節義同。故此之所遊。卽遊於道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

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闕或謂仁義深而禮樂淺。仁義內而禮樂外。其忘也。應自淺而深。自外而內。本文不然。疑

有倒誤。淮南道應訓。文與此同。惟先忘禮樂。仁義次之。似當据正。武曰。不然。仁義之施由乎我。禮樂之行拘於世。由乎我者。忘之無

與人事。拘於世者。忘之必駭俗情。是以孟孫之達。且進世知。孟琴之歌。遂來面諛。此回所以先忘仁義而後忘禮樂。蓋先易而後難

也。淮南誤倒。當据此以正之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司馬云。坐而自忘其身。仲尼蹵然

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成云。墮。毀廢。黜。退除。 翻釋文。覺。子六反。崔云。變色貌。墮。許規反。徐待果反。 離

形去知。宣云。總上二句。 翻墮肢體。離形也。黜聰明。去知也。即以刑爲體也。 同於大通。成云。冥同大道。 翻奚侗曰。大當作

化。下文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卽分釋此兩句。淮南道應訓。正作洞於化通。此謂坐忘。翻如此。可謂天之君子矣。 仲尼

曰。同則無好也。宣云。無私心。 化則無常也。宣云。無滯理。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爾誠賢乎。吾亦願學

極贊以進回。 翻注。願學非說苑指武篇。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卽此請從而後之謂也。又在宥

篇云。墮。雨形體。吐雨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淳溟。解心釋神。莫然无現。可作此節參證。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雨三日以往爲霖。 翻左隱九年春王正月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爾

雅釋文。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 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

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崔云。不任其聲。顛也。成云。楊。卒疾也。 翻釋文。裹。音果。食。音嗣。成云。

任。堪也。崔云。趨舉其詩。無音曲也。 子與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成云。歌詩似有怨望。故驚怪問其所由。 曰。吾思乎使

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

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知命所爲。順之而已。

應帝王第七

郭云。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

正郭說非。帝王二字。須活看。如徐无鬼篇。雞鳴也。豕零也是

時爲帝者也。帝。德充符篇而王先生之王。若作實字讀之。則所謂應帝王者。言修道養氣之功。至于其極。與帝王之義相應。蓋寓言也。如謂非寓言。而實言上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上古之治天下者。莫過於伏羲神農黃帝。伏羲畫八卦。作甲子。教市易。結繩而爲網罟。神農作耒耨。教稼穡。嘗百草。黃帝制衣裳。造宮室。作五兵。營陣。半生征討。致肌色肝膽。五情爽惑。皆爲任知任事之尤者也。如篇中所言以己爲牛馬。遊心於無。不知誰何。食豕如人。塊然獨以形立。无爲事任。无爲知主。而謂執此道以治天下。可臻義黃之盛。雖擅龍施之辯。亦不能言其理矣。惟視爲修道養氣之寓言。則圓通無礙。蓋帝王者。寓言乎篇中之太沖。太沖爲陰陽二氣集合成和之名。和則德之實也。絪縕性篇云。夫德和也。德充符篇云。德者成和之修也。又云。和豫通。呂氏春秋云。王者天下之所往也。往則道矣。管子兵法篇。通德者王。是以王寓言和豫通而爲太沖也。說文云。帝者諦也。諦者審也。書堯典傳。其疏云。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篇中覽桓之審爲淵。喻修道者所養之氣。審諦於集虛而爲太沖也。故覽桓之審一段。可作帝字之解義。而帝王二字。即太沖之寓言也。則陽篇云。陰陽氣之大。陰陽沖和。故謂太沖。太大也。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此處蓋以王寓太沖之大也。且也。太沖爲修道養氣之極。帝王爲天下人民之極。太沖虛。爲氣所集。帝王尊。爲人民所歸。太沖莫勝。帝王之勢亦莫勝。故特寓之以題篇也。極則無復可言。故內篇即以此而終焉。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見齊物論。

闢天地篇。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

曰被衣。武接。知字。爲篇中骨幹。通貫全篇。故首爲揭出。而結之以无爲知主。本節之以己爲馬牛。三節之遊淡。合漠。順自然。四節之遊於无有。五節之不知誰何。食豕如食人。末節之渾沌。皆不爲知主也。本節之藏仁要人。二節之經式義度。四節之物微疏明。五節

之神巫預知。末節之儻忽鑿鑿。皆爲知主也。知北遊篇。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據此。可曉然於本篇知與不知之義矣。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而汝有虞氏不及泰氏。成云。泰氏。即太昊伏羲也。圖淮南

覺冥訓。然猶未及慮戲氏之道也。其下云。當此之時。臥偃偃。興眈眈。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語意與此同。懷戲。古通伏羲。成謂泰

氏即伏羲。蓋本此也。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崔云。懷仁心以結人也。宣云。非人

者物也。有心要人。猶繫於物。是未能超出於物之外。圖徐无鬼篇。馳其形性。潛之萬物。此之藏仁要人。馳其形性也。未始出於非

人。潛之萬物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云。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成云。

或馬或牛。隨人呼召。圖天道篇。老子曰。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呼牛呼馬。名也。名者。人爲也。非真也。故

逍遙篇云。聖人尤名。馬牛也者。物也。然秋水篇云。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是人亦物也。德充符篇云。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

也。列子黃帝篇云。和者大同於物。佛書之無差別心。無我相。無衆生相。均此義也。其知情信。成云。率其真知。情無虛僞。圖秋

水篇。是信情乎。成云。信實也。此言其知之情爲實。實者真也。知真。故所得亦真。與下句爲一氣。其德甚真。郭云。任其自得。故無

僞。而未始入於非人。宣云。渾同自然。毫無物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圖至人和同萬物。而非入也。入之云者。馳其形性。凝

滯於物。而心爲之累者也。此段重在知德性真四字。雖自以爲馬牛。然有一真我在。是爲真德。彼懷仁要人。純出人爲之僞。其知非

信。雖曰得人。非真得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崔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俞云。猶言日

者也。義見左文七年。襄二十六年。昭七年。十九年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司馬云。出行也。王念孫

云。經式義度。皆謂法也。義讀爲儀。古字通。屈焦云。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林雲銘云。經常之法式。義理之制度。如三綱五

常。皆所以正人也。二說義并如字讀。非不可通。天下篇云。以義爲理。林說義理字亦合。似不必改讀。天運篇云。故夫三皇五帝之禮

義法度。如義法互易。則爲禮法義度。義亦無所出入。足證改儀之不必矣。且義字於此處最適。釋名。義。裁判事物使各宜也。說文。度

法制也。亦有裁制義。上文以己出。獨裁也。下文。人孰敢不聽。以其獨裁而懼之也。上節藏仁以要人。此則出法以制人。其治更出有

虞氏之下。必如是。然後與上節不違。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成云。以己制物。物喪其真。是欺誑之

德。非實道。圖反映上文其德甚真句。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涉海而鑿爲河。圖說文。涉。徒行厲水也。徒行涉海。

非惟不達。且必陷溺矣。鑿河所以通海。今涉海以鑿河。是倒道而行也。爲下正而後行之反喻。而使蚩負山也。圖此非蚩

力所能也。爲下確乎能其事者之反喻。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用法是治外也。正而後行。正其性而後行化。圖言

不治外而正內。德充符篇。正生以正衆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李云。確。堅也。宣云。不強人以

性之所難爲。正言不強人以力之所不能爲。如使蚩負山之類也。天地篇。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授舉而不失其能。文子自然

篇。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即爲者不難也。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成云。矰。網。鼯。鼠。神丘。社壇。宣云。物尙

有知如此。圖釋文。矰。則能反矰。音分。重。音云反。而曾二蟲之无知。曾。是人之無知。不如二蟲乎。圖言出己私意立法制

人。二蟲猶知避害。曾。是人不如二蟲。而不知避爲治者之法網乎。此答孰敢不聽而化諸。

天根遊於殷陽。崔云。地名。圖李云。殷。山名。殷山之陽。成同。至蓼水之上。李云。蓼水。水名。圖釋文。蓼。音了。成云。蓼水。

在趙國界內。適遭无名人而問焉。

圖成云。遭。遇也。武按。老子曰。道常无名。此无名人。即寓言道也。夫人而无名。則呼牛呼

馬。無不可者。上所謂其知情情。其德甚真也。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故曰无名人。寓言道也。名亦本篇重要字。與知字同貫全篇。

蓋名出於知。无知則无名。首節之自以爲馬牛。此之无名人。四節之有莫舉名。六節之名實不入。皆言无名也。末節則以无爲名尸

結之焉。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俞云。釋詁。豫。厭也。楚辭惜誦。行婞直而不豫兮。

王註。豫。厭也。此怪天根之多問。猶云。何不憚煩也。俞說非。多問方可謂之不憚煩。此爲適遭初問。連下祇二問。俞乃謂怪其多

問爲不憚煩。未免顛預。爾雅釋詁。豫。安也。夫道在无爲。老子曰。爲者敗之。今天根問爲天下。其不安處。即在一爲字。彼人且无名。奈

何向之問爲乎。況所問之爲在天下乎。宜乎无名人斥之去。而闢其問之不安也。以下至感予之心爲。明己之无爲也。予方將

與造物者爲人。人偶也。詳大宗師篇。

圖人偶非。正語亦詳大宗師篇。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成云。莽眇。深遠。按。謂

清虛之氣若鳥然。

圖釋文。莽。莫蕩反。眇。眇小反。武按。逍遙遊篇。適莽蒼。成云。郊野之終。遙望之不甚分明也。釋文。莽。莫郎反。集韻

蒼。茫。義亦與茫同。成所謂郊野之色者。莽蒼也。蒼。蒼草色也。遙望不明者釋莽也。謂茫茫然也。就遠地言。則用莽蒼。就高空言。則用

莽眇。唐桑楚篇。藏身不厭深眇而已。博雅。眇。遠也。然則莽眇者。望之不甚分明之深遠處也。此句與藏身不厭深眇之義同。並下句

實爲下文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之喻。蓋漠字。說文云。通暮。程大昌北邊備對。暮者。漠也。言望之漠漠然也。即望之不甚分明也。亦即

莽之義也。以出六極之外。成云。六極。猶六合。而遊无何有之鄉。說見逍遙遊篇。以處壖垣之野。崔云。壖垣。猶曠

蕩也。圖釋文。曠。徐苦廣反。垣。徐力黨反。李善注。武按。此與上句。爲下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之喻。蓋無有者。無爲也。文子道原篇。

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即順物自然爲之。而已不先也。有私。則必爲私欲所蔽塞矣。必無私焉。然後心能曠蕩。故曰爲之喻也。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帛徐晉藝未詳何字崔本作爲當從之。

翻帛依崔作爲則當去句末爲字否則不

辭俞讀作寢孫詒讓以爲段之誤。又有轉段爲暇者義均不愜。徐晉藝彼必有所本。晉同則義通。藝者才也。言汝又有何才藝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如此則與上汝鄙人也相應。蓋鄙者陋也。鄙陋無才識也。義似較合。此心字爲全篇主腦。凡篇中所言道德氣機情知名實皆總之於一心。文分反正以論之。論其反則藏仁要人。已出經式義度。私心也。天根以鄙人而問爲天下安心也。嚮疾徹明而勤學。恤其心也。見神巫而心醉。迷其心也。感善待而鑿發。亦心之妄也。論其正則泰氏之徐徐于于。率其真心也。接輿之正而後行。正其以已出之私心也。无名人則遊心於淡。老聃則遊心於无有也。壺子之太冲莫勝。則謂之遊心於淡可。謂之遊心於无有亦可。聖人之心則若鏡。而終之以渾沌其心焉。蓋莊子之學。心學也。前六篇所論亦論心已矣。然或舉一隅而未及其全。故此篇特就心之反正與修之次第而詳論之。以爲內篇之殿焉。莊子之學與其道。蓋於此篇盡之矣。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私私焉。宣云。不用我智。翻上二段。明有爲以治天下。即私心主知。非正而後行也。此段即申說正而後行之義。遊淡合漠。順自然而无私。即正內而非治外也。知北遊篇云。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心淡靜而氣漠清。不藏仁以要人也。順物自然。不出經式義度以制人也。仁者有親。私也。法必已出。私也。无私焉。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遊心於淡。合氣於漠。爲全篇精要語。然有先後之分。必先能遊心於淡。然後能合氣於漠。如篇中之徐徐于于。情信。無欺。無私。篇末之四無爲。即遊心於淡也。合氣於漠之極致。即下神巫節之太冲。蓋太冲爲陰陽二氣交合成和之謂也。故遊心二句。爲神巫節之綱。彼節方由淺入深。逐層敷陳。爲修道養氣之總說明。天下二字。道家謂喻全身。言頭之下。足之上也。玩神巫節天壤地文。及機發於踵諸語。即明此言未爲無理。蓋本書多寓言。實則純就修心養氣立論。乃方以外之言也。其中所謂君國臣民。各有寓意。老子五千言。

意亦如之。若徒就文句之實義詰之。則多不合情理。此義已於篇題正語內及之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成云。姓陽。字子居。案。即楊朱。見萬言篇注。有人於此。嚮疾强梁。嚮往敏疾。强幹果決。正嚮如易

繫辭。其受命也如嚮之嚮。疏。如嚮應聲。言其人用知。則敏疾如嚮之應聲。任事。則如梁棟之強而不撓。物徹疏明。事物洞徹。疏

明通達。正史記禮書。疏房牀第几席。案。疏。謂寬也。盜跖篇。內周樓疏。李云。疏。窗外通。武按。室設窗疏。所以通明也。句謂其於物

理洞徹。如窗疏之通明也。上句言用知任事。以聲嚮與梁棟喻之。此言明物。以疏窗喻之。若如注說。則徹與疏複。明達與洞徹複。

學道不勸。圖求知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神怵心者也。言此其學聖

人。如胥之易。如技之係。徒役其形心者也。郭慶藩云。胥。徒民給徭役者。易治也。胥易。謂胥徒供役治事。技係。若王制凡執技以事上

者。不貳事。不移官。是為技所係也。正注非。禮記文王世子篇。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鄭注。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諸子春入學。

管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又云。胥鼓南。注。胥。掌以八樂之會正舞位。周禮。天官。胥十二人。注。胥。讀如謂。謂其有才知。為什長。疏。

周室之內。稱胥者多。謂若大胥小胥胥師之類。雖不為什長。皆是有才智之稱。又云。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也。然則胥須才智而

為長。徒則給使役。職任各分。郭統謂胥徒給徭役。非也。且句僅言胥。以其有才智也。不必涉及徒。謂易治也。亦非。禮記祭義。易抱龜

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智之心。必進斷其志焉。注。易。官名。周禮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據此。則為胥。必精習

樂舞之技。為易。必精習占卜之技。皆為技所纏係而不能移。故曰胥易技繫也。陽子所言之人。以有才智而勤學。何異胥易以才智

為技所係乎。徒勞苦其形。怵惕其心耳。勞形怵心。反應上遊心於淡二句。且曰。虎豹之文來田。以文致獵。猿狙之便。捷

也。執爨之狗來藉。司馬云。藉。繫也。按。猴狗以能致繫。二語亦見天地篇。正藉。訓繫。似與事實不合。凡狗一受馴養。恆依主

人不須繫也。釋名。藉。咀藉也。以藉齒牙也。狗田之久。難必不爲猛獸所咀藉也。上晉易以人喻。此以物喻。上喻勞形。此喻傷生。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或云。聖

人功成不居。似非己爲之。闕不以己出。經式義度也。无私也。化貨萬物。而民弗恃。宣云。貨。施也。成云。百姓謂不賴君之

能。闕不藏仁以要人也。民弗恃。則非民孰敢不聽之治可比矣。有莫舉名。宣云。似有。而無能名。闕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

本書徐无鬼篇。聖人並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義並與此同。使物自喜。成云。物各自得。闕順物自然。不出經式義

度以制之。則物自喜矣。立乎不測。宣云。所存者神。闕處墮壞之弊。自難測其崖際。而遊於无有者也。宣云。行所無事。

闕自篇首至此。分四節。其意不出反正二字。每節內又自有反正。第一節藏仁。但治內矣。而非正。泰氏之徐徐于子。則正也。第二節

以己出法。純治外也。制人更下於要人。於此提出正而後行。以啓下二節。第三節申說正內之義。第四節陽子所言之人。亦治內而

非正。故老子闢其勞神怵心。至功蓋天下。化貨萬物二句。則申說行字之義。至此而後化行也。而其要。則在遊心於淡。含氣於漠。惟

其能遊淡合漠。然後能立於不測。遊於无有。此義均於神巫節實證之。細玩此四節。反正相應。內外相對。虛實相間。先提後敘。先伏

後彰。似斷實聯。皆互相發明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黃帝篇云。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

日。若神。或歲或月或旬日。無不神驗。闕知。主要字。任知必窮。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宣云。惟恐言其不吉。闕首節任

知要人。而人始從。第二節。任知制人。而人不敢不從。此則任知惡人皆棄而不從。前後雖分。實相映射。列子見之而心醉。向

云。迷惑於其道也。闕誤以知爲道。以文爲實。而不知其知非真也。歸以告壺子。列子作壺邱子。司馬云。名林。鄭人。列子師。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

關通篇所說者道也。至此方明點。並出至字。帝王爲人之至。此節不僅說道。乃說道之至。

以與帝王之義相應。

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云。謂季咸之至。過於夫子。

得道與。

成云。與授。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全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邪。按。列子既其文。作無其文。張湛注。引向秀云。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無文相發。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聖人之

之。必有感而後和。

成謂固爲固執之固。非。向注。無難無當。此處應承道字說。言吾平日與汝所言者。盡乎道之外文。而未盡

乎道之實體也。汝僅得吾所言之文。遂自以爲得道之實乎。句本明顯。觀成向注。反令人迷惑。下天壤太沖。卽示之以實也。

而无雄。而又奚卵焉。

郭云。喻列子未懷道。

此以雌喻文。以雌喻實。以卵喻道。言有文而無實。安從得道。猶之有雌而無

雄。安從得卵。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

而。汝也。信讀曰伸。言汝之道尙淺。而乃與世亢。以求必伸。列子。亢作抗。

信讀伸非。

當如上其知情信之信。實也。淮南謬稱訓。文者所以接物也。言汝誤以吾前與汝所既之文爲道。謂所以接物者也。遂出而與世亢。以爲必可得世人之實情矣。不知世人其情非信。故反爲所惑也。

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故使人得而窺測之。

關文者章於外。故使人得而窺測以惑之。

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

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澤灰焉。

宜云。言無氣骸。

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

列子注。引向云。塊然若土也。

關注非。此示以地之文。非示以塊然之土也。易說卦。坤爲地。爲文。地文二字。本此史記樂書注。文猶動也。故草木之萌動勾苗。條達敷榮。水流地上。蕩漾成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皆地之文也。

譬諸泰岱之雲。生於石罅。騰於太清。膚寸而合。不崇朝而滿天下。人身之氣亦如之。發於玄牝。會於泥丸。然後周流一身。無時或息。

此段言養氣初功。蘊積於下。有待上騰。故以地文爲喻也。萌乎不震不正。俞云。列子作罪乎不讓不止。當從之。罪讀爲罪。說文作𡗗。云。山貌。震卽𡗗之異文。不讓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巽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止誤作正。失其義矣。據釋文。崔本作不讓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按。列子注引向云。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滅。此至人無感之時也。震。正。均不誤。據俞說。不動不止。以巽乎形容之。巽山貌。形容不動可也。亦可形容不止乎。理恐難通。萌承地文說。如草木之始萌芽也。在此處。義頗重要。上既承地文。下之不震不正。杜字。機字。皆從此字發生。如作𡗗。則無所取義矣。震。易說卦云。動也。正。爾雅釋詁云。長也。有主字義。與佛書無所住而生其心之住義同。又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正。朱注。正。預期也。就地文言之。草木初萌。不動之以助長。如爲勾苗。不正之使必直。又不預期以必生。純如无名人所謂順物自然而已。以喻養氣者。氣機初萌。心不可馳於物以擾動之。然亦不可有執着心。即主宰之也。即無所住也。此不正之一義也。又不可有希望心與攀緣心。希望者。預期也。攀緣則由希望而生。此不正之又一義也。循是以養。即上所謂遊心於淡也。萌乎者。神氣初萌。有機無跡。故用乎之疑問詞。季咸見之。謂其未萌。則有機。謂其已萌。則不震不正。未有萌動之跡。疑而不明。故曰見怪見滌灰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成云。杜寒也。列子機作幾。下同。注引向云。德幾不發。故曰杜。圖德充符篇云。德者。成和之修也。蓋修和已成。方謂之德。此則和氣初萌。尙無德可言。故曰杜德。言德閉塞而未顯也。然德雖杜。而機已萌。故季咸得見之。見機而未見德。猶之列子見文而未見實也。壺子此時境界。如顏回坐忘。南郭子綦喪我。故季咸曰死。曰弗活也。此證明遊心於淡。一。當又與來。臂亦試也。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列子全作灰。圖當作全。吾見其杜權矣。宣云。杜閉中。覺有權變。圖前僅見其將萌而未發之機。此則見其變動之權。故曰有生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注引向云。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此地之文。不猶外乎。按。郭注地之作之地。外作鄉。是誤字。昔

人謂郭竊向注。殆不然。此類得毋近是乎。正壤。柔土也。無塊曰壤。變地言壤者。明非砂石斥鹵不毛之區。草木各物。皆易萌芽生

息也。就人言之。頭圓象天。足方法地。故頭足爲一身之天地。黃庭經云。口爲天關精神機。足爲地關生命槩。則以人之氣息入出起

迄處。定天地之關也。天壤二字。爲本節四段之總綱。自地文至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句。說明壤字。未始出吾宗段。方說天字。名實

不久。列子注引向云。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實皆爲棄物。按。郭注則下作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爲棄物矣。正淮南原道訓。天

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張注。名爵號之名也。實幣之屬也。一曰仁義之功賞也。又本經訓。是故生無號。死無諡。實不聚而名不立。注

實。財也。皆以爵號貨利釋名實。近是矣。然不足以概本義。蓋天壤之間。惟道無名。以无形也。有形則有實。有實則有名。無乎非實。亦

無乎非名。淮南所云。天下爲之圈。名實同居者。言圈內惟名與實無他物也。豈但以功名貨利限之乎。如夷齊務光之殉名。殉仁義

之名。非羨爵號功賞之名也。踐仁義之實。非貪貨財利祿之實也。然自有道者視之。彼夷務之名實。皆亡身不真。足以傷生損性。是

以不入也。且呼牛爲牛。呼馬爲馬。人之名亦不人也。忘肝膽。遺耳目。墮肢體。本身之實亦不入也。故曰名實不入。若然者。則能如老

子所云虛極靜篤之候也。然後可以機發於踵。再進焉。然後洋溢於天壤間。而爲太沖莫勝矣。此證遊心於淡二。而機發於踵。

宣云。一段生機。自踵而發。闕大宗師篇云。真人之息以踵。用子方篇。老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

交迫成和。而物生焉。慎子曰。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沖和之氣在其中。四萬二千里已上爲陽位。冬至之候。陽氣發於地。一氣上升

七千里。至六氣。則上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又曰。天地之所以能長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

生陰。二者交通。合爲太和。武按。慎子乃本老子之說而發揮之。漢鍾離權又本慎子之說。著靈寶畢法一書。言人身陰陽之氣。其一

晝夜之升降。與天地陰陽四時之氣相應。因按月令節候。詳言養氣之方。以傳呂純陽。修煉家視之爲祕法焉。此處亦以天壤氣之升降。喻人身內氣之升降。以壤喻踵。黃庭經之地關也。機發於踵。卽老子所言赫赫發乎地也。亦卽慎子所言。冬至之候。陽氣發於地。一氣上升也。蓋冬至之候。在易爲震卦。一陽初生之時也。大宗師篇。真人之息以踵。義詳彼注。與此有別。彼言真人呼吸之常息。此言身中陽氣之初發。然衆人之呼吸以肺。養氣家則以丹田。所謂內呼吸也。蓄其身中陰陽二氣。發於兩腎。而聚於丹田。此種時候。亦非可驟幾。至機發於踵。則可以踵息矣。然非真人不能也。前段氣之初萌。此段氣之正發。將上騰而及於天矣。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宣云。善卽生意。善字本於易。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前爲氣之初萌。此爲氣之繼發。當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釋文。側皆反。本又作齊。下同。齊當如字。與下勝字衡字相應。月令。仲夏之月云。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注。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前言人身之氣與天氣相應。此發於踵之氣。猶之赫赫發於地之陽氣也。身之陽氣方盛。其陰氣欲起而相爭。故不齊也。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列子。勝作朕。當從之。注引向云。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跡。按郭注。莫見其迹。作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仍當作勝。方與上不齊。下衡字相應。淮南詮言訓。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必反爲神。謂之太沖。注。沖調也。反諸神。則神制形從。卽神勝也。神勝謂之太沖。與此太沖莫勝之義同。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神爲陰陽之用也。沖注調者。蓋太沖乃陰陽二氣調和之名也。文子上篇。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列子天瑞篇。沖和氣者爲人。慎子謂陽陰二者合爲太和。據此諸說。此太沖之所由名也。陰陽和。則無爭。無爭何有勝。故曰太沖莫勝也。篇中所言之莽眇。塢垠。无窮。无盡。皆形容太沖者也。而遊心於淡。與篇末所言之虛。則修太沖之下手工夫也。能淡能虛。然後

能合氣於漠。謂合陰陽二氣而爲沖漠之利。卽太沖也。是太沖之爲氣也。體莫大焉。位莫極焉。用莫神焉。勢莫勝焉。與帝王之義有
司符焉。故本篇名之曰應帝王。實歸重於太沖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宣云。衡。平也。列子注引向云。無往不平。泥然一之。
按。郭注同。謂氣之初發。陰陽有盛衰多少。每不能平。故必平之。使平以成和。和之極。則太沖也。李咸齋見其平之之機。正當平之
之時。氣固尙未平也。故曰。先生不齊。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列
子。鯢桓之審。作鯢旋之潘。張注以爲當作蟠。云。鯢。大魚。盤桓也。蟠。回流也。言大魚盤桓。其水蟠迴而成淵。泉淵有九名者。謂鯢桓
止水。流水。濫水。（爾雅。水涌出也。）沃水。（水泉從上溜下。）汎水。（水泉從旁出。）壅水。（河水決出。還復入也。）汧水。（水流
行也。）肥水。（水所出異爲肥。）是爲九淵。皆列子之文。成云。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鯢鯢盤桓。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多種
不同。而玄默無心一也。正此處各注都不得解。就列子文論。潘不誤。張改蟠。非也。管子五輔篇。決潘渚。注。潘。溢也。言鯢桓之水。溢
出而赴於淵也。此處自當作審。方與上下文相應。徐无鬼篇。水之守土也審。羅勉道云。言水之守土。審定不移也。管子度地篇。水出
地而不流者。命曰淵。蓋水性就下。不赴海則趨淵。所向審諦。決不誤趨高地。至淵則停而不流。故曰守土也。審。審知乎土之下處也。
此處。鯢桓之水。其審諦而守者。水惟淵之趨。水之所歸曰淵。以喻氣之所會曰太沖。水之審守淵。喻人之審守氣也。鯢。張云。大魚。且
謂鯢鯢盤桓。非也。鯢桓之水爲淵。是尙未爲淵也。鯢。鯢。魚之大者。非海不容。況未爲淵之水。安能容其盤桓乎。本書外物篇云。漚瀚
守鯢。李云。皆小魚也。庚桑楚篇云。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此則不待注。而知鯢爲小魚矣。鯢所盤桓者。蓋溝
瀚也。小魚桓小水。波動小水。以喻中段杜德方始權變。其動小也。機發於踵。其氣小也。氣雖小。當審慎守之。氣發漸盛。終則陰陽合
和而爲太沖矣。止水。喻首段氣機似萌非萌。不震不正。和德困杜之時。流水。喻末段氣機盛發。洋溢天壤。陰陽合和。一氣流行。是謂

太沖。猶之溝瀆之水。匯而爲淵也。淵雖有九止。取可喻本義者。故曰此處三焉。流水濛濛。地文也。取以設喻。既照應地文與壤字。兼爲上三段作收束。使不散漫。當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圖初則距遠。沒無所見。故曰滅也。追之漸近。能見而不能及。故曰失也。吾弗及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深根冥極。不出見吾之宗主。天下篇。以天爲宗。此宗字。承上天壤之天字。暗伏下盡其所受於天之天字。上各段未及天。此申說之。本書所謂天者。無爲與自然也。未始出吾宗者。言未始進出於吾所宗自然之天也。卽上文順物自然之義。達生篇言至人云。其天守全。又云。聖人藏於天。在宥篇云。神動而天隨。皆不出宗之義也。下數句。卽順物自然而動。乃申說此句。兼作順物自然之例證也。吾與之虛而委蛇。成云。委蛇。隨順貌。郭云。無心而隨物化。按。列子委蛇。作竒移。義同。翻反映列子與世亢。虛字重要。爲下虛字伏根。目承上太沖說。太沖爲陰陽之和氣。人間世云。氣者。虛而待物者也。虛者。太沖之體也。委蛇者。如蛇之行。或左或右。委蛇曲屈。以喻太沖之氣。或靜而爲陰。或動而爲陽。無所不可也。此句。總攝下弟騷波流二句而爲之綱。不知其誰何。向云。汎然無所係。按。郭注同。圖不爲知主。故不知其誰何。反映神主主知以相人。有時而寢。下食豕如食人。卽證明此句。因以爲弟靡。釋文。弟音頤。弟靡。不窮之貌。盧文弨云。正字通。弟作弟。按。來字言亦因之。而於古無有也。類篇弟字下。有徒回反一音云。弟靡。不窮貌。正本此。列子作茅靡。崔云。弟靡。猶遜伏也。武案。天地篇云。豈兄堯舜而弟之哉。宣云。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已後之。據此。故弟有遜讓義。靡。順也。弟靡者。順而隨其後也。列子作茅靡。言茅從風而靡。與弟從兄而順。其義同也。音頤作不窮貌者非也。此就虛而委蛇之靜義設。因以爲波流。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王念孫云。崔本是也。蛇何譌隨爲韻。蛇。古音徒禾反。靡。古音摩。隨。古亦音徒何反。正弟靡卽隨順。此復作波隨。複矣。本書於四字句多者。嫌

讀時聲調平板。往往協韻以救之。亦協自然之音。取其諧和適口而已。非如後世之辭賦。不可出一定之韻也。若必字字指古爲某首。既非古人口授。何從定之。是以明清以來論古晉者紛如聚訟。莫衷一是也。如王俞等之於本書。其詰字論音。非不勤且博也。然徒斤焉章較於一字半句之間。而於文之全理正義。反不深究。故所詰者。恆於本義無當。已於上之各篇。逐條正之矣。即如此處五字者。僅三句。不知句屬上。因以兩句爲對。而以故逃也。極短之句。頓住其氣。使極峭峻。非僅不患平板。且極起伏靈變之致。而四句之末字。平仄相間。聲復調適。何須協韻以救之乎。如必改流爲隨。以合韻義。與上複。他無所取。徒犯濫韻之嫌而已。刻意篇云。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以釋本段頹懷。生也天行。即未始出其宗也。靜而與陰同德。陰德靜而順。地之德也。吾故曰。第臆就靜義說也。動而與陽同波。陽德動而健。天之行也。波之流。似之。故此句係就虛而委蛇之動義說。二句分含天地之德。即分釋上文天壤二字之義也。

故逃也。成云。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千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故季咸逃逸也。按。列子注引向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淵淵。淵淵。之於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苟無心與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圖前季咸言不齊。无得而相。其時氣機初發。陰陽未和。誠哉其不齊也。及後。氣機已充。陰陽已和。而爲太沖。如易所謂陰陽不測之神矣。前之无得而相者。此則不知所以相之矣。故逃也。此節係借神巫相人。喻修道養氣次第。爲道家工夫之總說明。內篇之總歸結。非真有巫如此之神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成云。始覺靈丘消深。自如未學。

圖今見寧子所示之實。然後自知。僅既其文。猶之未學也。故歸而求。既其實。下文求既實之說明也。

三年不出。圖不敢與世亢。爲其妻爨。向云。遺恥辱。

正爲妻爨。有何恥辱。本節亦未涉及恥辱。向說非。此處重在食豕。爲妻食豕。因而爲之爨也。

食豕如

食人。釋文。食音祀。郭云。忘貴賤也。

此爲不知其誰何之證。其不主知。與上文自以爲牛馬同。於事无與親。不近世事。

虛而委蛇而已。爲无爲事任伏筆。

彫琢復朴。成云。彫琢華飾之務。悉皆屏除。復於朴素。**謂昔之彫琢者。今去而復朴。即**

去文而復實也。塊然獨以其形立。塊然無偶。紛而封哉。釋文。紛而。崔云。亂貌。哉。崔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李楨云。崔本

是也。列子作怫然而封戎。六句人親朴立戎終。各自爲韻。**注非。成云。封。守也。武按。達生篇云。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奚自入焉。**

又云。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天守全。封之義也。物之數號曰萬。與死生驚懼等。可謂紛矣。能封吾內而守之。故神无卻。而紛然之

物。與死生驚懼。自無自入矣。此時。列子已既其實。雖涉紛紜。而能不出其宗矣。一以是終。宣云。道無復加也。引季咸壺子事。明

帝王當虛己無爲。立於不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其取意微妙無倫。以上引五事爲證。**此句。係收繳上文列子見**

神巫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各句。蓋觀列子告語。大有傾向神巫不能終學壺子之意。

今而後方知己未始學。不再他慕。而一以是道終矣。於此。可以窺知莊文接構之嚴密。至注中明帝王當虛己無爲等語。對於本節

文意。尙屬隔撰。文之真意。見前故逃也。句補注未段。

无爲名尸。成云。尸。主也。無爲名譽之主。

注中譽字當刪。名以知生。无爲知主。則凡爲知所生之名。皆无爲之尸。不限於譽

也。文字符言篇。此四語。作老子說。此句。總結篇中各名字。无爲謀府。無爲謀慮之府。**德充符篇。聖人不謀。惡用知。故謀出**

於知。无爲事任。郭云。付物使各自任。**應上於事无與親。无爲知主。**釋文。知音智。成云。不運智以主物。**成說非。言**

不爲知主。非言不爲物主也。此句重要。爲上三句之主。兼總結篇中知字。如藏仁。出法。胥巫之技。儵忽之鑿。皆主知也。主知。則勞神

怯心。不應帝王矣。知應如字。體盡无窮。體悟真源。冥會無窮。**體非體悟之體。乃上未既其實之實也。既盡也。體盡无窮。即**

體盡无窮。

既其實也。總結出六極之外。處墮壞之野。立於不測。合氣於漠。太沖莫勝各句。而遊无朕。崔云。朕。兆也。成云。朕。迹也。晦迹殆光。故無朕。圖總結乘莽眇之鳥。遊无何有之鄉。遊心於淡。遊於无有各句。盡其所受於天而无見得。今所受於天。而無自

以爲得之見。圖功蓋天下。化貨萬物。不出其宗。即盡其所受於天也。无容私。似不自己。民弗恃。神巫无得而相。即无見得也。亦

虛而已。郭云。不虛。則不能任羣實。圖道無名無形。虛也。老子最精要之語。曰致虛極。本書最精要之語。曰道集於虛。曰氣者

虛而待物者也。蓋心不虛。則氣不集。而神不凝。何能合和爲太沖而成道。故老莊千言萬語。亦虛而已。本篇四无爲。亦虛而已。故此

句不虛收結本篇及本書。即謂收結黃老莊列一切言語。亦無不可。至人之用心若鏡。郭云。鑒物而無情。圖總結篇中心

字。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成云。將。送也。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圖文字符言篇。來者不迎。去者

不將。故成訓將爲送。此二句。承鏡字說。淮南原道訓。夫鏡水之於形接也。不設知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前漢書韓安國傳。清水

明鏡。不可以形逃。夫不設知故。即不將不迎。上所謂亦虛而已也。方圓曲直不可以形逃。即應而不藏也。故能勝物而不傷。

成云。用心不勞。故無損害。此段正文。圖文字真誠篇。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淮南覽冥訓。故聖若鏡。不將

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武按。勝音升。說文。任也。言能勝任物來取照而不致傷也。世說。袁羊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頗可

證明斯義。此處。喻聖人之心虛。不尸名。不府謀。不任事。不主知。物來順應。故萬化而無傷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貌。儵忽譬有爲。合和

譬無爲。崔云。渾沌。無孔竅也。圖釋文。儵音叔。渾胡本反。沌徒本反。渾沌。李云。清濁未分也。武按。此節設喻。明不爲知主之義。蓋渾

沌爲不爲知主之正面。儵忽譬。則其反面也。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圖渾沌未始出

其宗。與之虛而委蛇。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闢渾沌之无竅。以道言之。卽養生主篇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也。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郭云。爲者敗之。此段喻意。

一九四八年仲秋劉武時年六十六

一九五八年
貳月
十日

331

統一書號：2·016·1

定 價：0.75 元